

■ 賀玉波 編

小品文作法

廣益文化
叢書之一
小品文作法

賀玉波著

廣益書局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再版

小品文作法

著述者 賀玉波

出版者 廣益書局

印刷者 大上海印刷所

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福州路中市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

廣州 南昌
長沙 宜昌
漢口 開封
北平 重慶

洋裝一冊定價壹元

例言

- 一 本書的內容分爲前後兩部，前部係理論，後部係文範，無論在質與量上，均無偏重不足之弊。
- 二 本書編著，以實際的用途與文學的常識爲主，故最合於初學者閱讀，一方面可獲得小品文之功效，他方面可了解文學上之一般基礎原理。
- 三 本書前部，立論新穎，完全以專門學者之言論爲根據，參以作者之創見，故可免妄襲他人陳見之弊。
- 四 本書所舉例證，均長短合格，而且富有趣味，並且可以當做獨立的模範文字，能使讀者獲得另外的益處。
- 五 本書所選小品文範，均係有名作家之得意作品，足夠讀者參攷模倣。
- 六 本書編著得法，最適合於中學生大學生採爲教科書或參攷用書。

序

在現在一切事業都趨向於經濟化的時代，小品文之繁盛，當然是意中事。一般讀者都似乎有這樣的意思：與其讀幾十萬或百萬字的章回體的巨著小說，倒不如讀幾萬或十餘萬字的長篇小說；與其讀上面那樣的長篇小說，倒不如讀幾千或萬餘字的短篇小說；與其讀上面那樣的短篇小說，倒不如讀幾百或幾千字的小品文。

什麼緣故呢？那就是因為：我們在讀長篇巨著的時候，一時不容易摸清牠們的內容與思想；而且閱讀的時間過久，使我們常常感到疲倦；還有，那些作品的篇幅既然巨大，結構就免不掉鬆弛，所以常常使我們感到厭惡而不能卒讀；我們在讀短篇作品的時候，卻能很快地明瞭牠們的內容與思想；而且閱讀的時間很短，不致使我們感到疲倦；還有，那些作品的篇幅既然短小，結構卻多半是緊張的，也不致使我們感到厭惡。小品文比短篇小說，更來得短小精幹，而且富於趣味，所以更爲一般讀者所愛讀。這就是小品文，在作者和讀者兩方面，都適合於「經濟化」這個原則的緣故。

其實，在小品文的功效上來說，也是很大很大的。會做文章的人，不消說，他寫作小品文，比

寫作他種文字要省時省力得多，而且在表現上說，比寫作他種文字有效有力得多。就是不會做文章的人，他學習小品文，也比學習他種文字容易得多。所以，有許多小品文家說，寫作小品文就是練習文字技術的最好的方法。

因為小品文為一般讀者所愛讀，又有上述的種種功效，所以非常發達起來。在報紙副刊上，雜誌上，和各種刊物上，我們都可以找到小品文。各新書局都出版有許多小品文集子。只要我們歡喜讀小品文，就可以隨處找到。有名作家歡喜寫小品文，無名作家也歡喜寫小品文，就是小學生呢，也是歡喜寫小品文的。甚至於有些寫文章的人，歡喜用小品文的形式來寫別的文章。這種現象最容易戲劇，電影等的小刊物上看到。

在上述的情形之下，小品文作法一類的書籍，當然是為多數人所需要的了。所以，我費了三個多星期的時間，來翻閱參攷書，來寫作本書的理論，來選編小品文範。本書的內容雖不見怎樣完美，但也不見怎樣空虛，因為凡是關於小品文的各種問題，差不多都討論過了。所以，我想多少總對於小品文的學習者有點益處吧。

小品文作法

小品文作法 目次

第一篇 緒論

一篇前語·····	一
二 小品文的沿革·····	二
三 外國文學的影響·····	六
四 小品文作家·····	八
第二篇 本質論	
一 小品文的定義·····	一〇
二 小品文的特質·····	一四
三 小品文的價值·····	一九
四 小品文與非小品文·····	二三
五 小品文的分類·····	三一
六 小品文的形式·····	五二

第三篇 作法論

上 寫作前的準備

一 寫作衝動的養成……………六二

二 多 讀……………六四

三 觀 察……………六六

四 想 像……………六七

五 表現的工具……………六九

下 作法上的要點

一 選擇題材……………七一

二 剪裁與意匠……………七三

三 標 題……………七四

四 綱 目……………七五

五 文體的要素……………七七

六 兩種寫法……………八一

小品文範 目次

第一 周作人小品文選

一 苦雨·····	八五
二 啞吧禮讚·····	八九
三 碰傷·····	九二
四 蒼蠅·····	九四
五 棗和橋的序·····	九八
第二 魯迅小品文選	
一 風箏·····	一〇二
二 希望·····	一〇四
三 秋夜·····	一〇六
四 雪·····	一〇八

五 隨感錄·····	一一〇
第三 俞平伯小品文選	
一 漿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一一二
二 陶然亭的雪·····	一一〇
第四 朱自清小品文選	
一 背影·····	一二八
二 白采·····	一三〇
三 荷塘月色·····	一三四
四 兒女·····	一三七
第五 郭沫若小品文選	
一 夕暮·····	一四六
二 路畔的薔薇·····	一四八
三 流氓的情緒·····	一四九

第六 郁達夫小品文選

一 立秋之夜·····	一五〇
二 藝術家的午睡·····	一五二
三 送仿吾的行·····	一五三
四 蘇州煙雨記·····	一五七
第七 蘇綠漪小品文選	
一 金魚的劫運·····	一七三
二 禿的梧桐·····	一七六
三 小湯先生·····	一七八
第八 葉紹鈞小品文選	
一 暮·····	一八一
二 藕與蓴菜·····	一八五
三 將離·····	一八七

第九 謝冰心小品文選	
一 遙寄印度哲人太戈爾	一九一
二 畫——詩	一九二
三 夢	一九四
第十 徐志摩小品文選	
一 我所知道的康橋	一九八
二 弔劉叔和	二〇五
三 北戴河海濱的幻想	二〇九
第十一 周樂山小品文選	
一 上海之春	二一四
二 懷李名揚君	二二四
三 啞詩人	二二七
四 清明節	二二九
五 「秋墳鬼唱鮑家詩」	二三二

小品文作法

緒論

一篇前語

小品文在近代的文學作品中，無論在質與量兩方面已經佔有相當的地位；而一般小品文作家亦已獲得極大的榮譽：這已經成了不可否認的事實。那是因為世界的文化一天一天趨向於改良，革新，進步的道路；無論是生產事業或文化事業，差不多都以「經濟化」，「效力大」為革新的目標。自然，藝術與文學沒有例外。

可不是嗎？就文學本身來說，就有着這樣的變化。西洋古代的長篇史詩和敘事詩早已經淘汰了，而中國的講究音韻格律的「五言」，「七言」的古詩以及舊詞也已經淘汰了；代替牠們的是「十四行詩」，簡短的抒情詩，以及無韻的或音韻自由的白話詩和小詩。戲劇早已經由多幕變成獨

幕。由繁複的獨白和對話變成簡單的對話，由龐雜的情節變成顯明的，甚至於由歌劇變成話劇，再由話劇變成啞劇。小說也已經由數百萬字的章回體變成長篇和短篇，由複雜的全部的描寫變成簡單的部分的描寫。而其他議論雜文等也已經有了同樣的變化和革新。

在這樣文學本身的變化中，小品文便是最流行最好的一種文學作品。那竟因為牠的篇幅短小，體裁自由，題材寬廣，含意深刻，文字緊湊的緣故。不僅是作者所費的時間少而易於寫作，就是讀者所費的時間也少，易於讀完。所以一般新聞報紙，雜誌刊物，歡迎登載小品文，比歡迎其他文學作品更加厲害。

因為小品文易於寫作，所以最適宜於學校青年學生練習。這是很明白的理由；他們必須有豐富的經驗，精密的觀察，以及高超的表現的工具，然後纔能寫作長篇的文學作品；為達到這種地步起見，他們就只有竭力練習小品文之一法了。

可是，「盲人騎瞎馬」總不是學習的妙法，學做小品文的人們，能夠有相當的作法，總是好的。本書編著的意義，就在於給他們一個相當的寫作方法。

二 小品文的沿革

我國的小品文並不是近代突然產出的，也不是由外洋運輸而來的，其實，是「古已有之」的了。譬如陳天定的古今小品，明十六家小品；又如陶潛的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柳宗元的捕蛇者說，小石城山記；韓愈的祭十二郎文，送李愿歸盤谷序；蘇東坡的短牘，題跋，說林等等都是很好的小品文。不過古代的小品文沒有近代的這樣有一定的體裁和性質罷了。

我們現在研究小品文的源流，當然要首先考察牠的歷史背景，即沿革。有許多小品文作家都是這樣主張過的。我們且依次把他們的意見舉出來，作為參攷：

周作人先生說：

「中國古文裏的「序」，「記」，與「說」等，也可以說是美文的一類。」（談虎集）

朱自清先生說：

「中國文學向來大抵以散文（讀如散——文學與純文學相對，較普通所謂散文意義廣些——駢文也在內）為正宗；散文的發達，正是順勢。而小品散文的體製，舊來的散文裏也儘有；只精神面目，頗不相同罷了。試以姚鼐的十三類為準，如序跋，書牘，贈序，傳狀，碑誌，雜記，哀祭，七類中，都有許多小品文字。……」（背影序）

王世穎先生說：

「所謂新形式的散文小品，在我國簡直不是新的東西，周秦諸子中，你儘可以讀到他們從實際生活中得來的感想，你儘可以領略到他們所親切地看到的人生之斷片，你儘可盡情瀏覽他們所草成的一幅幅的山水畫片。這種精美的畫片，直到現在，還發着鑷也似的光芒，不但歐洲古代沒有，即在現代也是少見的。可惜南北朝的文人，太趨重於雕飾和技巧，於是遺留了這樣的一個形式而空虛了的內容。然而這最能傳達實感的形式，是決然沒有被人遺棄的道理；唐宋以來諸作家，雖然有時會被綺麗的六朝金粉氣迷住了心，究竟也還有幾幅絕妙的圖畫般的小品，留給後人，引起後人心弦上的共鳴而發出大公無私的同情之感來。這一宗遺產，即使我們不以此來眩耀外人，至少也應該『永寶用之』吧！我想。」（龍山夢痕引言）

還有，鍾敬文先生說：

「中國古來許多文人之中，沒有專門做小品文做得多而且出名的。但是這類文藝之花園中的異卉的作者，各時都不斷地生產着，只是太過稀少，並不太為人們所注意罷了。如果莊子不盡是偽書的話，在戰國時，已頗有些美麗的小品文出來，漢魏六朝間，有幾篇書翰，是當得起

上頂的小品之稱。陶淵明這位避世先生，不但在中土詩國中是一個傑出的人才，他的小品文也是不可多得的佳麗。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這是有口皆碑的，我們也用不着來說了。不爲人所注目而在我覺得是特別佳妙的，是那篇與子儼等疏。唐人如柳宗元的山水記，雖頗多客觀描寫成分，然用筆幽雋，作者個人情緒，復不自禁的流泛其間。所以也不能不說是逸品。明人的詩，有復古的趨向，而一般名士卻另外開拓了一個抒情的散文境地，如十六家文集中有許多真是小品的上乘，使我們讀了飄飄欲仙。」（試談小品文）

看了上面各家的見解，於是，我們便可以斷定，近代的小品文決不是無源流可溯的。那是一定的，一種文件的產生，當有牠的歷史背景可尋。

再者，周作人先生說，近代中國的小品文受到了一點明代的小品文的影響。現在，我們可以參看他在兩篇序文裏所說的話：

「現代的散文在新文學中受外國的影響最少。……在理學與古文沒有全盛的時候，抒情的散文也已得到相當的長發，不過在學士大夫眼中自然也不很看得起。我們讀明清有些名士的文章，覺得與現代文的情趣幾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難免有若干距離，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對於禮法

的反抗，則又很有現代的氣息了。」（陶庵夢憶序）

「……明代的文藝美術，比較地稍有活氣，文學上頗有革新的氣象。公安派的人能夠蔑視古文的正統，以抒情的態度作一切的文章，雖然後代批評家貶斥他爲淺率空疏，實際卻是真實的個性的表現。其價值在竟陵派之上。以前的文人對於著作的態度，可以說是二元的，而他們則是一元的，在這一點上，與現代寫文章的人正是一致，……以前的人以爲文是「以載道」的東西，但此外另有一種文章，卻是可以以寫了來消遣的；現在則又把他統一了，去寫或讀，可以說是本於消遣，但同時也就傳了道了，或是聞了道。……這也可以說是明代的新文學家的意思相差不遠的。在這個情形之下，現代文學——現在只就散文說——與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雖然並沒有去模仿或者也還很少有人去讀明文。……」（雜拌兒題記）

到了這里，我們對於小品文的歷史背景，以及怎樣受到明代小品文的影響等，就一目了然了。

三 外國文學的影響

周作人先生不僅僅說，近代的小品文受到了明代小品文的影響，而且承認也受到了外國文學的影響，如他在雜拌兒題記裏所說：「……又因時代關係，在文字上很有歐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

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顯的改變。以及他在燕知草跋裏所說：「中國新散文的源流是公安派與英國的小品文兩者所合成。」其實，如其他新文學作品一樣，小品文免不了也受了西洋文學的影響、無論在內容與精神方面。

又朱自清先生在論現代中國的小品散文一文裏所發表的意見，是更進一步的，如：

「明朝那些名士派的文章，在舊來的散文學裏，確是最與現代散文相近的。但我們得知道，現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響，還是外國的影響；這一層周先生不會說明。我們看，周先生自己的書，如澤瀉集等，裏面的文章，無論從思想說，從表現說，豈是那些名士派的文章裏找得出的？——至多「情趣」有一點相似罷了。我寧可說，他所受的「外國的影響」，比中國的多。而其餘的作家，受外國的影響有時還要多些，像魯迅先生，徐志摩先生。歷史的背景只給我們一個趨勢，詳細節目，原要由各人自定；所以說受了外國的影響，歷史的背景並不因此抹殺的。」

這是實在的情形，有些小品文作家的文字往往渲染着濃厚的異國情調。如周作人先生的那種清談雋永的文字，是顯然受了日本作家的影響的。又如魯迅先生文章的幽默風趣與深刻的暗示力，徐

志摩先生文章的輕快柔膩的調子，也是顯然受了東西洋作家的影響的。於是，我們相信周朱兩先生的話語不是沒有根據的。其實，還有些作家如郭沫若先生，郁達夫先生的小品文字，也多少受了一點外國的影響的。我們只要明白那是實在的情形罷了，也不必多多舉例了。

四 小品文作家

在我們談過了小品文的歷史背景以及所受外國的影響之後，本來是有談談小品文與現社會關係之必要的，不過這在篇前語裏已經簡略地提到過，現在，也只好省去了。在這裡所要述及的，就是現代中國小品文作家，以及他們的作品。但是，這是很紛煩的，要在這小小一章的地位裏敘述，恐怕是不容易的事。所以，也只好約略地提一提吧。

首先為我們所提出的，當然是周氏弟兄，周作人和魯迅（周樹人）。他們兩人同是語絲派的主要人物。同時又是中國新文學運動有力的提倡者。周作人簡直是唯一的小品文作家，其作品有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澤寫集，談龍集，談虎集，看雲集等七本。他的作風是非常明瞭而樸素的，為多數青年作家所模倣。魯迅雖然是個小說家，不能稱為專門的小品文作家，但他的小品文作品，如熱風，華蓋集，野草等，也是不可多得的珍品。他的那種諷刺幽默的筆調，是為大多數讀者所稱頌

不置的。

其次，我們所要知道的，就創造派的中心人物郭沫若和郁達夫兩人。不消說，前者是偉大的詩人兼小說家，後者是為一般青年所崇拜尊仰的小說家，但是，兩者的小品文也是很好的，別具一種作風。如郭沫若的飄流三部曲，山中雜記所包含的小品文，是很富有革命的熱情和反抗的精神的。如郁達夫的全集裏的許多小品文，是寫得非常之美麗，那種熱烈而又感傷的情調，不知打動了多少讀者的心弦！

最後，我們還要提出幾個有名的作家，如朱自清（刊有背影），徐志摩（刊有自剖和巴黎的鱗爪），俞平伯（刊有燕知草），以及葉紹鈞，落華生，周樂山，孫福熙等。女作家以小品文著稱的，有謝冰心，陳學昭，蘇綠漪等。以上所述各作家的小品文，我們在下部小品文選裏，當盡量將其代表作品介紹出來，使讀者們賞鑑賞鑑。

本質論

一 小品文的定義

小品文是什麼呢？

照例我們對於小品文的定義，是應該要明白的。一般人都知道小品文乃是短小精悍的文字，題材比較寬廣，體裁比較自由，表現着個人的作風和情調。但是，仔細研究起來，小品文不僅僅含有這樣簡單的意義，而且含有比較複雜的意義。我們且看各家的見解：

周作人先生說：

「外國文學裏有一種所謂論文，其中大約可以分作兩類：一批評的，是學術性的；二記述的，是藝術性的，又稱作美文；這裏面又可以分出敘事與抒情，但也多兩者夾雜的。……讀好的論文，如讀散文詩，因為牠實在是詩與散文中間的橋。中國古文裏的『序』，『記』與『說』等，也可以說是美文的一類。……」（談虎集）

上面所謂藝術性的美文，就是小品文。其實小品文可以看做論文的一種，是帶有藝術性的，好

的論文如同散文詩一樣。這就是周作人先生對於小品文的解釋，但他只站在名稱上來解釋，不會有過更具體的意義。我們再看胡適先生的話：

「……白話散文很進步了。長篇議論文之進步，那是顯而易見的，可以不論。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小品散文』這一類的小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卻是滑稽。這一類作品的成功，就可澈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

胡適先生的見解雖說比周作人先生的進步一點，但他所表示的小品文的意義，還有點平凡之嫌。因為他只用「用平淡的談話，包藏着深刻的意味」這句話來解釋小品文，是美中不足的。

朱自清先生說：

「……但就散文論散文，這三四年的發展，確是絢爛極了：有種種的樣式，種種的流派，表現着，批評着，解釋着人生的各方面，迂流曼衍，日新月異，有中國名士風，有外國紳士風，有隱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寫，或諷刺，或委曲，或縝密，或勁健，或綺麗，或洗煉，或流動，或含蓄，在表現上是如此。」（論現代中國的小品散文）

上面這段話說得是很對的，因為朱自清先生從思想上和技巧上來解釋小品文的，所以比較周作人和胡適兩先生的話完全多了。現在，我們更進一步，來看看夏丏尊先生的話是怎樣的：

「從外形的長短上說，二三百字乃至千字以內的短文稱為小品。……長文和小品只是由外形而定。因此小品文的內容性質，全然自由，可以敘事，可以議論，可以抒情。可以寫景，毫不受何等的限制。……小品文，我國古來早有了。如東坡小品，就很有名；普通的所謂『隨筆』，也可看做小品的一種。近來，在各國，小品文更盛行；並且體裁和我國的向來的所謂小品文，大不相同。現在的所謂小品文，實即 *Sketch* 的譯語。大概都是以片段的文字，表現感想或實生活的一部分的。」（文章作法）

夏丏尊先生所下的小品文的定義，是比以上諸人說得具體一點。因為他的立論是根據小品文的外形與內容的；並且說明了我國向來所謂小品文，是與外國的大不相同的。這種解釋是難得的。和夏丏尊先生所說的話，有同樣價值的，那便是鍾敬文先生所說的：

「……據此書所見，則古人於小品云云，似指的是些篇幅不長的文章，其體裁，兼有論說，序跋，傳記，銘誌等，內容則寫景，敘事，抒情，議論都齊備。依此，實和平常所謂文章

沒有什麼分別，只是短篇罷了。

「我以為做小品文，有兩個主要的原素，便是情緒與智慧。平常的感情和智識，有時很可以寫小說做議論文的，移到小品文，則要病其不純不粹，不深刻。它需要諛醇的情緒，它需要超越的智慧，沒這些，它將終於成了木製的美人，即使怎樣披上華美的服裝。在外表方面，自然因為各個作者的性格殊異，而文章的姿態，也要跟着參差不同；有人的幽默，有人的奇麗，有人的嬌俏，有人的滑稽，只要是真純的性情的表露，而非過份的人工的矜飾矯造，便能引人入勝，撩人情思。無論怎樣各人姿態同，但須符合於一個共同之點，就是精悍，雋永，反此，是惡濫，平凡，誠如是，將失其搖動讀者心靈之力了。」

在前半部，鍾先生是和夏先生的話相同的；但是，在後半部，前者所說的話是獨出一色的，是後者所未曾提到的。鍾先生所謂「諛醇的情緒」與「超越的智慧」，這些確是小品文的主要原素；而所謂「精悍，雋永」也是文字上的要點。他的意見可算是很對的了。

我們雖然已經舉出了上面各家對於小品文的見解，可是，仍不覺得滿意。爲了使我們更加明瞭小品文的意義起見，我們還可以看看廚川白村的話：

「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爐旁邊的安樂椅子上，倘在夏天，便披浴衣，啜香茗，隨隨便便，和好友任心閒話，將這些話，照樣地移在紙上的東西，就是 *Essay*。與之所至，也說些以不至於頭痛爲度的道理，也有冷嘲，也有警句，既有 *Humor*（滑稽），也有 *Pathos*（感憤）。所談的題目，天下國家的大事不待言，還有市井的瑣事，書籍的批評，相識者的消息，以及自己的過去的追懷，想到什麼，就縱談什麼，而托於即興之筆者，是這一類的文章。」（出了象牙之塔）

厨川白村所解釋小品文的意義，是再恰當沒有了的。因爲他把小品文寫作的心情，以及分類和題材說得十分明白。我們讀了上面的話，便對於小品文有個相當的概念了。

如果讀者希望有個比較完美而顯明的定義，那末，我們也可以把上列各家的見解歸納起來，這樣說道：

「小品文是用暢快，輕鬆，即興的心情，把片斷的思想和情趣表現出來的文章；牠的篇幅短小，題材寬廣，體裁自由，文字精悍，意味雋永。」

二 小品文的特質

小品文的特質是什麼呢？

小品文的特質有三種，可以值得提出討論的。即是（一）寫作態度的自寫作態度的自由」的表現；（二）作品題材的寬廣。現在我們且把牠們分開來談論一下吧。

③ 寫小品文不比寫其他文學作品，態度是極其自由的。作者不必顧及什麼寫作的態度。譬如 Why ~ What ~ How ~ 所謂創作的三種態度，是不必顧及的。他很可以自由地去寫作，愛寫什麼，就寫什麼，愛怎樣寫，就怎樣寫。

小品文作家朱自清先生的經驗談，可以抄錄在下面，作為「寫作態度的自由」的證明。

「我是大時代中的一名小卒，是個平凡不過的人，才力的單薄是不用說的，所以一向寫不出什麼好東西。我寫過詩，寫過散文。二十五歲以前，喜歡寫詩；近幾年詩情枯竭，擱筆已久，前年一個朋友，看了我偶然寫下的戰爭，說我不能做抒情詩，只能做史詩；這其實就是說我不能做詩。我自己也有些覺得如此，便越發懶怠起來。短篇小說是寫過兩篇。現在翻出來看，笑的歷史只是庸俗主義的東西，材料的擁擠，像一個大肚皮的掌櫃；別的用字造句，那樣扭扭捏捏的，像半身不遂的病，讀着真怪不好受的。我覺得小說非常地難寫；不用說長篇，就

是短篇，那種經濟的，嚴密的結構，我一輩子也學不來！我不知怎樣處置我的材料，使牠們各得其所。至於戲劇，我更是始終不敢染指。我所寫的，大抵還是散文多。既不能運用純文學的那些規律，而又不免有話要說，便只好隨便一點說着；憑你說「懶惰」也吧，「欲速」也吧，我是自然而採用了這種文體。……我自己是沒有什麼定見的，只當時覺着要怎樣寫，便怎樣寫了。我意在表現自己，盡了自己的力便行……」

其次 我們來談論作者自我的表現。我們總還記得這句話：「小說就是作者的自傳。」這是許多小說家所承認而自奉為創作的規律的話，的確也是含有幾分真理的。有許多小說中的主人公差不多就是作者自己，如郭沫若與郁達夫的小說是。他們的自我完全被他們表現在作品中，使讀者一望而知。

小品文最重要的一點，就在於作者自我的表現。在形式與作法上面，小說與小品文是各不相同的，但在寫作的態度上面，卻有一部分是相同的。即所謂「作者自我的表現」這一點。因為態度既然自由，作者不為許多規律所限制，所以，他能儘量地在作品中表現他的自我。又因為小品文的體裁不拘，作者更其容易把他的真實的自我表現出來。我們也可以說：「作者自我的表現成了小品文

的最重要的一點。」

周作人先生也有段關於這一層的經驗談。我們可以參看一下：

「我們太要求不朽，想於社會有益，就太抹殺了自己；其實不朽決不是著作的目的，有益社會也並非著作的義務，只因他是這樣想，要這樣說，這纔是一切文藝存在的根據。我們的思想無論如何淺陋，文章如何平凡，但自己覺得要說時，便可以大胆的說出來，因為文藝只是自己的表現，所以凡庸的文章正是凡庸的人的真表現，比講高雅而虛偽的話要誠實的多了。

「世間欺侮天才，欺侮着而又崇拜天才的世間也併輕蔑庸人，人們不願聽荒野的叫聲，然而對於酒後茶餘的談笑，又將憑了先知之名去加以訶斥。這都是錯的。我想，世人的心與口，如不盡被虛偽所封鎖，我願意傾聽『愚民』的自訴衷曲，當能得到如大藝術家所能給予的同樣的慰安。我是愛好文藝者，我想在文藝裏理解別人的心情，在文藝裏找出自己的心情，得到被理解的愉快。在這一點上，如能得到滿足，我總是感謝的，所以我享樂——我想——天才的創造，也享樂庸人的談話。……」

「我自己知道這些文章都有點拙劣生硬，但還能說出我所想說的話；我平常喜歡尋求友人

談話，現在也就尋求想象的友人，請他們聽我的無聊賴的閒談。我已明知我過去的薔薇色的夢都是虛幻，但我還在尋求——這是人生的弱點——想象的友人，能夠理解庸人之心的讀者。我並不想這些文章會於別人有什麼用處，或者可以給予他們怡悅；我只想表現凡庸的自己的一部分，此外並無別的目的。」（自己的園地自序）

現在，我們就來研究一下作品題材的寬廣吧。在前面，我們似乎已經再三說過，小品文的題材是非常寬廣的。無論是什麼事，什麼人，什麼物；無論是什麼思想，什麼感想，什麼情趣，都可以隨作者的意思來寫作。我們要寫什麼，就寫什麼；要怎樣寫，就怎樣寫。比較寫詩歌，小說，戲劇，以及其他文學作品，在題材上面，要寬廣得多，自由得多了。

這一層，從上面所舉各家的話語中，也可以見得到。如朱自清先生所說，「或描寫，或諷刺，或委曲，或縝密，或勁健，或綺麗，或洗鍊，或流動，或含蓄。」又如廚川白村所說，「也有冷嘲，也有警句，既有 此下多譯為幽默 Humor（滑稽），也有 Pathos（感憤）。」又如夏丏尊先生所說，「可以敘事，可以議論，可以抒情，可以寫景。」所謂「寬廣」，在表現上也說得過去。

還有，如廚川白村所說，「所談的題目，天下國家的大事不待言，還有市井的瑣事，書籍的批

評，相識者的消息，以及自己四過去的追懷，想到什麼，就縱談什麼，而托於即興之筆，是這類的文章。這就是所謂題材的寬廣的意思。

還有，如鍾敬文先生所說，「其體裁，兼有論說，序跋，傳說，銘誌等，內容則寫景，敘事，抒情，議論都齊備。」在體裁與內容兩方面，所謂「寬廣」也說得通呢。

結論地說，所謂「寫作態度的自由」，「作者自我的表現」和「作品題材的寬廣」這三點，可以併攏來叫做「寫作上的自由」。這種自由就是小品文的特質，為其他文學作品所沒有的。

三 小品文的價值

在前面篇前語裏，我們已經概略地說過小品文的價值。在這里，再來把牠重複地談論一下。小品文是很合於「經濟化」的原則的，因為牠的篇幅短小，體裁自由，題材寬廣的緣故。所謂「經濟化」，可以分三方面來解釋。第一，就是在作者方面來說。作者寫一首詩，必須經過一番苦心的；對於詩情，詩材，詞句，音韻，作風等必須好好斟酌，然後纔能寫出好的詩來。寫一篇小說，也必須耗費許多心血；在動筆之前，要注意觀察與想像；在動筆的時候，要注意題材，思想，和技巧等，然後纔能寫出好的小說來。寫一篇戲劇，也是同樣要經過相當的預備；在動筆的時候，也是同

樣要經過一番雕琢的工夫，然後纔能寫出好的戲劇來。

寫一篇小品文，那就比較寫詩、小說，和戲劇容易得多了。在動筆之前，不必需要怎樣精細的觀察和深刻的想像，只要有寫作的心情，只要有適合的題材便夠了。即使在寫作的時候，作者也不必像寫詩，小說，戲劇那樣地費心血，只要把思想表現得深刻一點，只要把文字寫得緊湊一點就行了。所以，小品文，在寫作上算是很經濟的。

第二，就是在讀者方面來說。讀者讀一首詩，一篇小說，一篇戲劇，是要耗費長時間的。有些長篇的詩和小說，有些多幕的戲劇，讀者要把牠們讀完，那就非耗費更多的時間不可了。這是讀者在時間上的損失。有時候，他雖然耗費了長久的時間把牠們讀完，但不能一時得到什麼心得，甚至於連大意也摸不清，這是常有的現象。但是，讀小品文，讀者就不必耗費那許多時間了，也不必耗費許多思考的工夫了。那是因為小品文短小精悍、容易為讀者了解的緣故。

第三，就是在學者方面來說。初學做文章的人，最好先做小品文。這是很明顯的，因為小品文比較其他文學作品，容易學習的緣故。在動手寫作之前，學者不必有怎樣麻煩的準備；在寫作的時候，也不必有什麼麻煩的斟酌與思考。他很大膽地，自由地來寫作，不受什麼規律的限制。

他能夠把小品文做好，那末，可算有了做文章的基礎，然後學做別的文章，那就不會感到什麼大的困難了。

總之，在作者方面，在讀者方面，在學者方面，小品文是比較其他文學作品要經濟多了。小品文適合於「經濟化」的原則，這就是牠的價值之一種。

其次，小品文還有一種價值，就是合於「效力大」這個原則。這在篇前語裏，我們也已經提過了。大凡文學作品，不論是詩歌，小說，戲劇，和其他文字，愈能感動讀者，愈是有價值的東西。所謂「感動讀者」，就是說，「牠們的效力大」的意思。批評家去判斷一篇作品的好壞，也就以「效力大否？」爲立論的標準。現在，我們談論到小品文的價值，也同樣地要考察牠的「效力大否？」這個問題。

不錯，小品文，比較其他文學作品，在效力上說，是要大些的。那是因爲牠有一種興奮或刺激的緣故。什麼叫做「興奮或刺激」呢？那就是說：一篇好的作品之所以感動讀者，就因爲牠含有一種興奮或刺激的作用的緣故。譬如，好的小說，在故事上，一定是美麗的，或使人驚異的；在思想上，一定是正確的，新穎的；在技巧上，如結構，描寫，文字，情調等，一定是完善的，或使人

滿意的；那末，這樣的小說，我們就可以說有一種興奮或刺激的作用。有了興奮或刺激的作用，牠便能感動讀者，這就是所謂效力大的意思。

小品文之所以有一種興奮或刺激的作用，那是因為牠的篇幅短小，含意深刻，文字緊湊的緣故。讀者讀一篇長的文學作品，往往不能把精神集中，甚至於有時感到疲乏。中途棄讀也是常有的事。但是，小品文的讀者決不會發生這樣的現象。因為他能在最短的時間，集精會神地把牠讀完，同時牠本身又含有一種興奮或刺激的作用，所以，他最能受到牠的感動了。因為小品文能夠使讀者感動，所以我們說牠的效力是大的。這就是小品文的第二種價值。

還有另一種價值，就是小品文能夠抓住那很迅速的思想 and 情感，把牠們表現在數十，數百，數千字的短文裏。

鶴見祐輔說過這樣的話：

「思想是小鳥似的東西，忽地飛向空中去。去了以後，就不能再捉住了。除了一出現，便捉來關在小籠中之外，沒有別的法。所以我們應該如那亞美利加的文人霍桑(N. Hawthorne)一般，不離身地帶着一本小簿子，無論在電車裏，在喫飯時，只要思想一浮出，便即刻記下

來。」（專門以外的工作）

鶴見祐輔所謂「只要思想一浮出，便即刻記下來」，就是指寫小品文的意思。也就是說，只有小品文，纔能把那「小鳥似的東西」——思想——隨時隨地記下來。

如果我們要用詩歌，小說，戲劇去記那小鳥似的東西——思想——，那末，就不如用小品文那樣容易那樣有效了。這是很明顯的，因為我們還要選擇詞句，配置音韻，研究結構，描寫，和對話；可是，在我們注意這些的時候，那像電馳般的思想和情感，老早飛去得無影無蹤了。

我們用小品文來記偶發的思想和情感，那是很便當的事。因為我們可以隨時隨地，毫不受什麼規律的限制，把牠們盡量地表現在短小精悍的小品文裏。這種價值，除了小品文外，別的文學作品是不會有的。

四 小品文與非小品文

小品文與非小品文的區別，恐怕是讀者所要明瞭的吧。所以，我們在這里特地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討論一下。

A 詩與小品文

詩與小品文的區別，當然是很顯明的。詩是以韻律爲體的，小品文則以散文爲體；換言之，前者大多有韻律，後者大多沒有韻律，雖然也有沒有韻律的詩，也有有韻律的小品文。小品文雖然也有韻律的，但詩的韻律是比較牠的和諧些的。

再者，詩注重於情調，小品文則注重於描寫；前者有特殊的節句和形式，後者則沒有特殊的節句和形式。如果從形式上來的，那末，可說：

「詩的題材與小品文的題材的一切區別，是依了適於歌咏與否或適於韻律的高調與否而定。」我們如果還要求更明瞭詩與小品文的區別起見，那末，可以參看汪靜之先生的一段話：

「……大概地說，詩歌感情想像的成分比較多一點，散文文學思想事實的成分比較多一點。詩歌比較注重情調，散文比較注重描寫。詩歌比較近於音樂，散文比較近於圖畫。詩歌大多數是有韻律的；散文則無韻律。」（詩歌原理）

此外，有美國大學教授格利（C. M. Gayley）的一段話，抄錄在下面：

「詩和散文不同的地方，就是散文的言語，係日常交換意見的器具，而詩的實質，係一種

高尚集中的想像和情感表現。詩係表現在微妙的，有音節的如脈動的韻語裏的。」（英詩選的緒論）

看過了上面的兩段話，我們對於詩與小品文的區別，總算是明白的了。詩與小品文，在自我的表現這一點上雖然相同，但在寫作的態度上，則有謹嚴與自由之分。

B 小說與小品文

在未說明小說與小品文的區別之前，我們可以先參看他人的意見。

石韋先生說：

「……小品文在其起源，效用，性質，形式技術，表現方法各方面，是一種特殊的散文的形式和內容，不是故事的，也不是記敘的，不是議論的，也不是抒情的，乃是從此等的全部取其合於目的之一部分表現出來，成爲統一的式樣，所以可以說是最個人的形式。小說可不同了。牠是組合了種種的文體，有描寫，有敘述，有嚴密的結構，有顯著的人物，有相應的背景，有相關的對話。小品與小說的分歧點，就在這裏。……」（小品文講話）

李素伯先生說：

「……小說表現的人生不是零碎雜亂的，是人生的一部分，片段而卻能代表人生的全體的。因為有結構和因果關係，所以 Hamilton 說：『小說是蒸溜人生。』又說『小說的目的是包含一種人生真理在想像事實的系統之中。』……至於小品散文，和這卻正相反，牠不需要結構，也無所謂因果關係，祇是不經意的抒寫着個己所經驗感受的一切。牠所表現的正是零星雜碎的片斷的人生。在這裏，讀者雖不能愉快地領略到像在小說中所表現的一切可歌可泣可愛可憫的有系統的人生的斷面；卻能出其不意的，找得在人生裏隨處都散佈着的每顆沙礫的閃光，使你驚歎，使你欣喜，以為不易掘得的寶藏。」（小品文研究）

上面兩人的說話，雖然說得不錯，但我們總覺得不十分完善。我們看過了牠們，卻不能順口回答：「小說與小品文的區別到底在什麼地方？」這是因為牠們說得有點含混不清的緣故。

據我們看起來，小說與小品文的區別就在這裏：前者是表現人生的一部分，但所表現的這一部分卻能反映人生的全部，後者所表現的卻是零碎雜亂的人生的斷片，而不能反映人生的全部。小說的題材是不能隨便的，小品文的題材卻可以隨便；一個是有系統的整個的，一個卻是沒有系統而散

亂的。小說有嚴密的結構，連貫的故事，顯著的人物，統一的思想，以及適合的背景，小品文卻沒有那些東西。小說是有因果關係的，小品文卻沒有。小說包含各種文體，有抒情，描寫，敘述，對話；小品文的文體，卻只有小說的某一種。

像上面這樣對照比較起來，小說與小品文的區別就十分明瞭了。可是，有時這兩種文字也有使人分不清的地方。譬如有些人的小說，卻很像小品文，冰心女士的往事，愛的實現等就是很好的例子。

C 戲劇與小品文

這裡我們談論戲劇與小品文的區別。不過我們先要明瞭戲劇是什麼這個問題。戲劇是一種綜合的藝術，包含詩，音樂，繪畫，舞蹈，建築等單獨的藝術。此外，劇本，演員，觀眾也是戲劇藝術不可少的東西。那是因爲一篇劇本本身的好壞是不能定的，必須藉有表演天才的演員把牠表演起來，更須讓觀眾來觀賞，而得到共鳴，於是牠的功能纔能完全表現出來。在劇本本身講來。又有起因 (Exposition)，有展開 (Development)，有頂點 (Climax)，有轉襲 (Crisis)，有結局 (D-

enouement) 等規律。

但是，把小品文與戲劇比較起來，怎樣呢？當然，小品文是沒有戲劇那許多條件的。小品文不過只是結構單純，題材簡明的短文罷了。固然，有些小品文作家，用着戲劇的對話來寫小品文，但是，我們還是不能稱那些作品爲戲劇。因爲牠們只是具有戲劇的形式，而其內容卻是屬於小品文的。譬如魯迅的過客，陳衡哲女士的蓮河與揚子江，就是具有戲劇形式的小品文。

D 論文與小品文

論文與小品文的區別又是怎樣的呢？初看起來，似乎難於分別，但仔細研究起來，是各有不同的。從篇幅上，我們也可以分出論文與小品文，大概前者的要比較後者的多。但是，這種方法，還是不夠的。第二，我們可以從內容上來分別牠們。大概說來，論文是注重於說理的，小品文是注重於抒情的。這是一般人的見解。

可是，到這裏，又起了一個疑難了。那就是小品文不僅僅有抒情的，也有說理的；那末，說理的小品文與論文，又有什麼區別呢？不錯，說理的小品文固然有點像論文，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有

方法分別牠們的。無論怎樣，論文的态度總比較莊嚴些，而說理的小品文的态度，則比較自由隨便些。還有一點不同，就是前者的文字是應該顯明的，後者的文字是應該暗示的；一個可以帶着批評的口氣，一個卻只能帶着諷刺的口氣。

E 散文詩與小品文

散文詩與小品文的區別，也是個比較重要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總被一般小品文理論家所疏忽，是很可惜的。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們要先懂得：「散文詩是什麼呢？」可是，要懂得散文詩，又要先明瞭：「詩與散文的區別在那裏？」

不過，詩與散文的區別已經在前面提到過，我們不能再重複詳細地講了。簡單地說，詩注重於情感，散文則注重於描寫；前者是偏於暗示的，後者則偏於解釋的；前者的感動力比後者的更強；前者比後者更適宜於美的表現。於是，我們可以明白：

「詩與散文的區別，不在於韻律之有無，而在於有沒有詩的內容。那怕是作者用散文來作詩，

只要有詩的內容，即使沒有韻律，也可以稱做詩。

現在，我們就可以得知：

「具着散文形式，而有詩的內容，沒有韻律的，就叫做散文詩。」

由此，我們便可以推知：

「散文詩在形式上雖說是散文，但有詩的內容，而小品文則大多沒有詩的內容的。」

不過，散文詩與小品文有時是難以分別的。因為也有些小品文具有詩的內容的緣故。而這種具有詩的內容的小品文，也可以稱為散文詩，同時散文詩有時也可以稱為小品文。我們在散文詩與小品文中間，尋求怎樣明確的區別，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上面，我們已經討論過詩，小說，戲劇，散文詩這四種與小品文的區別。在這章的結局，我們可以參看朱自清先生的話：

「我只覺得，體製的分別雖然很難確定，但從一般見地說，各體實在有着個別的特性；這種特性有着不同的價值。抒情的散文，和純文學的詩，小說，戲劇相比，更可見出這種分別。我們可以說，前者是自由些，後者是謹嚴些：詩的字句，音節，小說的描寫，結構，戲劇的劇

裁與對話，都有種種規律（廣義的，不限於古典派的）必須精心結撰，方能有成。散文就不同了，選材與表現，比較可以隨便些；所謂閒話，在一種意義裏，便是牠的詮釋。牠不能算作純藝術品，與詩，小說，戲劇，有高下之別。……」（論現代中國的小品散文）

五 小品文的分類

在這章，我們大概地討論討論小品文的分類。不過，分類的方法沒有一定，各人有各人的不同。有的把小品文分為三大類，即：

- （一） 紀敘的
- （二） 抒情的
- （三） 說理的

這種分類未免太簡單，我們是不能採用的。有的卻又相反，把小品文分得太詳細。如：

- （一） 寫景小品
- （二） 狀物小品
- （三） 敘事小品

(四) 抒情小品

(五) 冥想小品

(六) 談論小品

(七) 諷刺小品

像這樣重複紛繁的分類方法，是不適當的。其實（一），（二），（三）三種本是屬於「紀敘」一類的，不必單獨列為三類；（四），（五）也是屬於「抒情」一類的，（六），（七）也是屬於「說理」一類的，也不必單獨分開。

其他不適當的分類方法，還有多種，我們爲了篇幅有限，也不必一一舉例了。

那末，要怎樣的分類方法纔是適當的呢？

第一步，我們可以把小品文分爲三大類：如下表：

	紀敘的	
小品文	抒情的	說理的

第二步，我們再把這三類各分爲四種，共計十二種，如下表：



像上面這樣的分類方法，我們是白認爲滿意的。現在，爲了使讀者更加明瞭小品文的分類起見，可以每種舉出一篇例子來。

一個鄉民的死

周作人

我住着的房屋後面，廣闊的院子中間，有一座羅漢堂。他的左邊略低的地方是寺裏的廚房。因爲此外還有好幾個別的廚房，所以特別稱作大廚房。從這裡穿過，出了板門，便可以走出山上。淺的溪坑底裏的一點泉水沿着寺流下來，經過板門的前面。溪上架着一座板橋。橋邊有兩三棵大樹，成了涼棚，便是正午也很涼快。馬夫和鄉民們常常坐在這樹下的石頭上談天休息着。我也朝晚常去散步。適值小學校的暑假，豐一到山裏來住了兩禮拜，我們大抵同去，到溪坑底裏去檢圓的小石頭，或者立在橋上，看着溪水的流動。馬夫的許多驢馬中間，也有帶着小驢的母驢，豐一最愛去看那小小的可愛而且又有點獸相的很長的臉。

大廚房裏一總有多少人，我不甚了然。只是從那里出入的時候，在有一匹馬轉磨的房間的一角

裏，坐在大木箱的旁邊，用脚踏着一枝棒，使箱內撲撲作響的一個男人，却常常見到。豐一教我道，那是寺裏養那兩匹馬的人，現在是在那里把馬所磨的麥的皮和粉分做兩處呢。

他大約時常獨自去看寺裏的馬，所以和那男人很熟習，有時候還叫他，問他各種的小孩子氣的話。

這是舊曆的中元那一天。給我做飯的人走來對我這樣說，『大廚房裏有一個病人很沈重了。一個月以前還沒有什麼，時時看見他出去買東西。舊曆六月底說有點不好，到十多里外的青龍橋地方，找中醫去看病。但是沒有效驗，這兩三天倒在牀上，已經起不來了。今天在寺裏作工的木匠把舊板拚合起來，給他做棺材。這病好像是肺病。在他牀邊的一座現已不用了的舊竈裏，吐了許多的痰，滿竈都是蒼蠅。』他說了，又勸告我，往山下去須得走過那間房的旁邊，所以現在不如暫時不去的好。

我聽了略有點不舒服。便到大殿前面去散步，覺得並沒有想上山去的意思，至今也還沒有去過。

這天晚上，寺裏有篋口施食。方丈和別的兩個和尚念咒，方丈的徒弟敲鐘鼓。我也想去一看，

但又覺得麻煩，終於中止了，早早的上牀睡了。半夜裏忽然醒過來，聽見什麼地方有鑿鉞的聲音，心裏想道，現在正是送鬼，那麼施食也將完了罷，以後隨即睡着了。

早飯喫了之後，做飯的人又來通知，那個人終於在清早死掉了。他又附加一句道，『他好像是等着棺材的做成呢。』

『怎樣的一個人呢？或者我曾經見過也未可知，但是現在不能知道了。』

『他是個獨身，似乎沒有什麼親戚。由寺裏給他收拾了，便在上午在山門外馬路旁的田裏葬了完事。』

『在各種的店裏，留下了好些的欠賬。麵店裏便有一元餘，油醬店一處大約將近四元。店裏的人聽見他死了，立刻從帳簿上把這一頁撕下燒了，而且又拿了紙錢來燒給死人。木匠的頭兒買了五角錢的紙錢燒了。住在山門外低的小屋裏的老婆子們，也有拿了一點點的紙錢來弔他的。』我聽了這話，像平常一樣的，說這是迷信，笑着將他抹殺的勇氣也沒有了。——選自過去的生命

一個鄉民的死是紀敘事實的小品文。作者把一個鄉民怎樣得病，死亡，埋葬的事實，紀敘出來；又把他死後欠債的情形約略地提了一提。可算是篇紀敘事實小品文的最好的例子。

我二次到仙岩的時候，我驚詫於梅雨潭的綠了。梅雨潭是一個瀑布潭。仙岩有三個瀑布，梅雨瀑最低。走到山邊，便聽見花花的聲音；抬起頭，鑲在兩條濕濕的黑邊兒裏的，一帶白而發亮的水便呈現於眼前了。我們先到梅雨亭。梅雨亭正對着那條瀑布；坐在亭邊，不必仰頭，便可見牠的全體了。亭下深深的便是梅雨潭。這個亭踞在突出的一角的岩石上，上下都空空兒的；彷彿一隻蒼鷹展着翼翅浮在宇宙中一般。三面都是山，像半個環兒擁着；人如在井底了。這是一個秋季的薄陰的天氣。微微的雲在我們頂上流着；岩面與草叢都從潤濕中透出幾分油油的綠意。而瀑布也似乎分外響了。那瀑布從上面沖下，彷彿已被扯成大小的幾縷；不復是一幅整齊而平滑的布。

岩上有許多稜角；瀑流經過時，作急劇的撞擊，便飛花碎玉般亂濺着了。那濺着的水花，晶瑩而多芒；遠望去，像一朵朵小小的白梅，微雨似的紛紛落着。據說，這就是梅雨潭之所以得名了。但我覺得像楊花，格外纖切些。輕風起來時，點點隨風飄散，那更是楊花了。——這時偶然有幾點送入我們溫暖的懷裏，便倏的鑽了進去，再也尋牠不着。

梅雨潭閃閃的綠色招引着我們；我們開始追捉她那離合的神光了。揪着草，攀着亂石，小心探身下去，又鞠躬過了一個石穹門，便到了汪汪一碧的潭邊了。瀑布在襟袖之間；但我的心中已沒有瀑布了，我的心隨潭水的綠而搖蕩。那醉人的綠呀！彷彿一張極大極大的荷葉鋪着，滿是奇異的綠呀。我想張開兩臂抱住她；但這是怎樣一個妄想呀。——站在水邊，望到那面，居然覺着有些遠呢！這平鋪着，厚積着的綠，着實可愛。她鬆鬆的皺纈着，像少婦拖着的裙幅；她輕輕的擺弄着，像跳動的初戀的處女的心；她滑滑的明亮着，像塗了「明油」一般。有雞蛋清那樣軟，那樣嫩，令人想着所曾觸過的最嫩皮膚……她又雜些兒塵滓，宛然一塊溫潤的碧玉，只清清的一色——但你却看不透她！我曾見過北京十刹海拂地的綠楊，脫不了鵝黃的底子，似乎太淡了。我又曾見過杭州虎跑寺近旁高峻而深密的「綠壁」。叢疊着無窮的碧草和綠葉的，那又似乎太濃了。其餘呢，西湖的波太明了，秦淮河也太暗了。可愛的，我將什麼來比擬你呢？我怎樣比擬得出呢？大約潭是很深的，故能蘊蓄着這樣奇異的綠；彷彿蔚藍的天融了一塊在裏面似的，這纔這般的鮮潤呀。——那醉人的綠呀。我若能裁你以為帶，我將贈給那輕盈的舞女；她必能臨風飄舉了。我若能挹你為眼，我將贈給那善歌的盲妹；她必明眸善睐了。我捨不得你！我怎捨得你呢？我那手拍着你，撫摩着

你，如同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我又掬你入口，便是吻着你了。我送你一個名字，我從此叫你「女兒綠」，好麼？

我二次到仙岩的時候，我不禁驚詫於梅雨潭的綠了。——選自踪跡

這篇小品文，是寫得很美的。作者描寫仙岩的風景，有秀麗而壯美的瀑布，有一潭綠水的梅雨潭。這潭水是綠色的，非常可愛。作者便把牠描寫起來，把牠比做各種不同的綠色。這篇就是描寫風景的小品文的例子。

速 寫（寫人）

M. D.

沿池子的水面，伸出五個人頭。

因為池子是圓的，所以差不多是等距離地排列着的五個人頭便構成了半規形的「步哨線」，正對着池子的白石岸旁的冷水龍頭。這是個擦得耀眼的紫銅質的大傢伙，雖然關着嘴，可是那轉柄的節縫中卻蚩蚩地飛出兩道銀線一樣的細水，斜射上去約有半尺高，然後亂紛紛地落下來，像是些極細的珠子。

五歲光景的一對女孩子就坐在這個冷水龍頭旁邊的白石池岸上，正對着我們五個人頭，水蒸氣把她們倆的臉兒薰得紅噴噴地，頭上的水打濕了的短髮是墨黑黑地，肥胖的小身體又是白生生地。她們倆像是孿生的姊姊。坐在左邊的一個肥白的小手裏擎着個橙黃色透明體的肥皂盒子：她就用這小小的東西舀水來澆自己的胸脯。右邊一個呢，捧了一條和她的身體差不多長短的毛巾，在她的兩股中間揉擦。

雖是這麼幼小的兩個，卻已有大人的風度，然而多麼嫵媚。

這樣想着，我側過臉去看左邊的一個人頭。這是滿腮長着黑森森的鬍子根的中年漢子的強壯的頭。他挺起「眼睛往上瞧，似乎頗有心事。

我再向右邊看。最近的一個正把滴水的毛巾蓋在臉上，很艱辛地喘氣。再過去是三角臉的青年，將後頸枕在池子的石岸上，似乎已經入睡，更過去是一張肥胖的圓臉，毫無表情地浮在水面，很像個足球。

忽然那邊的鑛泉水池裏豁刺刺一片水響，冒出個黃大漢來，胸前一叢黑毛。他擰着頭，似乎想出來，卻又蹲了下去。

大概是驚異着那邊還有人，兩個小女孩子都轉過頭去了。掣肥皂盒一個的小孩兒正受着冷水龍頭逃出來的水珠。她似乎覺得有些癢罷，她慢慢地舉起手來搔了幾下，便又很正經地舀起水來澆胸脯。

速寫是描寫人類的小品文。作者把游泳池裏的一些男女的像貌，形態，和舉動統統描寫出來了，彷彿看到一副游泳池的速寫畫一樣。總之，描寫人物，要描寫得生動，並且各個人物的特點也要表現出來，纔算描寫到了家。

沒有秋蟲的地方

葉紹鈞

階前看不見一莖綠草，窗外望不見一隻蝴蝶，誰說是鴿鴿箱裏的生活，鴿鴿未必這樣趣味乾燥呢。秋天來了，記憶就輕輕提示道：「淒淒切切的秋蟲又要響起來了」。可是一點影響也沒有，鄰舍兒囀人鬧，絃歌雜作的深夜，街上輪震石響，邪許並起的清晨，無論你靠着枕兒聽，憑着窗沿聽，甚至貼着牆角聽，總聽不到一絲的秋蟲的聲息。並不是被那些歡樂的勞困的宏大的清亮的聲音掩沒了，以致聽不出來，乃是這裏本沒有秋蟲這東西。呵，不容留秋蟲的地方！秋蟲所不屑居留的地

方！

若是在鄙野的鄉間，這時令滿耳是蟲聲了。白天與夜間一樣地安閒；一切人物或動或靜，都有自得之趣；嫩暖的陽光或者輕淡的雲影覆蓋在場上，到夜呢，明耀的星月或者徐緩的涼風看守着整夜，在這境界這時間唯一的足以感動心情的就是蟲兒們的合奏。牠們高、低、宏、細、疾、徐、作、歇，彷彿會經過樂師的精心組織，所以這樣地無可批評，躊躇滿志。其實他們每一個都是神妙的樂師；衆妙畢集，各抒靈趣，那有不成兩間絕響的呢。雖然這些蟲聲會引起勞人的感歎，秋士的傷懷，獨客的微喟，思婦的低泣；但是這正是無上的美的境界；絕好的自然詩篇，不獨是旁人最歡喜吟味的，就是當境者也感受一種酸酸的麻麻的味道，這種味道在一方面是非常雋永的。

大概我們所祈求的不在於某種味道，只要時時有點兒味道嘗嘗，就自詡爲生活不空虛了。假若這味道是甜美的，我們固然含着笑意來體味牠；若是酸苦的，我們也要皺着眉來辨嘗牠；這總比淡漠無味勝過百倍。我們以爲最難堪而亟欲逃避的，惟有這一個淡漠無味！

所以心如槁木不如工愁多感，迷蒙的醒不如燒烈的夢，一口苦水勝於一盞白湯，一場痛哭勝於哀樂兩忘。但這裏並不是說愉快樂觀是要不得的，清健的醒是不須求的，甜湯是罪惡的，狂笑是魔

道的。這裏只說有味總比淡漠遠勝罷了。

所以蟲聲終於是足繫戀念的東西。又况勞人、秋士、獨客、思婦以外還有無量的人，他們當然也是酷嗜味道的，當這涼意微逗的時候，誰能不憶起那妙美的秋之音樂？

可是沒有，絕對沒有！井底似的庭院，鉛色的水門汀地，秋蟲早已避去惟恐不速了。而我們沒有牠們的翅膀與大腿，不能飛又不能跳，還是死守在這裏。想到「井底」與「鉛色」，覺得象徵的意味豐富極了。——選自劍鞘

沒有秋蟲的地方是描寫物類的小品文。不過，這篇文字一方面描寫秋蟲的聲音，他方面卻描寫沒有秋蟲的都市地方。除此之外，作者還參加了一點感想在物類描寫之間。

上面所舉的四個例子，是全屬於紀敘小品文一類的。讀者看了，總可以得知這一類小品文的大概了吧。在事實上來說，紀敘的小品文，固然不僅僅有這四種，但是，我們只須知道牠們，便夠了。

現在，我們更進一步，舉出幾個抒情的小品文的例子來。

唁 辭

周 作 人

昨日傍晚，妻得到孔得學校的陶先生的電話，只是一句話，說，「齊可死了。——齊可是那邊的十年級學生，聽說因患膽石症（？）往協和醫院乞治，後來因為待遇不親切，改進德國醫院，於昨日施行手術，遂不復醒。她既是校中高年級生，又天性豪爽而親切，我家的三個小孩初上學校，都很受她的照管，好像是大姊一樣，這回突然死別，孩子們雖然驚駭，却還不能了解失却他們老朋友的悲哀，但是妻因為時常往校也和她很熟，昨天聞信後為茫然久之，一夜都睡不着覺，這實在是無怪的。

死總是很可悲的事，特別是青年男女的死，雖然死的悲痛不屬於死者而在於生人。照常識看來，死是還了自然的債，與生產同樣地嚴肅而平凡，我們對於死者所應表示的是一種敬意，猶如我們對於走到標竿下的競走者，無論他是第一著，或中途跌過幾交而最後走到。在中國現在這樣狀況之下，「死之讚美者」(Peisithanatos)的話未必全無意義，那麼「年華雖短而憂患亦少」也可以說是好事，即使尙未能及未見日光者的幸福。然而在死者縱使真是安樂，在生人總是悲痛。我們哀

悼死者，並不一定是在體察他滅亡之悲哀，實在多是引動追懷，痛切地發生今昔在歿之感。無論怎樣地相信神滅，或是厭世，這種感傷恐終不易擺脫。日本詩人小林一茶在俺的春天裏記他的女兒明女之死，有這幾句：

「……她遂于六月二十一日與菱華同謝此世，母親抱着死兒的臉，荷荷的大哭，這也是難性的了。到了此刻，雖然明知逝水不歸，落花不再返枝，但無論怎樣達觀，終於難以斷念的，正是這恩愛的羈絆。（詩以志哀：）」

露水的世呀，

雖然是露水的世，

雖然是這樣。」

雖然是露水的世，然而自有露水的世的回憶，所以仍多哀感。美忒林克在青島上有一句平庸的警句曰：「死者生存在活人的記憶上」。齊女士在世十九年，在家庭學校親族友朋之間，當然留下許多不可磨滅的印象，隨在足以引起悲哀，我們體念這些人的心情，實在不勝同情，雖然別無勸慰的話可說。死本是無善惡的，但是他加害於生人者却非淺鮮，也就不能不說他是惡的了。

我不知道人有沒有靈魂，而且恐怕以後也永不會知道，但我對於希冀死後生活之心情覺得很能了解。人在死後倘尚有靈魂的存在如生前一般，雖然推想起來也不免有些困難不易解決，但因此不特可以消除滅亡之恐怖，即所謂恩愛的羈絆也可得到適當的安慰。人有什麼不能滿足的願望，輒無意地投影於儀式或神話之上，正如表示在夢中一樣。傳說上李夫人楊貴妃的故事，民俗上童男女死後被召為天帝使者的信仰，都是無聊之極思，却也是真的人情之美的表現：我們知道這是迷信，但我確信這樣虛幻的迷信裏也自有其美與善的分子存在。這於死者的家人親友是怎樣好的一種慰藉，倘若他們相信——只要能夠相信，百歲之後，或者在夢中夜裏，仍得與已死的親愛者相聚，相見！然而，可惜我們不相應地受到了科學的灌洗，既失却先人的可祝福的愚蒙，又沒有養成亞歷派哲人（Stoics）的超絕的堅忍，其結果是恰如牙根裏露出的神經，因了冷風熱氣隨時益增其痛楚。對於幻滅的現代人之遭逢不幸，我們於此更不得不特別表示同情之意。

我們小女兒若子生病的時候，齊女士很惦念她；現在若子已經好起來，還沒有到學校去和老朋友一見面，她自己却已不見了。日後若子回憶起來時，也當永遠是一件遺憾的事罷。十四年五月二

這辭是紀念一個女朋友的死。作者在這篇文章裏所表現對於死者的悲傷，使我們讀了很感動。他很希望人死了成仙，給死者的家屬，親戚，朋友一種慰藉，雖然那是迷信的事。其實，這樣的慰藉是人們不得已而發出的，多麼可歎啊！作者便把這樣的感傷心情表現出來了。所以我們可說這是篇最好的抒情的小品文。

笑

冰心女士

雨聲漸漸的住了，窗簾後隱隱的透進清光來。推開窗戶一看，呀！涼雲散了，樹葉上的殘滴映着月兒，好似螢光千點閃閃爍爍的動着。真沒想到苦雨孤燈之後，會有這麼一幅清美的圖畫！

憑窗站了一會兒，微微的覺得涼意侵人。轉過身來，忽然眼花撩亂，屋子裏的別的東西都隱在光雲裏；一片幽輝只沒着牆上畫中的安琪兒，這白衣的安琪兒抱着花兒，揚着翅兒，向着我微微的笑。

「這笑容彷彿在那兒看見過似的，什麼時候我會……！」我不知不覺的便坐在窗台下想，默默的想。

嚴閉的心幕慢慢的拉開了，湧出五年前的一個印象。——一條很長的古道。驢腳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溝裏的水潺潺的流着。近村的綠樹都籠在溼煙裏。弓兒似的新月掛在樹梢。一邊走着，似乎道旁有一個孩子，抱着一推燦白的東西。驢兒過去了，無意中回頭一看，他抱着花兒，赤着腳兒，向着我微微的笑。

「這笑容又彷彿是那兒看見過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思想。

又現出一重心幕來，也慢慢的拉開了，湧出十年前的一個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來。土階邊的水泡兒泛來泛去的亂轉，門前的麥隴和葡萄架子都濯得新黃嫩綠的，非常鮮麗。一會兒，好容易雨晴了，連忙走下坡兒去。迎頭看見月兒從海面上來了，猛然記得有件東西忘下了，站住的，回過頭來。這茅屋裏的老婦人倚着門兒，抱着花兒，向着我微微的笑。

這同樣微妙的神情好似游絲一般，飄飄漾漾的合了攏來，綰在一起。

這時心下光明澄靜，如登仙界，如歸故鄉。眼前浮現的三個笑容，一時融化在愛的調和裏，看不分明了。——選自超人

冰心女士的笑，是篇表現歡樂情感的小品文。

此外，還有表現憤怒和瞑想的兩種小品文。如王統照的烈風雷雨，就是前者的例子。如落華生的生，徐志摩的北戴河海濱的幻想，就是後者的例子。我們爲了節省篇幅起見，就不把牠們抄來了。末了，我們只把說理的小品文的例子，舉出兩個來：

鋼鎗趣味

周作人

胡成才君所譯勃洛克的十二個是我近來歡喜地讀了的一本書；雖然本文篇幅本來不多。我在這詩裏嗅到了一點兒大革命的氣味，只有一點兒，因爲我的感覺是這樣的鈍，不，簡直有點麻木了，對於文學什麼的激刺壓根兒就不大覺得。但是，第十一節裏有一行卻使我很感動了。其文曰：

「他們的鋼鎗」……

這五個字好像是符咒似的吸住了我的眼光，令我心中起了一種貪欲，想怎樣能夠得到一枝鋼鎗，正如可憐的小「樂人揚珂」想得破胡琴一樣。呃，鋼鎗！這是多麼可愛的一個名詞，即使單是一個名詞！

有些不很知道我的人，常以爲我是一個「託爾斯多揚」(Tolstojan)，這其實是不很對的。託

爾斯多自然我也有點喜歡，但還不至於做了「揚」。而且到了關於戰爭這一點上，我的意見更是不同，因為我是承認戰爭的。我並不來提倡戰爭，但不能不承認牠是一種不可避免的事實，真如我們之承認死。這是我之所以對於鋼鎗不懷反感，並且還有點眷戀的緣故。但是我喜歡鋼鎗，並不全在於牠的實用，我實在是喜歡鋼鎗的本身，可以當很好的玩具看。那個有燐光似的青閃閃的鎗身，真是日日對看撫摩都不厭的。在「天下太平」的時候，我想找一枝百戰的舊鋼鎗來，（手鎗之類我不喜歡），掛在書房的牆壁上，和我自己所拓的永明造像排在一起，與我的鳳凰三年磚同樣的珍重。因為是當作玩具的，沒有子彈也無妨，但有，自然更好。我說「天下太平」，因為不太平我們就買不到舊刀鎗，也不能讓我們望着壁上所掛的玩具過長閑的日子。然而我的對於鋼鎗的愛着卻是沒有變的，好像我之愛好女人與小兒。我在南京當兵的時候玩弄過五年鋼鎗，養成了這個嗜好，可見兵這東西是不可不當的。——

選自澤瀉集

淡淡的血痕中

魯迅

——紀念幾個死者和生者和未生者——

目前的造物主，還是一個怯弱者。

他暗暗地使天變地異，卻不敢毀滅一個這地球；暗暗地使生物衰亡，卻不敢長存一切屍體；暗暗地使人類流血，卻不敢使血色永遠鮮艷；暗暗地使人類受苦，卻不敢使人類永遠記得。

他專為他的同類——人類中的怯弱者——設想，用廢墟荒墳來襯託華屋，用時光來沖淡苦痛和血痕；日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不太多，不太多，以能微醉為度，遞給人間，使飲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無知，也欲死，也欲生。他必須使一切也欲生；他還沒有滅盡人類的勇氣。

幾片廢墟和幾個荒塚散在地上，映以淡淡的血痕，人們都在其間咀嚼着人我的渺茫的悲苦。但是不肯吐棄，以為究竟勝於空虛，各各自稱為「天之僂氏」，以作咀嚼着人我的渺茫的悲苦的辯解，而且悚息着靜待新的悲苦的到來。新的，這就使他們恐懼。而又渴欲相遇。

這都是造物主的良民。他就需要這樣。

叛逆的猛士出於人間；他屹立着，洞見一切已改和現有的廢墟和荒墳，記得一切深廣和久遠的苦痛，正視一切重疊淤積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將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戲；他將

要起來使人類蘇生，或是使人類滅盡，這些造物主的良民們。

造物主，怯弱者，羞慚了，於是伏藏。天地在猛士的眼中於是變色。——選自野草

周作人的鋼鎗趣味，是屬於說理的小品文一類的，和談論的一類的。魯迅的淡淡的血痕中，同樣也是屬於說理的小品文一類的，所不同者，是一種諷刺的小品文。

在前面，我們已經說過，說理的小品文包含四種，即談論，諷刺，閒話，和序跋。前兩者，我們已經有了適當的例子。可是後兩者，爲了篇幅所限，不得不把例子省略。如周作人和陳西滢兩人的閒話，又如前者的雨天的書序，陶菴夢憶序，就是閒話與序跋的例子。

六 小品文的形式

小品文的形式有多少種呢？

在答復這個問題之前，我們要問一般文章的形式有多少種？

大概說來，文章可以分爲兩大類：（一）純文學作品；（二）論文類。

然後，從這兩類，我們又可以分爲詩歌，小說，戲劇（屬純文學作品），議論，批評，遊記，日記，書信，傳記，碑銘，序跋，隨筆，札記，雜感，宣言，啓事，公文，狀詞，契約，合同，以

及一切應用文等（屬論文類）的形式。

於是，我們敢於承認，凡是一般文章所有的形式，除少數應用文外，小品文都有。那就是說，小品文是具有多種形式的。更明顯地說，小品文具有詩歌，小說，戲劇，議論，批評，遊記，日記，書信，傳記，碑銘，序跋，隨筆，札記，雜感，宣言等形式。

我們所說小品文具有多種形式，並不是空洞的理論，卻是事實。所以，用不着去尋找各種形式的例子，以證明我們所說的不錯。

也許有人懷疑小品文具有詩歌、小說、戲劇的形式。但是，我們能答復他們的疑問。在前面我們已經說過，散文詩與小品文有時是難以分別的。那是因為散文詩的形式與小品文的形式是類似的。小品文的形式既然與散文詩的形式相類似，那末，「小品文具有詩歌的形式」也未嘗不對。譬如屠格涅夫的散文詩，吻，小品文是具有牠的形式的。

吻

一個夏日的中午，我在一條蜿蜒的林蔭小路上徘徊。那森林是稀疏而蘆葱——具着俄國的風

格，有各種不同的樹。那開張着白幹樺木和那矮壯的白楊，參差其間，成灰綠的顏色，好像蛇的皮膚樣。在那山谷和開墾的地方，錯落生長着嫩弱的橡樹，而那衫，軟軟的低垂牠的枝兒，突出像黑色的疤，妝點得這夏中很黯淡。

天氣是溫煦而清明。然而在那密密的簇葉中，太陽是難得看見的，除非他的光，他的影，在移動着，閃耀着，像寶石般在那柔軟的草上舞動着。

當我正凝視着這箇巧異的攝動時，忽然不知從那裏來的別箇暗黑人影，侵襲我面前的空間。我急急的轉身——我已不是孤獨的在這林中了。

一箇女性的形像，從距我二步遠那裏，平滑地飄浮過來——嫵娜而輕盈，地上的草，絲毫沒有觸動。

正猶豫時，她已漸漸走近了，而且停留在我面前。我目光瞬掠過，正算計着捉住她那聖神樣的容態，和閃動在那遊絲樣飄拽的衣裳內所隱伏着的驚人的儀體的外形。她是美麗而年輕——具着飄然欲仙的丰致。然而我不認識他。

她忽然移動，輕輕地俯向着我，在我的眉際吻了一下。

突然的襲擊，震顛了我全身，我經驗到一種莫明的激動。這激動，使我摒息，使我自首至踵顫抖，我伸張我的兩臂，渴望這感覺的延長。因為這賜福樣的波動，已通過了我的全身血脈了。但是當我抬起頭來看時，那裏有人在我身伴呢。

她是離開我了，依舊嫵娜而輕盈，地上的草也蚊風不動。我想，在她的背上，或者長着兩隻細小而模糊的翼罷，的確，她是這樣飄忽地漫遊着呀。

我向前疾追着，大聲狂喊着，我望她吻我的唇——是用她的口。

我的追我的喊只是徒然，她已愈走愈遠的離去了，然而在距我不遠的那邊，一箇青年——幾乎是箇童子——在着。他踏着漫不經心的步伐，那蹣曲而秀美的頭髮，保持一種無足重輕的高貴，灑然的，愉快的，那動人的雙眼，向前凝視着，那豐潤紅的脣，微微地分開，他是在微笑了。

我看見那女人駐足在他跟前，而他那蓬鬆的頭髮，搖動着，很迅捷的向後垂——她坦然地吻着他那張開的紅脣。

於是我恍然大悟，我覺察這女子是誰，同時我也明瞭這童子是那箇。

原來——就是她——詩人的鼓勵者，詩人的冥索，而我所覺到的眉間一吻，那只是冰冷而欠缺

的一吻。

像這樣的吻，她賜與我們的，是沒有感動力的禮物，這是詩的散文，而她所寶藏着的真實的吻，和她對他——灑然的動人的歌者——的愛撫，這是詩的創造者。

小品文具有小說的形式，那更沒有什麼不對的。長篇小說裏面有許多很好的小品文，如紀敘事實，描寫風景人物，抒情，說理等類。我們簡直可以說，長篇小說是由許多小品文組合而成的。

至於短篇小說，那不消說，有許多與小品文相彷彿。有些內容比較簡單的短篇小說，如僅僅抒情，或描寫風景人物的，那簡直可以當作小品文讀。譬如冰心女士的短篇小說，牠們的形式和小品文的沒有兩樣。

往 事

冰心女士

將我短小的生命的樹，一節一節的斬斷了，圓片般堆在童年的草地上。我要一片一片的拾起來看：含淚的看，微笑的看，口裏吹着短歌的看。

難爲他裝點得一節一節，這般豐滿而清麗！

我有一個朋友，常常說，「來生！來生！」——但我却如此說：「假如生命是乏味的，我怕有來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滿足的了！」

第一個厚的圓片是大海；海的西邊，山的東邊，我的生命樹在那裏萌芽生長；吸收着山風海濤。每一根小草，每一粒沙礫，都是我最初的戀慕，最初擁護我的安琪兒。

這圓片裏重疊着無數快樂的圖畫，愁嬉的圖畫，寂寞的圖畫，愚拙的圖畫，和泛泛無着的圖畫。放下罷，不堪回憶！

第二個厚的圓片是綠陰；這一片裏許多生命表現的幽花，都是這綠陰烘托出來的。有濃紅的，有淡白的，有不可名色的……

晚晴的綠陰，朝霧的綠陰，繁星下指點着的綠陰，月夜花棚秋千架下的綠陰！感謝這曲曲屏山！他圈住了我許多思想。

第三個厚的圓片，不是大海，不是綠陰，是什麼？我不知道！

假如生命是無味的，我不要來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滿足的了。——選自超人

讀了往事這篇小品文，我們便知道冰心女士的小品文也具有短篇小說的形式。其他如夢，到青龍橋去等篇，也是具有小說形式的小品文。爲了節省篇幅起見，我們就不把他們多抄了。總之：小品文具有小說的形式，這不是虛構的。

末了，我們就談論小品文具有戲劇的形式這事。在前面我們已經說過，小品文的題材是寬廣的，體裁是自由的。由此，我們便可以知道，小品文爲了便利起見，可以隨便利用文章的各種形式。我們已經知道牠具有詩歌的形式，具有小說的形式；同樣，牠也可以具有戲劇的形式。如果小品文家覺得戲劇的對話很好，那末，他就可以利用對話來寫小品文。如陳衡哲女士的運河與揚子江這篇小品文，就是利用戲劇的對話來寫成的。

運河與揚子江

陳衡哲女士

揚子江與運河相遇於十字路口。

河 你從那裏來？

江 我從蜀山來。

|河 聽說蜀山險峻，峭巖如壁，尖石如刀，你是怎樣來的？

|江 我是把他們鑿穿了，打平了，奮鬥着下來的。

|河 哈哈！

|江 你笑什麼？

|河 我笑你的謊說得太希奇了。看呵！似你這樣軟弱的身體，微細的流動，也能與蜀山奮鬥麼？

|江 但我確曾奮鬥過來的。況且我從前並不是這個樣子。我這個軟弱的生命，便是那個奮鬥的紀念。

|河 真的嗎？可憐的江！那你又何苦奮鬥呢？

|江 何苦奮鬥？我爲的是要造命呀！

|河 造命？我不懂。

|江 你難道不會造過命嗎？

|河 我的生命是人們給我的。

江 你以爲心足嗎？

河 何故不心足？

江 我不羨妬你。

河 可憐的苦兒！你竟沒有人來替你造一個命嗎？

江 我不希罕那個。

河 可怪！你以爲你此刻的生命勝過我的嗎？

江 人們賜給你的命！

河 這又有什麼相干？我不是與你一樣的活着嗎？

江 你不懂得生命的意義。你的命，成也由人，毀也由人；我的命，却是無人能毀的。

河 誰又要來毀我呢？

江 這個你可作不得主。

河 我不在乎那個。

江 最好！最好！快樂的奴隸固然比不得辛苦的主人，但總遠勝於怨尤的奴隸呵！再會了。

河 我祝你永遠心足，永遠快樂！

於是揚子江與運河作別，且唱且向東海流去。

奮鬥的辛苦呵！筋斷骨折；

奮鬥的悲痛呵！心摧肺裂；

奮鬥的快樂呵！打倒了阻力，羞退了譏笑，征服了疑惑。

痛苦的安慰，愉悅的悲傷，從火山的烈焰中，採取生命的真諦！

淚是酸的，血是紅的，生命的奮鬥是澈底的！

生命的奮鬥是澈底的，奮鬥來的生命是美麗的！——選自東方雜誌二十一卷十三號

看了上面這個例子，我們便相信小品文具有戲劇的形式，也是可能的。

總而言之，小品文不僅僅具有純文學作品的形式，而且具有論文類的形式。換言之，小品文的形式是很多的，凡是一般文章的形式，莫不具有。

作法論

上 寫作前的準備

一 寫作衝動的養成

在談到正題之前，我們舉出一個很普通的現象來。譬如說，我們有兩個朋友，他們的姓名就拿A和B來代表，兩人的性質和嗜好完全不同。那就是說，A平常喜歡寫文章，B呢，則不喜歡寫文章。如果我們問他們什麼緣故，那末，他們會這樣地回答我們。

「在我的內心，有一種寫作的衝動，就是這種衝動催促着我來寫文章。」A答道。

「但是，我沒有寫作的衝動，所以不高興寫文章。」B答道。

不錯，他們兩人的回答是很對的。

於是，我們知道，在一個人寫文章之前，他必須有一種寫作的衝動。但是，這種寫作的衝動又怎樣養成呢？

廚川白村說：

「在內心燃燒着似的慾望，被壓抑作用這一個監督所阻止，由此發生的衝突和糾葛，就成爲人間苦。但是，如果說慾望的力免去了監督的壓抑，以絕對的自由而表現的唯一的時候就是夢，則在我們的生活的一切別的活動上，即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家族生活上，我們能從常常受着的內底和外底的強制壓抑解放，以絕對的自由，作純粹創造的唯一的生活就是藝術。使從生命的根柢裏發動出來的個性的力，能如間歇泉(Geyser)的噴出一般地發揮者，在人生惟有藝術活動而已。正如新春一到，草木萌動似的，禽鳥嚶鳴似的，不可被抑止的內底生命(Innerlife)的力所逼迫，作自由的自己表現者，是藝術家的創作。……」(苦悶的象徵)

廚川白村的意思就是說：人類因了自己的理想與現實的環境相背，而感覺到人間苦，但那不可抑止的內底生命力，仍然使他作自由的自己的表現；換言之，地因感覺到人間苦，就不得不把他自己的理想藉藝術表現出來。所謂「那不可抑止的內底生命力」，也可以解作人類在不滿足的現實的環境中他自己的理想，這理想逼迫他作自由的自己的表現，這就是所謂寫作的衝動的意思。

於是，我們便可以明白上面所舉A B兩人的答復了。A之所以喜歡寫文章，那就是因爲他有種理想，受了環境的壓抑，不得不把他表現在文字裏；B之所以不喜歡寫文章，那就是因爲他沒有什

麼理想，受不到環境的壓抑，而不須表現在文字裏。

我們已經明白藝術家創作藝術必須有種創作的衝動，同樣，我們寫文章，也必須有種寫作的衝動。那末，這寫作的衝動是怎樣來的呢？

第一，我們平常必須有我們自己的理想。這就是說，我們對於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家族生活要有一種理想；我們常望牠們一天一天進步，與我們的理想相近。第二，我們要感覺到人間苦。我們對於與理想相背的環境，要感覺到不滿足，以至發生苦悶。第三，我們要把我們自己的理想用文字表現出來。因為感覺到環境的不滿足，而發生苦悶，所以要把我們的理想用文字表現出來。

如果我們能夠做到上面三種步驟，那末，我們就自然養成了寫作的衝動了。

在上面已經說過，藝術家創作藝術，必須有種創作的衝動；我們寫文章，也必須有種寫作的衝動。小品文既然是文章的一種，那末，不消說，在寫作之前，我們就必須養成寫作的衝動。這就是寫小品文的最初的準備。

我們既然養成了寫作的衝動，多讀便是接着而來的準備工作。多讀有兩種好處。第一，能夠使我們的寫作的衝動加大。這是很容易解釋的。譬如，我們看見了一幅名畫，除了讚美之外，總要想我們自己將來也要能畫出這樣的畫。同樣，我們讀過了一篇佳作，除了稱頌之外，總要想我們自己將來也要能夠寫出這樣的文章。我們多讀的結果，寫作的衝動自然會增大的。

第二，能夠使我們懂得文章的作法。這是個很普通的作文方法。所謂「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這句話，把多讀的好處都說明出來了。如果我們要知道作文的秘法，那末，除看作法一類的書以外，那就只有多讀了。同樣，想要寫出好的小品文，那就只有多讀好的小品文之一法。

不過，我們多讀的範圍，當然不僅限於小品文。所謂多讀，也不僅僅含有熟讀的意思，而且含有博覽的意思。好的小品文，當然是我們所要儘量多讀熟讀的；就是小品文作法，以及一切文學理論的書籍，同樣也是我們所要儘量多讀的；就是非小品文，同樣也是我們所要儘量多讀的。

那是因為我們多讀，不僅僅能增大寫作的衝動，不僅僅能領悟寫作的方法，而且還能開發我們的思想，增廣我們的學識。所以，我們爲了習作小品文起見，多讀這個習慣，是不能不養成的。

至於怎樣讀小品文和其他文字，則不是這裏所要說的。總之，我們只要知道，多讀是寫作小品文的一種準備工作就是了。

三 觀察

精密的觀察是做一切文章不可少的準備工作，尤其是小品文作者最緊要的準備工作。因為我們做小品文的人，必須從我們經驗閱歷所深入的實生活中去理解並攝取資料，所以，我們不得不有精細而正確的觀察力。

馮三昧先生說：

「觀察是科學家的武器，同時也是文章家的武器。有人頌贊托爾斯泰的作品，曾稱他的眼睛為「鷹眼」，這便是說他的觀察力鷹一般深遠。迪更斯從喧擾的街中走過，常能背述各商店的順序和店飾，其觀察力之偉大，自可想見。路旁的小草不是習見而又單純的東西麼？勃思鏗卻能從此看出美麗的景緻和花紋。故有許多事物，在常人以為不足奇的，一到敏感的人的眼中，便成了活的書本了。」

從上面的話看來，可知觀察對於做文章的人多麼重要。因為小品文的題材是非寬廣的，而且有

些是一般人所不注意的，所以，我們在平常必須具有敏銳的觀察力。即使一花一葉，一草一木，我們也須加以精密的觀察，發現一般人所未發現的資料。這種平凡的爲一般人所不注意的資料，就是小品文的很寶貴的題材。如果我們在平常沒有這種觀察的工夫，那末，在寫作的時候，就會感到資料的貧乏；即使勉強寫成，也會空虛得可憐。

馮三昧先生又說：

「所謂觀察，並非狹義的限於肉眼，也不是普通人看新娘那樣皮相的觀察所能濟事，乃是要用身心的體驗，於平凡之中發見非平凡，於細部之中看出全體。換句話說，就是要不拘泥於因襲的成見，不執着於現實的功利，而對世間的一切，作清新的觀照重新估價。」（小品文

講話）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我們觀察事物，不要僅僅觀察皮相，而要在平凡之中發現非平凡，於細部之中看出全體。實在，這是最適當的觀察方法。

四 想像

想像跟隨觀察而來的，爲做文章的人不可缺少的要務。我們僅僅有了精密的觀察，還是不夠

的；因為我們觀察所得的東西究竟有限，把牠們拿來做寫作的題材，是很感到缺乏的。有時候，我們觀察所得的東西，又不是我們寫作時所需的；反之，我們寫作時所需的，我們又不曾觀察到。於是，想像這東西就出來補救這種缺憾了。

原來想像並不是「空中樓閣」的那種虛幻的想像，而是以我們平常觀察所得的經歷為基本的想像。譬如我們觀察所得的不過是一部分，那末，我們就要從這一部分想像到其餘的部分或全體；又如我們觀察所得的是這一件事，那末，我們就要從這一件事想像到有關連的另一件事。這就是所謂想像的意思。

想像成了文學作品的要素。有許多名著之所以感人甚深，那就是因為作者的想像豐富的緣故。譬如白居易的長恨歌裏所寫「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這一段，作者的想像是很豐富的。又如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所描寫的風景人物，完全是憑作者的想像而寫作的。有許多描寫宮廷的作家，其實他們何曾親身到宮廷裏觀察過呢？他們也不過憑了平常關於宮廷的見聞，根據牠們想像，描寫出來罷了。

作者可以自由地想像，將許多觀察所得的零碎的資料連絡起來，參以豐富的想像，寫成一篇很

好的東西；不過，他的想像必須近乎情理，那就是說，要以平日實地的經歷為根本。有許多批評者都以作者的像想合於情理否為批評的根據，是很有理由的。

總之，觀察和像想是互有關連的；後者必須有前者作為開展的根本，以達到豐富的境地。精密的觀察與豐富的像想，是一般文章家不可缺少的準備工作，尤其是小品文作家不可缺少的準備工作。

五 表現的工具

所謂表現的工具，就是作者用來表達他的作品的一種手段。譬如，繪畫。是以色彩，形式來作為表現的工具的；音樂是以聲音，節奏來作為表現的工具的；雕刻和建築是以形態以規準來作為表現的工具的。在文學呢，則表現的工具就是文字。有人說文學是文字的表現，這就是從表現的工具這點而立論的。

廚川白村說：

「然而熱這東西，是藏在無意識心理的底裏的潛熱。這要成為藝術品，還得受了象徵化，取或一種具象底的表現。」（苦悶的象徵）

所謂「或一種具象底的表現」就是指表現的工具的意思。作者僅僅有了材料，而沒有表現的工具，那還是不能成爲作品。所以，可以說文字就是作者的表現的工具。他在寫作之前，是需要一種適當的表現的工具的；那就是說，他需要一種熟練的文字。

福祿貝爾對他的學生莫泊桑這樣說：

「我們所要表出的什麼，這裏只有唯一的字可以表出他；說明他的動作的，只有唯一的動詞；限制他的性質的，只有唯一的形容詞。我們不能不搜求這唯一的名詞，動詞及形容詞，直到發見了爲止。只是發見近於這字的字，也是不能滿足的。這事不能以爲困難，便模模糊糊地了事。」

從上面這段話看來，我們便知道表現的工具——語言和文字——是怎樣地重要了。至於這樣的文字纔是適當的，這是屬於修辭學上的事，可待後面去對論。在這裏，我們且把周作人先生的關於小品文字的一段話抄來，作個結論吧：

「以口語爲基本，再加上歐化語，古文，方言等分子，雜揉調和，適宜地或吝嗇地安排起來，有知識與趣味的兩重的統制，纔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語文來。我說雅，這只是說自然大方

的風度，並不要禁忌什麼字句，或者裝出鄉紳的架子。」（燕知草跋）

下 作法上的要點

一 選擇題材

我們既有了相當的寫作前的準備，現在，就可以談到作法上了。在提筆寫作之前，我們不得不費一番工夫來選擇題材。

小品文的題材是寬廣而自由的，這在前面，我們已經再三說過了。廚川白村雖然說得好：「天下國家的大事不待言，還有市井的瑣事，書籍的批評，相識者的消息，以及自己過去的追懷，想到什麼就縱談什麼」，把小品文的題材說得十分廣大，但是，我們仍然不能不有所選擇。

材料的內容大概分爲下列三種：

- (一) 人生的，如內心的思想，感覺，和情緒。
- (二) 自然的，如一草一木，飛禽走獸。
- (三) 超自然的，如未來的想像和理想。

只要是屬於上面三種的材料，我們可以隨自己的意思，把牠們拿來做題材。不管斷片的思想也好，閃爍的情緒也好，零碎的事物也好，我們統統可以把牠們拿來做好的題材，製成好的作品。

不過，在選擇材料方面，有幾點是要注意的：

(一) 要採取偶發的，斷片的材料。那是因為整個的有系統的材料，用作小說，戲劇的題材則可，用作小品文的題材則不可。凡是為一般人所熟知的材料，是不會引起什麼興趣來的。所以我們要採取偶然發生的事情為題材。因為我們可以從那些偶然發生的事情上面，湧起新奇的思想，情緒，和感覺的緣故。

(二) 要採取內容熟悉的材料。那是因為材料是由觀察得來的，必須含有真實性，並且要合於情理。如果所取的材料不是為我們所熟悉的，那末，我們寫作時就無從着手了。愈是為我們所熟悉的材料，我們寫作起來便愈覺得容易，而成績也愈美滿。

(三) 要採取為人所忽視的材料。有些東西，是為別人所不足取的，有些事情，也是為別人所不足取的；可是，我們偏偏要把這些東西和事情取作題材，以表示奇特。那是因為人們一向注意於重大的事物，如果有人把平凡而微小的事物，作為題材，寫成作品，那末，他們會把視線一旦轉過來的。

總之，小品文以短小精悍爲主，所以，在題材方面，也以片斷的單純的，富有興趣的爲好。那些整個的，複雜的，冗長而乏味的材料，是不適用於來作小品文的。

二 剪裁與意匠

我們既然選擇了一定的材料，那末，就必須經過一番剪裁和意匠的工夫。因爲所選擇的材料也許是混亂的，也許是零碎的，我們必須把牠們整理一下；應該用的就用，不應該用的就不用。這種材料的整理和排列就叫做剪裁。

大概說來，我們寫小品文，總有一定的主旨。所謂主旨就是寫作的目的。合於我們的目的的材料，就留着採用。否則拋棄不用。要這樣，我們所用的材料纔統一，有條不紊。而且我們對於作品的情調，也要求其統一。材料與情調都能統一，那末，作品就很明顯而精悍了。

再者，我們在採取材料的時候，還要注意觀點。所謂觀點就是作者的立足點。同是一樣的材料，因了各人的觀點不同，那末，寫出來的作品，也各有不同。我們寫小品文，須確定一種觀點，既有了有一定的觀點，作品就不會紊亂不清，而有條理有線索了。

其次，我們就來談到意匠。什麼叫做意匠呢？譬如畫家怎樣採取景物，怎樣把牠們添增或減

削，使合於美的條件；他這種自由取捨和添加，就叫做意匠。在繪畫上來說，意匠的解釋就是：畫家根據他的審美眼光，觀察天然的物像，來自由取捨，添加，或使牠們美化的意思。

同樣，作家採取材料，也像畫家採取景物一樣；也應該要用一番意匠工夫的。譬如小說家想寫出一篇悲慘的愛情小說，必定先有一種審美的眼光，來觀察小說裏主人翁的事實，採取重要而適合的材料，省去不重要而無意思的枝節，再將這些零碎的材料依法結構起來，再用流利的筆法和深刻的描寫將這一段有系統的事實活躍躍地再現於紙上，於是就成了一篇動人情感的作品。我們寫小品文，也應該像寫小說一樣，把材料經過一番意匠工夫，那末，寫作的成績就很好了。至於意匠的方法很多，爲了篇幅所限，我們只好省略了。

三 標題

在選定了題材，並且加以剪裁和意匠之後，接着而來的就是標題這一層。原來標題與小品文是很有關係的。

周作人先生說：

「但也有時候，思想散亂不能集中，不知寫什麼好？那麼先定下一個題目，再做文章，也

未始沒有好處。」

這話是說得有理的。我們當在寫小品文的時候，每每感到材料和情感過於混亂不清，不知怎樣寫起的好。救濟這種困難的就只有標題之一法了。雖說我們做小品文不一定要傍題做去，但是，立定了題目，總比較容易下筆些。

標題可以隨作者的意思。如果他所寫作品的主旨在於表現一種情感，那末，可以把題目具有情感的特色；如果所寫作品的主旨，在於表現一種理知，那末，可以把題目具有理知的特色。再者，小品文作家的標題方法，各有不同：有的注重簡約，有的注重機警，有的注重新穎，有的注重美麗。總之，這是可以隨各作家的意思而行的。

四 綱目

綱目 (Outline) 是寫作一般文章不可少的東西。無論寫作純文學作品也好，或其他論文作品也好，在動筆之前，必須把作品的內容列成一個簡明的大綱。然後依照這綱目一步一步寫下去，那末，我們的作品就很有程序了。

小品文篇幅雖然短小，但是我們寫作的時候，仍然少不了綱目。譬如我們描寫一個大都市的繁

華，便可以先做一個綱目，如下：

綱 目

- (1) 序說——經過大都市的概狀。
- (2) 一般的描寫——一切繁華的狀況。
- (3) 特殊的描寫——如旅社，戲園等。
- (4) 批評——拿鄉村樸素的風氣，以抨擊虛偽的都市繁華。
- (5) 結論

除了綱目之外，我們還可以做個簡表，以表示寫作應該注意的地方。如：

應注意各點

- (1) 思想新穎。
- (2) 描寫精細。
- (3) 文字暢順。
- (4) 情調統一。
- (5) 富有趣味。

綱目是用以表示作品的內容的，簡表呢，則是規定寫作的方法的。所以二者都是不可少的東

西。

此外，如應用什麼體裁，作者也要先決定出來；又如應用第幾人稱，也要先決定出來。這兩點，是屬於寫作應注意各點之內的，於必要時也可以把牠們列入簡表。

總之，綱目和簡表，是很有益於初學做小品文的人們的。他們如果能好好利用牠們，那末，便可以減少一些寫作的困難，而且成績也不會壞。一到他們用慣了牠們的時候，他們便覺得對於材料的組織也會容易些，對於思想的訓練也會有條理些。到後來，雖不利用牠們，他們自然也會寫成好作品的了。

五 文體的要素

在上面四章裏，我們已經把選擇題材，剪裁與意匠，標題，和綱目等討論過了；在這章裏，就來大概地談談文體的要素。

就一般文章說來，明晰，強勁，流暢這三點成了不可少的要素。小品文既是文章的一種，而且又是以短小精悍自命的，那末，明晰，強勁，流暢當然是牠的要素了。現在，我們就依次把這三點談論一下。

(A) 明晰

無論什麼文章，總以明晰為主，這差不多成了定理一樣。小品文之需要明晰，其理由當很明白，用不到詳細解釋。

明晰的方注，最主要的就是：每篇文章有個主旨。譬如，在第四章所舉過的，描寫大都市的繁華那個例子，牠應該有個主旨。那末，牠的主旨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拿鄉村樸素的風氣，以抨擊虛偽的都市繁華」那段批評裏面。作者對於都市的繁華，感到不滿，這就是全文的主旨。

可是請讀者不要誤會：主旨並不是結論。主旨是全文主要的地方，故事的精銳與思想的中心統統可以從這地方看出來。結論是收束全文大意的幾句話。不過有時候，也有作者把主旨擺在結論那地方。但是不要誤會結論就是主旨，而生旨就是結論。

大概一般作者總是喜歡把主旨擺在文章的末尾或中間，很少擺在前面。如冰心女士的小品文往事（其二），第八章，是描寫海上燈塔的燃燈者的。這篇文章的主旨，就擺在文章的末尾，如：

願上帝祝福這兩個塔中的燃燈者！——願上帝祝福有海水處，無數塔中的燃燈者！願海水向他長綠，願海山向他長青！願他們知道自己是這一隅島國上無冠的帝王，只對他們，我願致無

上的頌揚與羨慕！

一篇小品文有了主旨，那末，就顯得很明晰了。讀者一望便知道全文的大意所在，和作者的思想所在。因為主旨是全文最重要的地方，所以有人把牠叫做「中心點」。

不僅僅一篇文章，應該有個主旨，就是一段，也應該有個主旨。我們可以把一段看做獨立的文章，像整篇文章一樣，在段首，中，末，擺着一段的主旨。使讀者讀了這一段文章，便知道全段的大意所在，和全段的思想所在。

這樣一來，一篇有一篇的主旨，一段有一段的主旨，而且各段的主旨與全篇都是有關係的。這樣的文章，不是很明晰了嗎？

(B) 強勁

所謂「強勁」就是「表現有力」的意思。這，在無論什麼文章，都是很緊要的一着。小品文是短小精悍自命的，牠的文字尤其要強勁。

欲求強勁，有很多方法。現在，我們把主要的方法提出談論一下。

第一，增加文字的地位。譬如，我們要把某篇文章的第三段表現得強勁，那末，可以把這段的

地位增加，比較其他各段都要廣大。這是很普通的方法。

第二，利用簡單句子(Simple sentence)簡單句子比較複雜句子有力，尤其是在許多複雜的句子中間，參加幾句簡單句子，就更容易顯出強勁了。

第三，利用疊句。在許多平常的句子中間，忽然加上幾句疊句，也是表現強勁的方法。如，「同胞醒來，同胞醒來！我們要救國呀！我們要救國呀！」這樣的疊句，是很能打動讀者的心的。

第四，利用驚嘆符號。這種方法是再普通不過了，我們可以不必多談。

總之，在一篇文章，我們可以把牠表現得強勁；在一段文章，我們同樣可以把牠表現得強勁。

(C) 流暢

文字流暢也是小品文的要素之一。所謂「流暢」，不僅僅是「字句清順，語氣聯貫」的意思，其他如用字造句，也是屬於流暢這一層的。爲了篇幅所限，可惜不能盡量探討？現在，我們只約略地說一說吧。

初學小品文的人，當然免不掉文字上的毛病和語氣上的隔閡。但是，這也是沒法的事，只要學者多多練習，就會漸漸減少那種種的毛病了。還有許多古怪的作家，他們故意用些難解的文字，造成

些奇異的句子，至於語氣聯貫也談不到。他們還自以為「與衆不同」，洋洋得意，這是很可笑的。如果我們要求文字流暢，那末，就應該注意下列各條：

(一) 用通行易解的文字，盡量免掉古字與外國字或譯音字。

(二) 句子以普通說話爲適意，盡量免去土話和俗語；其他過於冗長累贅的句子也應該避免。

(三) 利用適合的副詞，如「於是」，「因此」，「然後」，「總之」等；把牠們安置在每段之首，或每句之首，以求語氣聯貫。

(四) 其他如字音，文意，情調也須注意，希達到調和統一的地步。

總之，小品文要以明晰，強勁，流暢爲標準。能夠做到這三點，就算是很好的文章。再者，關於小品文的文字方面，本來還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但爲了字數有限，也只好作罷論了。

六 兩種寫法

在這最末的一章，我們提出兩種寫法來討論一下。那就是印象的寫法和暗示的寫法。

(A) 印象的寫法

在我們討論什麼是印象的寫法之前，我們不妨引用一個作家的話，以作參攷。

徐蔚南先生說：

「呆板板地說明對象的文章，是死的，不論你寫得怎樣美麗漂亮，至多不過像紙紮的花；至於跳盪地寫出那印象來的文字，是活的，即非典麗喬皇，仍舊是活的，如果寫得好，那真是合又芬芳，又妍美，又自然的山野裏的薔薇花一樣。」（俗德序文）

這話的意思是說，我們寫文章，不要僅僅描寫事物的外形與輪廓，而且要在這些之外，描寫我們對於事物所生的感覺，以及由這感覺所生的反應和流露的情緒。於是，我們知道，所謂「印象」，就是指我們與事物相對時所激發的一種感情或情調。所謂「印象的寫法」，就是作者把觀察所得印象表現出來，不僅僅把實際事物臨摹一番，就算了事。

大概說來，印象的寫法，應該注重「真」與「具體」兩點。所謂「真」，就是作者把自己對於事物所激發的實感忠實地描寫出來的意思。作者自己所感覺到的無論什麼情緒，把他用文字忠實地傳給讀者，使他們發生與作者同樣的情緒。所謂「具體」，就是用具體的實感的文句把這種情緒表現出來。最好的方法是借事物來做比喻，使那種抽象的情緒容易表現。

譬如，我們拿美人來比月亮，拿花兒來比美人；又如，「痛苦如刀一樣」，「歡喜得像做了一

場好夢」等，這些都是具體地比喻寫法。

(B) 暗示的寫法

照例，我們在談到暗示的寫法之前，先看小泉八雲的話：

「情緒是可以表現，也可以暗示的。但暗示比表現還要有力；因為讀者想像力的動範圍由暗示而擴大了的緣故。……作者的情緒，在作品中全然沒有露出，都是在行間字裏隱藏着，明眼的讀者，是能夠於其中看出很有力的情緒的。」

看了這上面的話，於是，我們可以知道：「暗示」就是「舉一反三」的意思。所謂「暗示的寫法」，就是應該說十分的，只說出三分，把七分留給讀者去思索。在上面，我們已經再三說過，小品文是以短小精悍自命的，所以，我們用暗示的寫法來寫，最為合意。

此外，「暗示」還帶點含蓄的意思。不僅小品文，無論什麼文學作品，作者如果把所有的情緒盡量地，直挺挺地表現出來，而沒有一點含蓄的地方，那末，牠們就未免太平淡無味了。

有些諷刺的小品文家，就最喜歡用暗示的寫法。他們的文章看來好像是極隨便的，淺易的，可是骨子裏卻含有很深刻的意味。如魯迅和周作人的諷刺小品文，就是喜歡用暗示寫法的例子。

總之，我們寫小品文，不僅僅把事物的外形和輪廓寫出；不能把我們心中的情緒統統表現出來，要十分中只表現三分出來，留下七分讓讀者去思索。要達到這種目的，那末，我們最好用印象的寫法和暗示的寫法。

小品文範

周作人小品文選

一 苦雨

伏園兄：

北京近日多雨，你在長安道上不知也遇到否，想必能增你旅行的許多佳趣。雨中旅行不一定是愉快的，我以前在杭滬車上時常遇雨，每感困難，所以我於火車的雨不能感到什麼興味，但臥在烏篷船裏，靜聽打篷的雨聲，加上款乃的櫓聲以及「靠塘來，靠下去」的呼聲，卻是一種夢似的詩境。倘若更大膽一點，仰臥在脚划小船內，冒雨夜行，更顯出水鄉住民的風趣，雖然較為危險，一不小心，拙劣地轉一個身，便要使船底朝天。二十多年前往東浦弔先父的保嫻之喪，歸途遇暴風雨，一葉扁舟在白鵝似的波浪中間滾過大樹巷，危險極也愉快極了。我大約還有好些「爲魚」時候

——至少也是斷髮文身時候的脾氣，對於水頗感到近親，不過北京的泥塘似的許多「海」實在不很滿意，這樣的水沒有也並不怎麼可惜。你往「陝半天」去似乎要走好兩天的準沙漠路，在那時候倘若遇見風雨，大約是很舒服的。遙想你端坐騾車中，在大漠之上，大雨之下，喝着四打之內的汽水，悠然進行，可以算是「不亦快哉」之一。但這只是我的空想，如詩人的理想一樣地靠不住，或者你在騾車中遇雨，很感困難，正在叫苦連天也未可知，這須等你回京後問你再說了。

我住在北京遇見這幾天的雨，卻叫我十分難過。北京向來少雨，所以不但雨具不很完全，便是家屋構造，於防雨亦欠周密。除了真正富翁以外，很少用實梁磚牆，大抵只用泥牆抹灰敷衍了事。近來天氣轉變，南方酷寒而北方淫雨，因此兩方面的建築上都露出缺陷。一星期前的雨把後園的西牆淋坍，第二天就有「梁上君子」來摸索北房的鐵絲窗，從次日起趕緊邀了七八位匠人，費兩天工夫，從頭改築，已經成功十分八九，總算可以高枕而臥，前夜的雨卻又將門口的南牆沖倒二三丈之譜。這回受驚的可不是我了，乃是川島君「佢們」倆，因為「梁上君子」如再見光顧，一定是去躲在「佢們」的窗下竊聽的了。為消除「佢們」的不安起見，一等天氣晴正，急須大舉地修築，希望日子不至於很久，這幾天只好暫時拜託川島君的老弟費神代為警護罷了。

前天十足下了一夜的雨，使我夜裏不知醒了幾遍。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興放幾個爆竹以外，夜裏總還安靜，那樣嘩喇嘩喇的雨聲在我的耳朵已經不很聽慣，所以時常被他的驚醒，就是睡著也彷彿覺得耳邊黏着麵條似的東西，睡的很不痛快。還有一層，前天晚間據小孩們報告，前面院子裏的積水已經離臺階不及一寸，夜裏聽着雨聲，心裏胡裏塗地總是想水已上了臺階，浸入西邊的書房裏了。好容易到了早五點鐘，赤腳撐傘，跑到西屋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水浸滿了全屋，約有一寸深淺，這纔歎了一口氣，覺得放心了；倘若這樣與高采烈地跑去，一看卻沒有水，恐怕那時反覺得失望，沒有現在那樣的滿足也說不定，幸而書籍都沒有溼，雖然是沒有什麼價值的東西，但是溼成一餅一餅的紙糕，也很是不愉快。現今水雖已退，還留下一種漲過大水後的普通的臭味，固然不能留客坐談，就是自己也不能在那裏寫字，所以這封信是在裏邊炕桌上寫的。

這回的大雨，只有兩種人是歡喜。第一是小孩們。他們喜歡水，卻極不容易得到，現在看見院子裏成了河，便成羣結隊地去「淌河」去。赤了足伸到水裏去，實在很有點冷，但他們不怕，下到水裏還不肯上來。大人見小孩們玩的有趣，也一個兩個地加入，但是成績卻不甚佳，那一天裏滑倒了三個人，其中兩個都是大人——其一為我的兄弟，其一是川島君。第二種歡喜下雨的則為蝦蟆。從

前同小孩們往高粱橋去釣魚釣不着，只捉了好些蝦蟆，有綠的，有花條的，拿回來都放在院子裏，平常偶叫幾聲，在這幾天裏便整日叫喚，或者是荒年之兆，卻極有田村的風味。有許多耳朵皮嫩的人，很惡喧囂，如麻雀蝦蟆或蟬的叫聲，凡足以妨礙他們的甜睡者，無一不痛惡而深絕之，大有欲滅此而午睡之意。我覺得大可以不必如此，隨便聽聽都是很有趣味的，不但是這些久成詩料的東西，一切鳴聲其實都可以聽。蝦蟆在水田裏羣叫，深夜靜聽，往往變成一種金屬音，很是特別，又有時彷彿是狗叫，古人常稱蛙蛤爲吠，大約也是從實驗而來。我們院子裏的蝦蟆現在只見花條的一種，牠的叫聲更不漂亮，只是格格格這個叫法，可以說是革音，平常自一聲至三聲，不會更多，唯在下的晨，聽牠一口氣叫上十二三聲，可見牠是實在喜歡極了。

這一場大雨恐怕在鄉下的窮朋友是很大的一個不幸，但是我不會親見，單靠想像是不中用的，所以我不去虛偽地代爲悲歎了。倘若有人說這所記的只是個人的事情，於人生無益，我也承認，我本來只想說個人的私事，此外別無意思。今天太陽已經出來，傍晚可以出外去游嬉，這封信也就不再寫下去了。

我本等着看你的秦游記，現在卻由我先寫給你看，這也可以算是意表之外的事罷。

(十三年七月十七日在京城書)

二 啞吧禮讚

俗語云，「啞吧喫黃連，」謂有苦說不出也。「黃連樹下彈琴，」則苦中作樂，亦是常有的事，啞吧雖苦於說不出話，蓋亦自有其樂，或者且在吾輩有嘴巴人之上，未可知也。

普通把啞吧當作殘廢之一。與一足或無目等視，這是很不公平的事。啞吧的嘴既沒有殘，也沒有廢，他只是不說話罷了。說文云，「瘖，不能言病也。」就是照許君所說，不能言是一種病，但這並不是一種要緊的病，於嘴的大體用處沒有多大損傷。查嘴的用處大約是這幾種，(一)喫飯，(二)接吻，(三)說話。啞吧的嘴原是好好的，既不缺少舌尖，也並不是上下脣連成一片，那麼他如要喫喝，無論番菜或是「華餐，」都可以儘量受用，決沒有半點不便，所以啞吧於個人的營衛上毫無障礙，這是可以斷言的。至於接吻呢？既如上述可以自由飲噉的嘴，在這件工作當然也無問題，因為如荷蘭威耳德 (Vande verde) 醫生在圓滿的結婚第八章所說，接吻的種種大都以香味觸三者為限，於聲別無關係，可見啞吧不說話之絕不妨事了。歸根結蒂，啞吧的所謂病還只是在「不能言」這一點上。據我看來，這實在也不關緊要。人類能言本來是多此一舉，試看兩閒林林總總，一

切有情，莫不自遂其生，各盡其性，何曾說一句話。古人云「猩猩能言，不離禽獸。鸚鵡能言，不離飛鳥。」可憐這些畜生，辛辛苦苦，學了幾句人家的口頭語，結果還是本來的鳥獸，多被聖人奚落一番，真是何苦來。從前四隻眼睛的倉頡先生無中生有地造文字，害得好心的鬼哭了一夜，我怕最初類猿人裏那一匹直著喉嚨說話的時候，說不定還著實引起了原始天尊長歎了呢。人生營營所爲何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既於大欲無虧，別的事豈不是就可以隨便了麼？中國處世哲學裏很重要的一條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啞吧者，可以說是能夠少一事的了。

語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說話不但於無益，反而有害，卽此可見。一說話，話中卽含有藏否，卽是危險，這個年頭兒。人不能老說「我愛你」等甜美的話，——況且仔細檢查，我愛你卽含有我不愛他或不許他愛你等意思，也可以成爲禍根。哲人見客寒暄，但云，「今天天氣……哈哈！」不再加說明，良有以也。蓋天氣雖無知，唯說其好壞終不甚妥，故以一笑了之。往讀楊惲報孫會宗書，但記其「種一頃豆，落而爲箕」等語，心竊好之，卻不知楊公竟因此而腰斬，猶如湖南十五六歲的女學生們以讀落葉（係郭沫若的，非徐志摩的落葉）而被槍決，同樣地不可思議，然而這個世界就是這樣不可思議的世界，其奈之何哉。幾千年來受過這種經驗的先民留下遺訓曰，「

明哲保身。」幾十年來看慣這種情形的茶館貼上標語曰，「莫談國事。」吾家金人三緘其口，二千五百年來爲世楷模，聲聞弗替。若啞吧者豈非今之金人歟？

常人以能爲能，但亦有因裝啞吧而得名者，並且上下古今這樣的人並不很多，卽此可知啞吧之難能可貴了。第一個就是那鼎鼎大名的息夫人。她以傾國傾城的容貌，做了兩任王后，她替楚王生了兩個兒子，可是沒有對楚王說一句話。喜歡和死了的古代美人吊膀子的中國文人於是大做特做其詩，有的說她好，有的說她壞，各自發揮他們的臭美，然而息夫人的名聲也就因此大起來了。老實說，這實是婦女生活的一場悲劇，不但是一時一地一人的事情，差不多就可以說是婦女全體的運命的象徵。易卜生所作「玩物之家」一劇中女主人公娜拉說，她想不到自己竟替漠不相識的男子生了兩個子女，這正是息夫人的運命，其實也何嘗不就是資本主義下的一切婦女的運命呢。還有一位不說話的，是漢末隱士焦名先的便是。吾鄉金古良作無雙譜，把這位隱士收在裏面，還有一首贊題得好：

「孝然獨處，絕口不語，默隱以終，笑殺狐鼠。」

並且據說「以此終身，至百餘歲。」則是裝了啞吧，既成高士之名，又享長壽之福，啞吧之可

贊美，蓋彰彰然言明矣。

世道衰微，人心不古，現今啞吧也居然裝手勢，說起話來了。不過，在這黑暗中還是不能用，不能說話。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遜。」啞吧其猶行古之道也歟。

（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北平。）

三 碰傷

我從前曾有一種計劃，想做一身鋼甲，甲上都是尖刺，刺的長短依照猛獸最長的牙更加長二寸。穿了這甲，便可以到深山大澤裏自在游行，不怕野獸侵害。他們如來攻擊，只消同毛栗或刺螺般的縮著不動，他們就無可奈何，我不必動手，使他們自己都負傷而去。

佛經裏說蛇有幾種毒，最利害的是見毒，看見了他的人便被毒死。清初周安士先生註陰鸞文，說孫叔敖打殺的兩頭蛇，大約即是一種見毒的蛇，因為孫叔敖說見了兩頭蛇所以要死了。（其實兩頭蛇或者同貓頭鷹一樣，只是凶兆的動物罷了。）但是他後來又說，現在湖南還有這種蛇，不過已經死完全不毒了。

我小的時候，看唐代叢書裏的劍俠傳，覺得很是害怕。劍俠都是修煉得道的人，但脾氣很是不

好，動不動便以飛劍取人頭於百步之外。還有劍仙，更利害了，他的飛劍在空中，只如一道白光，能夠追趕幾十里路，必須見血方纔罷休。我當時心裏祈求不要遇見劍俠，生恐一不小心得罪他們。

近日報上說有教職員學生在新華門外碰傷，大家都稱咄咄怪事，但從我古浪漫派的人看來，一點都不足爲奇。在現今的世界上，什麼事都能有。我因此連帶的想起上邊所記的三件事，覺得碰傷實在是情理中所能有的事。對於不相信我的浪漫說的人，我別有事實上的例證，舉出來給他們看。

三四年前，浦口下關間渡客的一隻小輪，碰在停泊江心的中國軍艦的頭上，立刻沈沒，據說旅客一個都不失少。（大約上船時曾經點名報數，有賬可查的。）過了兩年後，一隻招商局的輪船，又在長江中碰在當時國務總理所坐的軍艦的頭上，隨即沈沒，死了若干沒有價值的人，年月與兩方的船名，死者的人數，我都不記得了，只記得上海開追悼會的時候，有一副輓聯道，「未必同舟皆敵國，不圖吾輩亦清流。」

因此可以知道，碰傷在中國是常有的事。至於完全責任，當然由被碰的去負擔，譬如我穿着有刺鋼甲，或是見毒的蛇，或是劍仙，有人來觸，或看，或得罪了我，那時他們負傷了，豈能說是我的不好呢，又譬如火可以照暗，可以煮飲食，但有時如不吹熄，又能燒屋傷人，小孩不知道這些

方便，伸手到火邊去，燙了一下，這當然是小孩之過了。

聽說這次碰傷的緣故，由於請願。我不忍再責備被碰的諸君，但我總覺得這辦法是錯了。請願的事，只有在現今的立憲國裏，還暫時勉強能應用，其餘的地方都不通用的了。例如俄國。在一千九百零幾年，曾因此而有軍警在冬宮前開礮之舉，碰的更利害了。但他們也就從此不再請願了。……我希望中國請願也從此停止，各自去努力罷。

四 蒼蠅

蒼蠅不是一件很可愛的東西，但我們在做小孩的時候都有點喜歡他。我同兄弟常在夏天乘大人們午睡，在院子裏棄香瓜皮瓢的地方捉蒼蠅，——蒼蠅共有三種，飯蒼蠅太小，麻蒼蠅有蛆太髒，只有金蒼蠅可用。金蒼蠅即青蠅，小兒謎中所謂「頭戴紅纓帽，身穿紫羅袍」者是也。我們把他捉來，摘一片月季花的葉，用月季的刺釘在背上，便見綠葉在桌上蠕蠕而動。東安市場有賣紙製各色小蟲者，標題云「蒼蠅玩物」，即是同一的用意。我們又把他背豎穿在細竹絲上，取燈心草一小段放在腳的中間，他便上下顛倒舞弄，名曰「嬉棍」；又或用白紙條纏在腸上縱使飛去，但見空中一片

(十一年六月在西山)

片的白紙亂飛，很是好看。倘若捉到一個年富力強的蒼蠅，用快剪將頭切下，他的身子便仍舊飛去。希臘路吉亞諾思 (Iulians) 的蒼蠅頌中說，「蒼蠅在被切去了頭之後，也能生活好些時光，」大約二千年前的小孩已經是這樣的玩耍的了。

我們現在受了科學的洗禮，知道蒼蠅能夠傳染病菌，因此對於他們很有一種惡感。三年前臥病在醫院時曾作有首詩，後半云：

「大小一切的蒼蠅們，

美和生命的破壞者，

中國人的好朋友的蒼蠅們呵，

我詛咒你的全滅，

用了人力以外的，

最黑最黑的魔術的力。」

但是實際上最可惡的還是他的別一種壞癖氣，便是喜歡在人家的面手脚上亂爬亂騷，古人雖美其名曰「吸美」，在被吸者卻是極不愉快的事。希臘有一篇傳說說明這個緣起，頗有趣味。據說蒼蠅

本來是一個處女，名叫默亞（Miris）很是美麗，不過太喜歡說話。她也愛那月神的情人富迭米盎（Erdymion），當他睡著的時候，她總還是和他講話或唱歌，弄得他不能安息，因此月神發怒，使她變成蒼蠅。以後她還是記念著恩迭米盎，不肯叫人家睡，尤其是喜歡攪擾年青的人。

蒼蠅的固執與大膽，引起好些人的贊歎。訶美洛思（Homeros）在史詩中嘗比勇士於蒼蠅，他說，雖然你趕他去，他總不肯離開你，一定要叮你一口方纔罷休。又有詩人云，那小蒼蠅極勇敢地跳在人的肢體上，渴欲飲血，戰士卻躲避敵人的刀鋒，真可羞了。我們僥倖不大遇見渴血的勇士，但勇敢地攻上來舐我們的頭的卻常常遇到。法勃耳（Fabre）的昆蟲記裏說有一種蠅，乘土鋒負蟲入穴之時，下卵於蟲內，後來蠅卵先出把死蟲和鋒卵一併喫下去。他說這種蠅的行爲好像是一個紅巾黑衣的暴客在林中襲擊旅人，但是他的慍悍敏捷的確也可佩服，倘使希臘人知道，或者可以擊去形容阿迭修思（Odysseus）一流的狡猾英雄罷。

中國古來對於蒼蠅似乎沒有什麼反感。詩經裏說，「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又云，「非雞則鳴，蒼蠅之聲。」據陸農師說，青蠅善亂色，蒼蠅善亂聲，所以是這樣說法。傳說裏的蒼蠅，即使不是特殊良善，總之決不比別種昆蟲更爲卑惡。在日本的俳諧中則蠅成爲

普通的詩料，雖然略帶湫穢的氣色，但很能表出溫暖熱鬧的境界。小林一茶更爲奇特，他同聖芳濟一樣，以一切生物爲弟兄朋友，蒼蠅當然也是其一。檢閱他的俳句遠集，詠蠅的詩有二十首之多，今舉兩首以見一斑。一云，

「笠上的蒼蠅，比我更早地飛進去了。」

這詩有題曰歸菴。又一首云，

「不要打哪，蒼蠅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我讀這一句，常常想起自己的詩覺得慚愧，不過我的心情總不能達到那一步，所以也是無法，埤雅云，「蠅好交其前足。有絞繩之象……亦好交其後足，」這個描寫正可作前句的註解。又紹興小兒謎語歌云，「像烏豇豆格烏，像烏豇豆格粗，堂前當中央，坐得拉胡鬚，」也是指這個現象。（格猶云「的，」坐得卽「坐著」之意。）

據路吉亞諾思說，古代有一個女詩人，慧而美，名叫默亞，又有一個名妓也以此爲名，所以滑稽詩人有句云，「默亞咬他直達他的心房。」中國人雖然永久與蒼蠅同桌喫飯，卻沒有人拏蒼蠅作爲名字，以我所知只有一二人被用爲諱名而已。

（十三年七月）

五 棗和橋的序

最初廢名君的竹林的故事刊行的時候，我寫過一序，隨後桃園出版，我又給他寫了一篇跋。現在棗和橋兩部書又要印好了，我覺得似乎不得不再來寫一篇小文，——爲什麼呢？也有沒有什麼理由，只是想借此做點文章，並未規定替廢名君包寫序文，而且實在也沒有多少意思要說，又因爲太懶，所以只領備寫一篇短序，給兩部書去合用罷了，

廢名君的小說，差不多每篇我都是讀過的。這些長短篇陸續在報章雜誌上發表，我陸續讀過，但也陸續地大都忘記了。讀小說看故事，從前是有過的，有如看電影。近來不大熱心了。講派別，論主義，有一也覺得很重要，但是如禪和子們所說，依舊眼在眉毛下，日光之下並無新事，歸根結蒂，赤口白舌，都是多事。分別作中的人物，穿鑿著者的思想，不久還是喜歡做，即如桃園跋中尙未能免，可是想起來煞是可笑，口口聲聲稱讚「不知爲不知」的古訓，結局何曾受用得一分。俗語云，「喫過肚飢，話過忘記」，讀過也就忘記，原是要怪莫怪。然而忘記之餘，卻也並不是沒有記得的東西，這就是記得爲記得，似乎比較地是忠實可靠的了。我讀過廢名君這些小說所未忘記的是這裏邊的文章。如有人批評我說是買櫝還珠，我也可以承認，聊以息事寧人，但是容我誠實

地說，我覺得廢名君的著作在現代中國小說界有獨特的價值者，其第一的原因是其文章之美。

關於文章之美的話，我前在桃園踐裏已曾說及，現在的意思卻略有不同。廢名君用了他簡鍊的文章寫所獨有意境，固然是很可喜，再從近來文體的變遷上著眼看去，更覺得有意義。廢名君的文章近一二年來很被人稱為晦澀。據友人在河北某女校詢問學生的結果，廢名君的文章是第一名的難懂。而第二名乃是平伯。本來晦澀的原因普通有兩種，即是思想之深奧或混亂，但也可以由於文體之簡潔或奇僻生辣，我想現今所說的便是屬於這一方面。在這里我不禁想起明季的竟陵派來。當時前後七子專門做假古董，文學界上當然生了反動，這就是公安派的新文學運動。依照文學發達的原則，正如袁中郎自己所預言，「夫法因於敝而成於過者也；矯六朝駢麗釘餛之習者以流麗勝，釘餛者固流麗之因也，然其在輕纖，盛唐諸人以闊大矯之；已闊矣，又因闊而生莽，是故續盛唐者以情實矯之；已實矣，又因實而生俚，是故續中唐者以奇僻矯之。」公安派的流麗遂亦不得不繼以竟陵派的奇僻，我們讀三袁和譚元春劉侗的文章，時時感到這種消息，令人慨然。公安與竟陵同時是反擬古的文學，形似相反而實相成，觀於張宗子輩之融和二者以成更爲完美的文章可以知之，但其間變遷之故卻是很可思的。民國的新文學差不多即是公安派復興，唯其所吸收的外來影響不止佛教而

爲現代文明，故其變化較豐富，然其文學之以流麗取勝初無二致，至「其過在輕纖，」蓋亦同樣不能免焉。現代的文學悉本於「詩言志」的主張，所謂「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標準原是一樣，但庸熟之極不能不趨於變，簡潔生辣的文章之興起，正是當然的事，我們再看詩壇上那種「豆腐乾」式的詩體如何盛行，可以知道大勢所趨了。詩的事情我不知道，散文這個趨勢我以為是很對的，同是新文學而公安之後繼以竟陵，猶言志派新文學之後總有載道派的反動，此正是運命的必然，無所逃於天壤之間。進化論後篤生尼采，有人悅服其超人說而成諸領袖，我乃只保守其世事輪迴的落伍意見，豈不冤哉。

廢名君近作莫須有先生傳，似與我所說的話更相近一點，但是等他那部書將要出版，我再來做序時，我的說話又得從頭去另找了。

(二十年七月五日，於北平)

魯迅小品文選

一 風箏

北京的冬季，地上還有積雪，灰黑色的禿樹枝丫又於晴朗的天空中，而遠遠有一二風箏浮動，在我是一種驚異和悲哀。

故鄉的風箏時節，是春二月，倘聽到沙沙的風輪聲，仰頭便能看見一個淡墨色的蟹風箏或嫩藍色的蜈蚣風箏。還有寂寞的瓦片風箏，沒有風輪，又放得很低，伶仃地顯出憔悴可憐模樣。但此時地上的楊柳已經發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們的天上的點綴相照應，打成一片春日的溫和。我現在在那里呢。四面都還是嚴冬的肅殺，而久經訣別的故鄉的久經逝去的春天，却就在這天空中蕩漾了。

但我是向來不愛放風箏的，不但不愛，並且嫌惡他，因為我以為這是沒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藝。和我相反是我的小兄弟，他那時大概十歲內外罷，多病，瘦得不堪，然而最喜歡風箏，自己買不起，又不許放，他只得張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時至於小半日。遠處的蟹風箏突然落下來

了，他驚訝；兩個瓦片風箏的繞纏解開了，他高興得跳躍。他的這些，在我看來都是笑柄，可鄙的。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似乎多日不很看見他了，但記得曾見他在後園拾枯竹。我恍然大悟似的，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間堆積雜物的小屋去，推開門，果然就在塵封的什物堆中發見了他。他向着大方凳，坐在小凳上；便很驚惶地站了起來，失了色瑟縮着。大方凳旁靠着一個胡蝶風箏的竹骨，還沒有糊上紙，凳上是一對做眼睛用的小風輪，正用紅紙修裝飾着，將要完工了。我在破獲秘密的滿足中，又很憤怒他的瞞了我的眼睛，這樣苦心孤詣地來偷做沒出息孩子的玩藝。我即刻伸手折斷了胡蝶的一支翅骨，又將風輪擲在地下，踏扁了。論長幼，論力氣，他是都敵不過我的，我常常得到完全的勝利，就是傲然走出，留他絕望地站在小屋裏。後來他怎樣，我不知道，也沒有留心。

然而我的懲罰終於輪到了，在我們離別得很久之後，我已經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國的講論兒童的書，纔知道遊戲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爲，玩具是兒童的天使。於是二十年來毫不憶及的幼小時候對於精神的虐殺的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開，而我的心也彷彿同時變了鉛塊，很重很重的墮

下去了。

但心又不覺墮下去而至於斷絕，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墮着，墮着。

我也知道補過的方法的：送他風箏，贊成他放，勸他放，我和他一同放。我們嚷着，跑着，笑着。——然而他其時已經和我一樣，早已有了一鬍子了。

我也知道還有一個補過的方法的：去討他的寬恕，等他說，「我可是毫不怪你呵。」那麼，我的心一定就鬆了，這確是一個可行的方法。有一回，我們會面的時候，是臉上都已添刻了許多「生」的辛苦的條紋，而我的心很沈重。我們漸漸談起兒時的舊事來，我便敘述到這一節，自說少年時代的胡塗。「我可是毫不怪你呵，」我想，他要說了，我即刻便受了寬恕，我的心從此也寬鬆了罷。

「有過這樣的事麼？」他驚異地笑着說，就像旁聽着別人的故事一樣。他什麼也不記得了。全然忘却，毫無怨恨，又有什麼寬恕之可言呢？無怨的恕，說謊罷了。

我還能希求什麼呢？我的心只得沈重着。

現在，故鄉的春天又在這異地的空中了，既給我久經逝去的兒時的回憶，而一并也帶着無可把握的悲哀。我倒不如躲到肅殺的嚴冬中去罷，——但是，四面又明明是嚴冬，正給我非常的寒威和

冷氣。

二 希望

我的心分外地寂寞。

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沒有愛憎，沒有哀樂，也沒有顏色和聲音。

我大概老了。我的頭髮已經蒼白，不是很明白的事麼？我的手顫抖着，不是很明白的事麼？那麼，我的魂靈的手一定也顫抖着，頭髮也一定蒼白了。

然而這是許多年前的事了。

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滿過血腥的歌聲：血和鐵，火焰和毒，恢復和報讎。而忽而這些都空虛了，但有時故意地填以沒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虛中的暗夜的襲來，雖然盾後面也依然是空虛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陸續地耗盡了我的青春。

我早先豈不知我的青春已經逝去了？但以爲身外的青春固在：星，月光，僵墜的胡蝶，暗中的花，貓頭鷹的不祥之言，杜鵑的啼血，笑的渺茫，愛的翔舞……。雖然是悲涼漂渺的青春罷，然而究竟青春。

然而現在何以如此寂寞？難道連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麼？

我只得由我來肉薄這空虛中的暗夜了。我放下了希望之后，我聽到 Pet. fi Sandor (1823-49) 的「希望」之歌：

希望是甚麼？是娼妓：

她對誰都蠱惑，將一切都獻給；

待你犧牲了極多的寶貝——

你的青春——她就棄掉你。

這偉大的抒情詩人，匈牙利的愛國者，爲了祖國而死在可薩克兵的矛尖上，已經七十五年了。悲哉死也，然而更可悲的是他的詩至今沒有死。

但是，可慘的人生！桀驁英勇如 Petofi 也終於對了暗夜止步，回顧着茫茫的東方了。他說：絕望之爲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倘使我還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這「虛妄」中，我就還要尋求那逝去的悲涼漂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因爲身外的青春倘一消滅，我身中的遲暮也即凋零了。

然而現在沒有星和月光，沒有嗎嘍墜胡蝶以至笑的渺茫，愛的翔舞。然而青年們很平安。

我只得由我來肉薄這空虛中的暗夜了，縱使尋不到身外的青春，也總得自己來一擲我身中的遲暮。但暗夜又在那里呢？現在沒有星，沒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和愛的翔舞；青年們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並且沒有真的暗夜。

絕望之爲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三 秋夜

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

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沒有見過這樣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彷彿要離開人間而去，使人們仰面不再看見。但現在卻非常之藍，閃閃地映着幾十個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現出微笑，似乎自以爲大有深意，而將繁霜灑在我的園裏的野花草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麼名字，人們叫他什麼名字。我記得有一種開過細小的粉紅花，現在還開着，但是更極細小了，她在冷的夜氣中，瑟縮地做夢，夢見春的到來，夢見秋的到来，夢見瘦的詩人將眼淚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訴她秋雖然來，冬雖然來，而此後接着還是春，胡蝶亂飛，

蜜蜂都唱起春詞來了。她於是一笑，雖然顏色凍得紅慘慘地，仍在瑟縮着。

棗樹，他們簡直落盡了葉子。先前，還有一兩個孩子來打他們別人打剩的棗子，現在是一個也不剩了，連葉子也落盡了。他知道小粉紅花的夢，秋後要有春；他也知道落葉的夢，春後還是秋。他簡直落盡葉子，單剩幹子，然而脫了當初滿樹是果實和葉子的時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幾枝還低亞着，護定他從打棗的竿梢所得的皮傷，而最直最長的幾枝，卻已默默地鐵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閃閃地鬼眨眼；直刺着天空中圓滿的月亮，使月亮窘得發白。

鬼映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藍，不安了，彷彿想離去人間，避開棗樹，只將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東邊去了。而一無所有的幹子，卻仍然默默地鐵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樣地映着許多蠱惑的眼睛。

哇的一聲，夜游的惡鳥飛過了。

我忽而聽到夜半的笑聲，吃吃地，似乎不願意驚動睡着的人，然而四圍的空氣都應和着笑。夜半，沒有別的人，我即刻聽出這聲音就在我嘴裏，我也即刻被這笑聲所驅逐，回進自己的房。燈火的帶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後窗的玻璃上丁丁地響，還有許多小飛蟲亂撞。不多久，幾個進來了，許是從窗紙的破孔進來的。他們一進來，又在玻璃的燈罩上撞得丁丁地響。一個從上面撞進去了，他於是遇到火，而且我以為這火是真的。兩三個卻休息在燈的紙罩上喘氣。那罩是昨晚新換的罩，雪白的紙，摺出波浪紋的疊痕，一角還畫出一枝猩紅色的梔子。

猩紅的梔子開花時，棗樹又要做小粉紅花的夢，青葱地彎成弧形了……。我又聽到夜半的笑聲；我趕緊斬斷我的心緒，看那老在白紙上的小青蟲，頭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麥那麼大，遍身的顏色蒼翠得可愛，可憐。

我打一個呵欠，點起一支紙煙，噴出煙來，對着燈默默地敬奠這些蒼翠精緻的英雄們。

——(野草)

四 雪

暖國的雨，向來沒有變過冰冷的堅硬的燦爛的雪花。博識人們覺得他單調，他自己也以爲不幸否耶？江南的雪，可是滋潤美豔之至了；那是還在隱約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極壯健的處子的皮膚。雪野中有血紅的寶珠山茶，白中隱青的單瓣梅花，深黃的磬口的臘梅花；雪下面還有冷綠的雜草。

胡蝶確乎沒有；蜜蜂是否來採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記不真切了。但我的眼前彷彿看見冬花開在雪野中，有許多蜜蜂們忙碌地飛着，也聽得他們嗡嗡地鬧着。

孩子們呵着凍得通紅，像紫芽蓋一般的小手，七八個一齊來塑雪羅漢。因為不成功，誰的父親也來幫忙了。羅漢就塑得比孩子們高得多，雖然，不過是上小下大的一堆，終於分不清是壺盧還是羅漢。然而很潔白，很明艷，以自身的滋潤相黏結，整個地閃閃地生光。孩子們用龍眼核給他做眼珠，又從誰的母親的脂粉奩中偷得胭脂來塗在嘴唇上。這回確是一個大阿羅漢了。他也就目光灼灼地嘴唇通紅地坐在雪地裏。

第二天還有幾個孩子來訪問他；對了他拍手，點頭，嘻笑。但他終於獨自坐着了。晴天又來消釋他的皮膚，寒夜又使他結一層冰，化作不透明的水晶模樣；連續的晴天又使他成爲不知道算什麼，而嘴上的胭脂也褪盡了。

但是，朔方的雪花在紛飛之後，卻永遠如粉，如沙，他們決不黏連，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這樣。屋上的雪是早已就有消化了的，因爲屋裏居人的火的溫熱。別的，在晴天之下，旋風忽來，便蓬勃地奮飛，在日光中燦燦地生光，如包藏火燄的大霧，旋轉而且升騰，瀰漫太空，使

太空旋轉而且升騰地閃爍。

在無邊的曠野上，在凜冽的天宇下，閃閃地旋轉升騰着的是雨的精魂。……

是的，那是孤獨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野草）

五 隨感錄

凡有高等動物，倘沒有遇着意外的變故，總是從幼到壯，從壯到老，從老到死。

我們從幼到壯，既然毫不爲奇的過去的；自此以後，自然也毫不爲奇的過去。

可惜有一種人，從幼到壯，居然也毫不爲奇的過去了；從壯到老，便有點古怪；從老到老，卻更奇想天開，要占盡了少年的道路，吸盡了少年的空氣。

少年在這時候，只能先行萎黃，且待將來老了，神經血管一切變質以後，再來活動。所以社會上的狀態，先是「少年老成」；直待彎腰曲背時期，總更加「逸興遄飛」，似乎從此以後，纔上了做人的路。

可是究竟也不能自忘其老，所以想求神仙。大約別的都可以在老，只有自己不肯老的人物，總該推中國老先生算一甲一名。

萬一當真成了神仙，那便永遠請他主持，不必再有後進，原也是極好的事。可惜他又究竟不成，終於個個死去，只留下造成的老天地，教少年耽着喫苦。

這真是生物界的怪現象！

我想種族的延長，——便是生命的連續，——的確是生物界事業裏的一大部分。何以要延長呢？不消說是想進化了。但進化的途中總須新陳代謝。所以新的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這便是壯，舊的也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進化的路。

老的讓開道，催促着，獎勵着，讓他們走去。路上沒深淵，便用那個死填平了，讓他們走去。少的感謝他們填了深淵，給自己走去；老的也感謝他們從填平的深淵上走去。——遠了遠了。明白這事，便從幼到壯到老到死，都歡歡喜喜的過去；而且一步一步，多是超過祖先的新人。這是生物界正當開關的路！人類的祖先，都已這樣做了。——選自熱風

俞平伯小品文選

一 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我們消受得秦淮河上的燈影，當圓月猶皎的仲夏之夜。

在茶店裏喫了一盤豆腐乾絲，兩個燒餅之後，以歪歪的脚步翹上夫子廟前停泊着的畫舫，就懶洋洋輪到藤椅上去了。好鬱蒸的江南傍晚也還是熱的。「快開船罷！」槳聲響了。

小的燈舫初次在河中蕩漾；於我，情景是頗朦朧，滋味是怪羞澀的。我要錯認牠作七里的山塘；可是，河房裏明窗洞啓，映着玲瓏入畫的曲欄干，頓然省得身在何處。佩弦呢，他已是重來，很應當消釋一些迷惘的。但看他太頻繁地搖着我的黑紙扇。胖子是這個樣怯熱的嗎？

又早夕陽西下，河上妝成一抹胭脂的薄媚。是被青谿的姊妹們所薰染的嗎？還是勻得她們臉上的殘脂呢？寂寂的河水，隨雙槳打牠，終是沒言語。密匝匝的綺恨逐老去的年華，已都如蜜餞似的融在流浪的心窩裏，連嗚咽也將嫌她多事，更那裏論到哀嘶。心頭，宛轉的悽懷；口內，徘徊的低唱；留在夜夜的秦淮河上。

在利涉橋邊買了一匣煙，蕩過東關頭，漸蕩出大中橋了。船兒悄悄地穿出連環着的三個壯闊的涵洞，青谿（註）夏夜的韶華已如巨幅的畫豁然而抖落。哦！淒厲而繁的弦索，顛岔而澀的歌喉，雜着嚇哈的笑語聲，劈拍竹牌響，更能把諸樓船上的華燈彩繪，顯出火樣的鮮明，火樣的溫煦了。小船兒載着我們，在大船縫裏擠着，挨着，抹着走。牠忘了自己也是今宵河的一星燈火。

既踏進所謂『六朝金粉氣』的銷金鍋，誰不笑笑呢！今天的一晚，且默了滔滔的言說，且舒惻惻的情懷，暫且學着，姑且學着我們平時認為在醉裏夢裏的他們的憨癡笑語。看！初上的燈兒們一點點掠剪柔膩的波心，梭織地往來，把河水都釀得微明了。紙薄的心旌，我的，儘無休息地跟着牠們飄蕩，以致於怦怦而內熱。這還好說什麼的！如此說，誘惑是誠然有的，且於我已留下不易磨滅的印記。至於對榻的那一位先生，自認曾經一度擺脫了糾纏的他其，辨解又在何處？這實在非我呀知。

我們，醉不以澀味的酒，以微蕩着，輕暈着的夜的風華。不是什麼欣悅，不是什麼慰藉，只感到一種怪陌生，怪異樣的朦朧。朦朧之中似乎胎孕着一個如花的笑——這麼淡，那麼淡的情笑。淡到已不可說，已不可擬，且已不可想；但我們終久是眩暈在牠離合的神光之下的。我們設法使人信牠是有，我們不信牠是沒有。勉強哲學地說，這或於佛家的呀謂『空』，既不當魯莽說牠是『無

』，也不能逕直說牠是『有』。或者說『有』是有的，只因無可比擬形容那『有』的光景；故從表面看，與『沒有』似不生分別。若定要我再得具體些：譬如車風初勁時，直上高翔的紙鳶，牽線的那人兒自然遠得很了，知她是那一家呢？但憑那鳶尾一縷飄緜的彩線，便容易揣知下面的人寰中，必有微紅的一雙素手，捲起輕綃的廣袖，牢擔荷小紙鳶兒的命根的。飄翔豈不是東風的力，又豈不是紙鳶的含德；但其根株却將另有所寄。請問，這和紙鳶的省悟與否有何關係？故我們不能認笑是非有，也不能認朦朧卽是笑。我們定應當如此說，朦朧裏胎孕着一個如花的幻笑，和朦朧又在相混融着的；因牠本來是淡極了，淡極了這麼一個。

漫提那些紛煩的話，船兒已將泊在燈火的叢中去了。對岸有盞跳動的汽油燈，佩玆便硬說牠遠不如微黃的燈火。我簡直沒法和牠分證那是非。

時有小小的艇子急忙忙打槳，向燈影的密流裏橫衝直撞。冷靜孤獨的油燈映見黯淡久的畫船（？）頭上，秦淮河姑娘們的靚妝。茉莉的香。白蘭花的香，脂粉的香，紗衣裳的香……微波泛濫出甜的暗香，隨着她們那些船兒蕩，隨着我們這船兒蕩，隨着大大小小一切的船兒蕩。有的互相笑語，有的默然不響，有的攪着胡琴亮着嗓子唱。一個，三兩個，五六七個，比肩坐在船頭的兩旁，

也無非多添些淡薄的影兒葬在我們的心上——太過火了，不至於罷，早消失在我們的眼皮上。誰都是這樣急急忙忙的打着漿，誰都是這樣向燈影的密流裏衝着撞；又何況久沈淪的她們，又何況飄泊慣的我們倆。當時淺淺的醉，今朝空空的惆悵；老實說，咱們萍泛的綺思不過如此而已，至多也不過如此而已。你且別講，你且別想！這無非是夢中的電光，這無非是無明的勾相，這無非是以零星的火種微炎在火慾的根苗上。扮戲的咱們，散了場一個樣，然而，上場鑼，天天忙，人人忙。看！嚇！載送女郎的艇子才過去，貨郎旦的小船不是又來了？一盞小煤油燈，一艙的什物，他也忙得來像手裏的搖鈴，這樣丁冬而郎當。

楊枝線影下有條華燈璀璨的舫在那停泊。我們那船不禁也依傍短柳的腰肢，欹側地歇了。遊客們的大船，歌女們的艇子，靠着。唱的拉着嗓子；聽的歪着頭，斜着眼，有的甚至於跳過她們的船頭。如那時有嚴重些的聲音，必然說：「這那裏是什麼旖旎風光！」咱們真是不知道，只模糊覺着在秦淮河船上板起方正的臉是怪不好意思。咱們本是在旅館裏，爲什麼不早早入睡，掂着牙兒，領略那「臥後清宵細細長」；而偏這樣急急忙忙跑到河上來無聊浪蕩？

還說那時的話，從楊柳枝的亂髮裏所得的境界，照規矩，外帶三分風華的。況且今宵此地，動

盪着有燈火的明姿，況且今宵此地，又是圓月欲缺未缺，欲上未上的黃昏的時候。叮噹的小鑼，伊軋的胡琴，沈填的大鼓……絃吹聲騰沸遍了三里的秦淮河。噓噓嚷嚷的一片，分不出誰是誰，分不出那兒是那兒，只有整個的喧繁來把我們包填。彷彿都搶着說笑，這兒夜夜盡是如此的，不過初上城的鄉下老是第一次呢。真是鄉下人，真是第一次。

穿花胡蝶的小艇子多到不和我們相干。貨郎旦式的船，曾以一瓶汽水之故而攏近來，這是真的。至於她們呢，即使偶然燈影相偎而切掠過去，也無非瞧見我們微紅的臉罷了，不見得有什麼別的。可是，誇口早哩！——來了，竟向我們來了！不但是近，且攏着了。船頭傍着，船尾也傍着；這不但是攏着，且並着了。廝並着倒還不很要緊，且有人撲冬地跨上我們的船頭了。這豈不大吃一驚！幸而來的不是姑娘們，還好。（她們正冷冰冰地在那船頭上。）來人年紀並不大，神氣倒怪狡猾，把一扣破爛的手摺，攤在我們眼前，讓細瞧那些戲目，好好兒點個唱。他說：「先生，這是小意思。」諸君，讀者，怎麼辦？

好，自命為超然派的來看榜樣！兩船挨着，燈光愈皎，見佩弦的臉又紅起來了。那時的我是否也這樣？這當轉問他。（我希望我的鏡子又要過於給我下去不。）老是紅着臉終久不能打發人家走

路的，所以想個法子在當時是很必要。說來也好笑，我的老調是一味的默，或乾脆說個「不」，或者搖搖頭，擺擺手表示「決不」。如今都已使盡了。他更進了一步，他嫌我的方術太冷淡了，又未必中用，擺脫糾纏的正常道路惟有辨解。好使這「你」字。『你不知道？這事我們是不能做的。』這是諸辨解中最簡潔，最漂亮的一個，可惜他所說的『不知道？』來人倒有些『不知道！』辜負了這二十分聰明的反語。他想得有理由，你們爲什麼不能做這事呢？因爲『爲什麼？』這話又有進一層的曲解。那知道更壞事，竟只博得那些船上人的一晒而去。他倒不覺這話的妙處，但今晚却又怪聰明，如洞徹我們的肺肝一樣的。這故事即我替願講給諸君聽，倘有人未必願意哩。『算了罷，就是這樣算了罷！』恕我不再寫下了，以外的讓他自己說。

叙述只是如此，其實那時連翻而來的，我記得至少也有三五次。我們把牠們一個一個的打發走路。但走的是走了，來的還正來。我們可以使牠們走，我們不能禁止牠們來。我們雖不輕被搖撼，但已有一點恍惚了。況且小艇上總裁去一半的失望和一半的輕蔑，在聲聲裏彷彿狠狠地說，『都是獸子，都是畜鬼！』還有我們的船家（姑娘們賣個唱，他可以賺幾個子們錢。）眼看她們一個一個去遠了，呆呆的蹲踞着，怪無聊賴似的。碰着了這種外緣，無奈亦無哀，惟有一種情意的緊要，倒像

們從頹弛中體會出掙扎來。這味道倒許很真切的，只恐怕不易爲倦鴉似的人們所喜。

曾遊過秦淮河的倒底乖些。佩弦告船家：「我們多給你酒錢，把船搖開，別讓他們來囉嗦。」自此以後，槳聲復響，還我以平靜了，我們倆又漸漸無拘無束舒服起來，又滔滔不斷地來談談方才的經過。今兒是算怎麼一回事？我們齊聲說，慾的胎動無可疑的。正如水見波痕輕婉已極，與未波時究不相類。微醉的我們，洪醉的他們，深淺雖不同，却同爲一醉。接着來了第二問，既認爲有慾的徵兆，爲什麼艇子來時又羞澀地躲了呢？在這兒，答語參差着。佩弦說他的是一種暗昧的道德意味，我說是一種比較深沈的眷愛。我只背誦豈君的幾句詩給佩弦聽，望他曲喻我的心胸。可恨他今天似乎有些發鈍，反而追着問我。

前面已是復成橋。青谿之東，暗碧的樹梢上面微耀着一桁的清光。我們的船就縛在枯柳椿邊待月。其時河心裏的晃蕩着的，河岸頭歇泊着的各式燈船，望去，少說點也有十廿隻來。惟不覺喧繁，只添我們以幽甜。雖同是燈船，雖同是秦淮，雖同是我們；却是燈影淡了，河水靜了，我們倦了，——況且月兒將上了。燈影裏的昏黃，和月下燈影裏的昏黃原是不相似的，又何況入倦的眼中所見的昏黃呢。燈光所以映她的穠姿，月華所以洗她的秀骨，以蓬騰的心旖跳舞她的盛年，以錫澀的

眼波供養她的遲暮。必如此，才有圓足的醉，圓足的戀，圓足的頹弛，成熟了我的心田。

猶未下弦，一九鵝蛋似的月，被纖柔的雲絲們簇擁上了一碧的遙天。再再地行來，冷冷地照着秦淮。我們已打槳而徐歸了。歸途的感念，這一個黃昏裏，心和境的交縈互染，其繁密殊超我們的言說。主心主物的哲思，依我外行人看，實在把事說得太嫌簡單，太嫌容易，太嫌分明了。實有的只是渾然之感。就論一次秦淮夜泛罷，從來處來，從去處去，分析其間的成因自然亦是可能；不過求得圓滿足盡的解析，使片段的因子們合攏來代替剎那間所體驗的實有，這個我覺得有點不可能，至少於現在的我們是如此的。凡上所敘，請讀者們只看作我歸來後，回憶中所偶然留下的千百分之一二，微薄的殘影。若所謂「當時之感」，我決不敢望諸君能在此中窺得。即我自己雖正在這兒執筆構思，實在也無從重新體驗出那時的情景。說老實話，我所有的只是憶。我告諸君的只是憶中的秦淮夜泛。至於說到那「當時之感」，這應當去請教當時的我，而他久飛昇了，無所存在。

涼月涼風之下，我們背着秦淮河走去，悄默是當然的事了。如回頭，河中的繁燈想定是依然。我們却早已走得遠，「燈火未闌人散」；佩弦，諸君，我記得這就是在南京四日的酣嬉，將分手時的前夜。

一九二三，八，二二，北涼。

二 陶然亭的雪

小引

悄然的北風，黯然的彤雲，爐火不溫了，燈情沒有上呢。這又是一年的冬天。在海濱草草營巢，暫止飄零的我，似乎不必再學黃葉們故意沙沙的作成那繁響了。老實說，近來時序的遷流，無非逼我換了幾回衣裳；把夾衣疊起，把棉衣抖開，這就是秋盡冬來的唯一大事。至於秋之爲秋，冬之爲冬，我之爲我，一切之爲一切，固然自若，並無可歎可悲可憐可喜的意味，而且連那些意味的殘痕也覺無從覓哩。千條萬派活躍的流泉似全然消釋於無何有之鄉土，賸下「漠然」這麼一味來相伴了。看看窗外釀雪的彤雲，倒活畫出我那潦倒的影兒一個。像這樣暗啞無聲的蠢然一物，除血脈呼吸的輕顫以外，安息在冬天的晚上，真真再好沒有了。有人說，這不是靜止——靜止是沒有的——是均衡的動，如兩匹馬以同速同向去跑着，即不異於比肩站着的石馬。但這些問題雖另有人耐煩去想，而我則豈其人呢。所以於我頂頂合式，莫如學那冬晚的停雲。（你聽見牠說過話嗎？）無如編輯星海的朋友們逼我饒舌。我將怎樣呢？——有了！在「悄然的北風，黯然的彤雲，爐火不溫了，燈還沒有上呢」這個光景下，令我追憶昔年北京陶然亭之雪。

我雖生長於江南，而自曾北去以後，對於第二故鄉的北京也真不能無所戀戀了。尤其是在那樣一個冬晚，有銀花紙糊棧的頂棚和新衣裳一樣綽綽的紙窗，一半已儘一半還紅着，可以照人鬚眉的泥爐火，還有牆外邊三兩聲的擔子吆喝。因房這樣矮而潔，窗這樣低而明，越顯出天上的彤雲格外的沈凝欲墮，釀雪的意思格外濃鮮而成熟了。我房中照例上燈獨遲些，對面或側面的火光常淺淺灑在我的窗紙上，似比月色還多了些靜穆，還多了些淒清。當我聽見廓落的院子裏有脚步声，一會兒必要跟着「砰」關風門了，或者「砑搭」下簾子了。我便料到必有寒緊的風在走道的人頸傍拂着，所以他要那樣匆匆的走。如此，類乎此的黯淡的寒姿，在我憶中至少可以匹敵江南春與秋的姝麗了，至少也可以使慣住江南的朋友們了解一點名說苦寒的北方，也有足以驚人思念的冬之黃昏啊。有人說：「這豈不將鈞惹我們的遲暮之感？」真的！——可是，咱們誰又是專喝蜜水的人呢。

總是冬天罷，（誰要你說？）年月日是忘懷了。讀者們想決不屑介意於此瑣瑣的，所以忘懷倒也沒有要緊。那天是雪後的下午。我其時住在東華門側一條曲折的小胡同裏，而G君所居更偏東些。我們雇了兩輪「膠皮」，向着陶然亭去，但車只雇到前門外大外郎營。（從東城留下問紋的平

線行，)我們遂由南池子而天安門東，漸逼近車馬紛填，兀然在目的前門了。街衢上已是一半兒泥濘，一半兒雪了。幸而北風還時時吹下一陣雪珠，蒙絡那一切，正如疏朗冥濛的銀霧。亦幸而雪在北京，仍乎是白麵捏的，又似乎是白泥塑的。(往往到初春時，人家庭院裏還堆着與土同色的雪，結果是威筐的挑了出去完事。)若移在江南，簷漏的滴搭，不終朝而消盡了。

言歸正傳。我們下了車，踏着雪，穿粉房琉璃街而南，眩眼的雪光愈白，櫛比的人家漸寥落了。不久就遠遠望見清曠澄明的原野，這正是在城圈裏耽膩了的我們所期待的。紫紫的荒塚，白着頭的，地名叫做審臺。我不禁然連想那「會向瑤臺月下逢」(一)的所謂瑤臺。這本是比擬不倫，但我總不住的那麼想。

那時江亭之北似尙無通衢。我們躑躅於白袈衣廣覆着的田野之間，望望這裏，望望那裏，都很像江亭似的。商量着，偏西南較高大的屋，或者就是了。但爲什麼不見一個亭子呢？藏在裏邊能？

到拾級而登時，已確信所測不誤了。然踏穿內外竟不見有什麼亭子。幸而上面掛着一方匾；否則那天到的是不是陶然亭，若至今還是疑問，豈非是個笑話。江亭無亭，這樣的名實乖違，總使我們悵然若失。我來時是這樣預期的，一座四望極目的危亭，無礙無遮，在雪海中沐浴而燿，宛如迴

旋的燈塔在銀濤萬沸之中，淺礁之上，亭亭矗立一般。而今只見拙鈍的幾間老屋，爲城圈之中所習見而不一見的，則已往的名流觴咏，想起來真不免黯然寡色了。

然其時雪又紛紛揚揚而下，跳舞在灰空裏的雪羽，任意的飛集到我們的粗毛的氈衣上。趁牠們未及融爲明珠的時候，我卽用手那麼一拍，大半掉在地上，小半已滲進衣襟去。「下馬先尋題壁字，」（二）來來回回的循牆而走，咱們也大有古人之風呢。看看咱們能拾得什麼？至少也當有如「白丁香折玉亭亭」（三）一樣的句子被傳誦着罷。然而竟終於不見！可證「一蟹不如一蟹」這句老話真是有一點意思的。後來幸而覓得略可解嘲的斷句，所謂「卅年戎馬盡秋塵」者，從此就在咱們嘴裏咕嚕着了。

在曲折廊落的游廊間，當北風捲雪渺無片響的時分，忽近處遞來琅琅書聲。諦聽，分明得很，是小孩子的。牠對於我們十分親密，因爲和從前我們在書房裏所唱出的正是一個樣子。這儘可以使我重溫熱久未曾嘗的兒時的甜酒，使我俯拾眠歌聲裏的溫馨夢痕；並可以減輕北風的尖冷，撫慰素雪的飄零。換一句乾脆點的話，就是在清冷雙絕的况味中，牠恰好給喝了一點熱熱醞醞的東西，使一切已凝的，一切凝着的，一切將凝，都軟洋洋彈着腰肢不自支持了。

書聲還正琅琅然呢。我們尋詩的閒趣被窺人的熱念給岔開了。從迴廊下撻過去，兩明一暗的三間屋，玻璃窗上帷子亦未下。天色其時尙未近黃昏；惟雲天密吻，釀雪意的濃酣，阡陌明胸，積雪痕的寒皎，似乎全與遲暮合緣，催着黃昏快些來罷。至屋內的陳設，人物的鬚眉，已盡隨年月日時的遷移，送進茫茫昧昧的鄉土，在此也只好從缺。幾個較鮮明的印象，尙可片片掇拾以告諸君的，是厚的棉門帘一個；肥短的旱烟袋一支；老黃色的孟子一冊，上有銀硃圈點，正翻到離婁篇首；照例還有白灰泥爐一個，高高的火苗竄着；以外……「算了罷，你不要在這兒寫賑喲！」

游覽必終之以大嚼，是我們的慣例，這裏邊好像有鬼催着似的。我曾和我妹妹說過，「咱們以後不用說逛什麼地方，老實說喫什麼地方好了。」她雖付之笑，却不斥我爲胡鬧，可見中非無故了。我且曾以之問過吾師。吾師說得尤妙，「好喫是文人的天性，」這更令我不便追問下去。因爲既曰天性，已是第一因了。還要求牠的因，似乎不很知趣。如理化學家說到電子，心理學家說到本能，生機哲學者說到什麼「隱得而希」……

閱言少表。天性既不許有例外，談到白雪，自然會歸到一條條的白麵上去。不過這種說法是很尋沒勝地的，且有點文不對題。所以在江亭中喫的素麵，只好割愛不談。我只記得青汪汪的一爐

火，溫煦最先散在人的雙頰上。那戶外的尖風嗚嗚的獨自去響。倚着北窗，恰好鳥瞰那南郊的曠莽積雪。玻璃上偶沾了幾片鵝毛碎雪，更顯得牠的整明不泮。雪固白得可愛，但牠乾淨得尤好。釀雪的雲，融雪的泥，各有各的意思；但總不如一半留着的雪痕，一半飄着的雪華，上上下下，迷眩難分的尤爲美滿。脚步聲聽不到，門帘也不動，屋裏沒有第三個人。我們手都插在衣袋裏，悄對着那排向北的窗。窗外有幾方妙絕的素雪裝成的冊頁。粲粲的墳，彎彎的路，枝枝杈杈的樹，高高低低的屋頂，都禿着白頭，聳着白肩膀，危立在捲雪的北風之中。上邊不見一隻鳥兒展着翅，下邊不見一條蟲兒蠢然的動（或者要歸功於我的近視眼），不用提路上的行人，更不用提馬足車塵了。惟有背後已熱的瓶笙吱吱的響，是爲靜之獨一異品；然依昔人所謂「蟬噪林愈靜」的靜這種詮釋，牠雖努力思與岑寂絕緣終久是失敗的喲。死樣的寂每每促生胎動的潛能，惟萬寂之中留下一分兩分的喧嘩，使就燼的赤灰不到以內炎而重生烟燄；故未全枯寂的外緣正能孕育着止水一泓似的心境。這也無煩高般妙諦，只當咱們清眠不熟的時光便可以稍稍體驗這番羅談了。閒閒的意想，乍生乍滅，如行雲流水一般的不關痛癢，比強制吾心，一念不着的滋味如何？這想必有人能辨別的。

爐火使我們的頰熱，素麵使我們的胃飽，飄零的暮雪使我們的心越過越黯淡。我們到底不得不

出於一走，到底不得不面迎着雪，腳踏着雪，齊向北快快的走。離亭數十步外有一土坡，上開着一家油廠；廠右有小小的斷墳並立。從頭的小碼頭，知道一個葬的是鸚鵡；一個名爲香家，想又是美人黃土那類把戲了。只是一件，油廠有狗，喜攔門亂吠。G君是怕狗的；因怕牠咬，並怕那未必就吠的吠，並怕那未必就吠的狗。而我又是在登土坡的，雪覆着的坡子滑滑的難走，更有點望之生畏。故我們商量商量，還是別去爲妙。

我們繞坡北去時，G君擡頭而望（我記得其時狗沒有吠）對我說，來年春歸時，種些紅杜鵑花在上面。我點點頭。路上還商量着買杜鵑花的價錢。……現在呢，然而現在呢？我惆悵着夙願的虛設。區區的願原不妨孤負；然區區的願亦未免孤，則以外的豈不又可知了。——北京冬間早又見了三兩寸的雪，而上海至今只是黯然的彤雲，說是釀雪，說是釀雪，而終於不來。這令我由不得追憶那年江亭玩雪的故事。

（一）唐李白清平調中語。

（二）宋周邦彥清真集中浣溪紗句。

（三）我父親從前在陶然亭見的雪孀女史的題壁詩：「柳色隨山上鬢青，白丁香折玉亭亭。天涯萬道題牆字，只怕流鶯不解

聽。」

(四)北齊顏氏家訓引梁王籍入若耶溪詩「蟬吟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又宋辛棄疾探梅詞中說「近守中也有說一段故事。

一九二四，一，十二。

朱自清小品文選

一 背影

我與父親不相見已二年餘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禍不單行的日子，我從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親奔喪回家。到徐州見着父親，看見滿院狼籍的東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淚。父親說，「事已如此，不必難過，好在天無絕人之路！」

回家變賣典質，父親還了虧空；又借錢辦了喪事。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慘澹，一半爲了喪事，一半爲了父親賦閒。喪事完畢，父親要到南京謀事，我也要回北京念書，我們便同行。

到南京時，有朋友約去遊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須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車北去。父親因爲事忙，本已說定不送我，叫旅館裏一個熟識的茶房陪我去。他再三囑咐茶房，甚是仔細。但他終於不放心，怕茶房不妥貼；頗躊躇了一會。其實我那年已二十歲，北京已來往過兩三次，是沒有甚麼要緊的了。他躊躇了一會，終於決定還是自己送我去。我兩三回勸他不必去；他只說，「不

要緊，他們去不好！」

我們過了江，進了車站。我買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費，才可過去。他便又忙着和他們講價錢。我那時真是聰明過分，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終於講定了價錢；就送我上車。他給我揀定了靠車門的一張椅子；我將他給我做的紫毛大衣鋪好坐位。他囑我路上小心，夜裏要警醒些，不要受涼。又囑託茶房好好照應我。我心裏暗笑他的迂；他們只認得錢，託他們直是白託！而且我這樣大年紀的人，難道還不能料理自己麼？唉，我現在想想，那時真是太聰明了！

我說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車外看了看，說，「我買幾個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動。」我看那邊月臺的柵欄外有幾個賣東西的等着顧客。走到那邊月臺，須穿過鐵道，須跳下去又爬上去。父親是一個胖子，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我本來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讓他去。我看見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臺，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着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我趕緊拭乾了淚，怕他

看見，也怕別人看見。我再向外看時，他已抱了朱紅的橘子望回走了。過鐵道時，他先將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這邊時，我趕緊去攙他。他和我走到車上，將橘子一股腦兒放在我的皮大衣上。於是撲撲衣上的泥土，心裏狠輕鬆似的，過一會說，「我走了；到那邊來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幾步，回過頭看見我，說，「進去吧，裏邊沒人。」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裏，再找不着了，我便進來坐下，我的眼淚又來了。

近幾年來，父親和我是東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謀生，獨力支持，做了許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頹唐！他觸目傷懷，自然情不能自己。情鬱於中，自然要發之於外；家庭瑣屑便往往觸他之怒。他待我漸漸不同往日。但最近兩年的不見，他終於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記着我，惦記着我的兒子。我北來後，他寫了一信給我，信中說道，「我身體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舉箸提筆，諸多不便，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我讀到此處，在晶瑩淚光中，又看見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

十月在北京。

盛暑中寫白采的詩一文，剛滿一頁，便因病擱下。這時候薰宇來了一封信，說白采死了，死在香港到上海的船中。他只有一個人；他的遺物暫存在立達學園裏。有文稿，舊體的詞稿，筆記稿，有朋友和女人的通信，還有四包女人的頭髮！我將薰宇的信念了好幾遍，茫然若失了一會；覺得白采雖於生死無所容心，但這樣的死在將到吳淞口了的船中，也未免太慘酷了些——這是我們後死者所難堪的。

白采是一個不可捉摸的人。他的歷史，他的性格，現在雖從遺物中略知梗概，但在他生前，是絕少人知道的；他也絕口不向人說，你問他他只支吾而已。他賦性既這樣遺世絕俗，自然是落落寡合了；但我們卻能夠看出他是一個好朋友，他是一個有真心的人。

「不打不成相識，」我是這樣的知道了白采的。這是爲學生李芳詩集的事。李芳將他的詩集交我刪改，並囑我作序。那時我在溫州，他在上海。我因事忙，一擱就是半年；而李芳已因不知名的急病死在上海。我很懊悔我的需緩，趕緊抽了空給他工作。正在這時，平伯轉來白采的信，短短的兩行，催我設法將李芳的詩出版；又附了登在覺悟上的小說作詩的兒子，讓我看看——裏面頗有譏諷我的話。我當時覺得不應得這種譏諷，便寫了一封近兩千字的長信，詳述事件首尾，向他辯解。

信去了便等回信；但是杳無消息。等到我已不希望了，他才來了一張明信片；在我看來，只是幾句半冷半熱的話而已。我只能以「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自解，聽之而已。

但平伯因轉信的關係，卻和他常通函札。平伯來信，屢屢說起他，說是一個有趣的人。有一回平伯到白馬湖看我。我和他同往寧波的時候，他在火車中將白采的詩稿羸疾者的愛給我。我在車身不住的動搖中，讀了一遍。覺得大有意思。我於是承認平伯的話，他是一個有趣的人。我又和平伯說，他這篇詩似乎是受了尼采的影響。後來平伯來信，說已將此語函告白采，他頗以為然。我當時還和平伯說，關於這篇詩，我想寫一篇評論；平伯大約也告訴了他。有一回他突然來信說起此事；他盼望早些見着我的文字，讓他知道在我眼中的他的詩究竟是這樣的。我回信答應他，就要做的。以後我們常常通信，他常常提及此事。但現在是三年以後了，我才算將此文完篇；他卻已經死了，看不見了！他暑假前最後給我的信還說起他的盼望。天啊！我怎樣對得起這樣一個朋友，我怎樣挽回我的過錯呢？

平伯和我都不曾見過白采，大家覺得是一件缺憾。有一回我到上海，和平伯到西門林蔭路新正與里五號去訪他：這是按他給我們的通信地址去的。但不幸得很，他已經搬到附近什麼地方去

了；我們只好嗒然而歸。新正興里五號是朋友延陵君住過的：有一次談起白采，他說他姓童，在美術專門學校念書；他的夫人和延陵夫人是朋友，延陵夫婦曾借住他們所賃的一間亭子間。那是我看延陵時去過的，床和桌椅都是白漆的；是一間雖小而極潔淨的房子，幾乎使我忘記了是在上海的西門地方。現在他存着的攝影裏，據我看，有好幾張是在那間房裏照的。又從他的遺札裏，推想他那時還未離婚；他離開新正興里五號，或是正為離婚的緣故，也未可知。這卻使我們事後追想，多少感着些悲劇味了。但平伯終於未見着白采，我竟得和他見了一面。那是在立達學園我預備上火車去上海前的五分鐘。這一天，學園的朋友說白采要搬來了；我從早上等了好久，還沒有音信。正預備上車站，白采從門口進來了。他說着江西話，似乎很老成了，是飽經世變的樣子。我因上海還有約會，只匆匆一談，便握手作別。他後來有信給平伯說我「短小精悍」，却是一句有趣的話。這是我們最初的一面，但誰知也就是最後的一面呢！

去年年底，我在北京時，他要去集美作教；他聽說我有北歸之意，因不能等我一面，便寄了一張小影給我。這是他立在露臺上遠望的背影，他說是聊寄佇盼之意。我得此小影，反覆把玩而不忍釋，覺得他真是一個好朋友。這回來到立達學園，偶然翻閱白采的小說，作詩的兒子一篇中譏諷我

的話，已經刪改；而薰宇告我，我最初給他的那封長信，他還留在箱子裏。這使我慚愧從前的猜想，我真是小器的人哪！但是他現在死了，我又能怎樣呢？我只相信，如愛墨生的話，他在許多朋友的心裏是不死的！

上海，江灣，立達學園。

三 荷塘月色

這幾天心裏頗不寧靜。今晚在院子裏坐着乘涼，忽然想起日日走過的荷塘，在這滿月的光裏，總該另有一番樣子吧。月亮漸漸地升高了，牆外馬路上孩子們的歡笑，已經聽不見了；妻在屋裏拍着閨兒，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帶上門出去。

沿着荷塘，是一條曲折的小煤屑路。這是一條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長着許多樹，蓊蓊鬱鬱的。路的一旁，是些楊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樹。沒有月光的晚上，這路上陰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卻很好，雖然月光也還是淡淡的。

路上只我一個人，背着手踱着。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裏。我愛熱鬧，也愛冷靜；愛羣居，也愛獨處。像今天晚上，一個人在這蒼茫的月下，什麼都可

以想，什麼都可以不想，便覺是個自由的人。白天裏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說的話，現在都不可理。這是獨處的妙處；我且受用這無邊的荷香月色好了。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彌望的是田田的葉子。葉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層層的葉子中間，零星地點綴着些白花，有嫵娜地開着的，有羞澀地打着朵兒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裏的星星，又如剛出浴的美人。微風過處，送來縷縷清香，彷彿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這時候葉子與花也有一絲的顫動，像閃電般，霎時傳過荷塘的那邊去了。葉子本是肩並肩密密地挨着，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葉子底下是脈脈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見一些顏色；而葉子卻更見風致了。

月光如流水一般，靜靜地瀉在這一片葉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霧浮起在荷塘裏。葉子和花彷彿在牛乳中洗過一樣；又像籠着輕紗的夢。雖然是滿月，天上卻有一層淡淡的雲，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為這恰是到了好處——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別有風味的。月光是隔了樹照過來的，高處叢生的灌木，落下參差的斑駁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彎彎的楊柳的稀疏的情影，卻又像是畫在荷葉上。塘中的月色並不均勻；但光與影有着和諧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遠遠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樹，而楊柳最多。這些樹將一片荷塘重重圍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幾段空隙，像是特爲月光留下的。樹色一例是陰陰的，乍看像一團煙霧；但楊柳的丰姿，便在烟霧裏也辨得出。樹梢上隱隱約約的是一帶遠山，只有些大意罷了。樹縫裏也漏着一兩點路燈光，沒精打彩的，是渴睡人的眼。這時候最熱鬧的，要數樹上的蟬聲與水裏的蛙聲；但熱鬧是牠們的，我什麼也沒有。

忽然想起采蓮的事情來了。采蓮是江南的舊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時爲盛；從詩歌裏可以約略知道。采蓮的是少年的女子，她們是蕩着小船，唱着豔歌去的。采蓮人不用說很多，還有看采蓮的人。那是一個熱鬧的季節，也是一個風流的季節。梁元帝采蓮賦裏說得好：

於是妖童媛女，蕩舟心許；鷁首徐迴，兼傳羽杯；櫂將移而藻挂，船欲動而萍開。爾其纖腰束素，遷延顧步；夏始春餘，葉嫩花初，恐沾裳而淺笑，畏傾船而斂裾。

可見當時嬉游的光景了。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們現在早已無福消受了。

於是又記起西洲曲的句子：

采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低頭弄蓮子，蓮子清如水。

今晚若有采蓮人，這兒的蓮花也算得「過人頭」了；只不見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這樣想着，猛一擡頭，不覺已是自己的門前；輕輕地推門進去，什麼聲息也沒有，妻已睡熟好久了。

一九二七年，七月，北京清華園。

四 兒女

我現在已是五個兒女的父親了。想起聖陶喜歡用的「蝸牛背了殼」的比喻，便覺得不自在。新近一位親戚嘲笑我說，「要剝層皮呢！」更有些悚然了。十年前剛結婚的時候，在胡適之先生的藏室筆記裏，見過一條，說世界上有許多偉大的人物是不結婚的；文中並引培根的話，「有妻子者，其命定矣。」當時確喫了一驚，彷彿夢醒一般；但是家裏已是不由分說給娶了媳婦，又有甚麼可說？現在是一個媳婦，跟着來了五個孩子；兩個肩膀上，加上這麼重一付擔子，真不知怎樣走才好。「命定」是不用說了；從孩子們那一面說，他們該怎樣長大，也正是可以憂慮的事。我是個徹頭徹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強，做父親更是不成。自然，「子孫崇拜」，「兒童本位」的哲理或倫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着父親，閉了眼抹殺孩子們的權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這只是理

論，實際上我是仍舊按照古老的傳統，在野蠻地對付着，和普通的父親一樣。近來差不多是中年的人了，才漸漸覺得自己的殘酷；想着孩子們受過的體罰和叱責，始終不能辨解——像撫摩着舊創痕那樣，我的心酸溜溜的。有一回，讀了有島武郎與幼小者的譯文，對了那種偉大的，沈摯的態度，我竟流下淚來了。去年父親來信，問起阿九，那時阿九還在白馬湖呢；信上說，「我沒有耽誤你，你也不要耽誤他才好。」我爲這句話哭了一場；我爲什麼不像父親的仁慈？我不該忘記，父親怎樣待我們來着！人性許真是二元的，我是這樣地矛盾；我的心像鐘擺似的來去。

你讀過魯迅先生的幸福的家庭麼？我的便是那一類的「幸福的家庭」！每天午飯和晚飯，就如兩次潮水一般。先是孩子們你來他去地在廚房與飯間裏查看，一面催我或妻發「開飯」的命令。急促繁碎的脚步，夾着笑和嚷，一陣陣襲來，直到命令發出爲止。他們一遞一個地跑着喊着，將命令傳給廚房裏用人；便立刻搶着回來搬凳子。於是這個說，「我坐這兒！」那個說，「大哥不讓我！」大哥卻說，「小弟打我！」我給他們調解，說好話。但是他們有時候很固執，我有時候也不耐煩，這便用着叱責了；叱責還不行，不由自主地，我的沈重的手掌便到他們身上了。於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面才算定了。接着可又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說紅筷子好，他說黑筷子好；這個要乾飯，

那個要稀飯，要茶要湯，要魚要肉，要豆腐，要蘿蔔；你說他菜多，他說你菜好。要是照例安慰着他們，但這顯然是太迂緩了。我是個暴躁的人，怎麼等得及？不用說，用老法子將他們立刻征服了；雖然有哭的，不久也就抹着淚捧起碗了。喫完了，紛紛爬下凳子，桌上是飯粒呀，湯汁呀，骨頭呀，渣滓呀，加上縱橫的筷子，欹斜的匙子，就如一塊花花綠綠的地圖模型。喫飯而外，他們的大事便是遊戲。遊戲時，大的有大主意，小的有小主意，各自堅持不下，於是爭執起來；或者大的欺負了小的，或者小的竟欺負了大的，被欺負的哭着嚷着，到我或妻的面前訴苦；我大抵仍舊要用老法子來判斷的，但不理的時候也有。最爲難的，是爭奪玩具的時候：這一個的與那一個的是同樣的東西，却偏要那一個的；而那一個便偏不答應。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論如何，終於是非哭了不可的。這些事件自然不至於天天全有，但大致總有好些起。我若坐在家裏看書或寫什麼東西，保管一點鐘裏要分幾回心，或站起來一兩次的。若是雨天或禮拜日，孩子們在家的多，那麼，攤開書竟看不下一行，提起筆也寫不出一個字的事，也有過的。我常和妻說，「我們家真是成日的千軍萬馬呀！」有時是不但「成日」，連夜裏也有兵馬在進行着，在有喫乳或生病的孩子的時候！

我結婚那一年，才十九歲。二十一歲，有了阿九；二十三歲，又有了阿菜。那時或正像一匹野

馬，那能容忍這些累贅的鞍韉，轡頭，和繯繩；擺脫也知是不行的，但不自覺地時在擺脫着。現在回想起來，那些日子，真苦了這兩個孩子；真是難以寬宥的種種暴行呢！阿九才兩歲半的樣子，我們住在杭州的學校裏。不知怎地，這孩子特別愛哭，又特別怕生人。一不見了母親，或來了客，就哇哇地哭起來了。學校裏住着許多人，我不能讓他擾着他們，而客人也總是常有的，我懊惱極了，有一回，特地騙出了妻，關了門，將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頓。這件事，妻到現在說起來，還覺得有些不忍；她說我的手太辣了，到底還是兩歲半的孩子！我近年常想着那時的光景，也覺黯然。阿榮在台州，那是更小了；才過了週歲，還不大會走路。也是爲了纏着母親的緣故吧，我將她緊緊地按在牆角裏，直哭喊了三四分鐘；因此生了好幾天病。妻說，那時真寒心呢！但我的苦痛也是真的。我曾給聖陶寫信，說孩子們的磨折，實在無法奈何；有時竟覺着還是自殺的好。這雖是氣憤的話，但這樣的心情，確也有過的。後來孩子是多起來了，磨折也磨折得久了，少年的鋒稜漸漸地鈍起來了；加以增長的年歲增長了理性的裁制力，我能夠忍耐了——覺得從前真是一個「不成材的父親」，如我給另一個朋友信裏所說。但我的孩子們在幼小時，確比別人的特別不安靜，我至今還覺如此。我想這大約還是由於我們撫育不得法；從前只一味地責備孩子，讓他們代我們負起責任，卻

未免是可恥的殘酷了！

正面意義的「幸福」，其實也未嘗沒有。正如誰所說，小的總是可愛，孩子們的小模樣，小心眼兒，確有些教人捨不得的。阿毛現在五個月了，你用手指去撥弄她的下巴，或向她做趣臉，她總會張開沒牙的嘴格格地笑，笑得像一朵正開的花。她不願在屋裏待着；待久了，便大聲兒嚷。妻常說，「姑娘又要出去溜達了。」她說她像鳥兒般，每天總得到外面溜一些時候。潤兒上個月剛過了三歲，笨得很，話還沒有學好呢。他只能說三四個字的短語或句子，文法錯誤，發音模糊，又得費氣力說出；我們老是要笑他的。他說「好」字，總變成「小」字；問他「好不好」？他便說「小」，或「不小」。我們常常逗着他說這個字玩兒；他似乎有些覺得，近來偶然也能說出正確的「好」字了。特別在我們故意說成「小」字的時候。他有一隻搪磁碗，是一毛錢買來的；買來時，老媽子教給他，「這是一毛錢。」他便記住「一毛」兩個字，管那隻碗叫「一毛」，有時竟省稱為「毛」。這在新來的老媽子，是必需翻譯了才懂的。他不好意思，或見着生客時，便咧着嘴癡笑；我們常用了土話，叫他做「獸瓜」他是個小胖子，短短的腿，走起路來，蹣跚可笑；若快走或跑，便更「好看」了。他有時學我，將兩手疊在背後，一搖一擺的；那是他自己和我們都要樂的。他的大姊便是

阿榮，已是七歲多了，在小學校裏念着書。在飯桌上，一定得囉囉唆唆地報告些同學或他們父母的事情；氣喘喘地說着，不管你愛聽不愛聽。說完了總問我：「爸爸認識麼？」「爸爸知道麼？」常常禁止她喫飯時說話，所以她總是問我。她的問題真多：看電影便問電影裏的是不是人，是不是真人？怎麼不說話？看照相也是一樣。不知誰告訴她，兵是要打人的。她回來便問，兵是人麼？爲什麼打人？近來大約聽了先生的話，回來又問張作霖的兵是幫誰的？蔣介石的兵是不是幫我們的？諸如此類的問題，每天短不了，常常鬧得我不知怎樣答才行。她和潤兒在一處玩兒，一大一小，不很合式，老是吵着哭着。但合式的時候也有：譬如這個往床底下躲，那個使鑽進去追着；這個鑽出來，那個也跟着——從這個牀到那個牀，只聽見笑着，嚷着，喘着，真如妻所說，像小狗似的。現在在京的，便只有這三個孩子；阿九和轉兒是去年北來時，讓母親暫時帶回揚州去了。

阿九是歡喜書的孩子。他愛看水滸，西游記，三俠五義，小朋友等；沒有事便捧着書坐着或躺着看。只不歡喜紅樓夢，說是沒有味兒。是的，紅樓夢的味兒，一個十歲的孩子，那裏能領略呢？去年我們事實上只能帶兩個孩子來；因爲他大些，而轉兒是一直跟着祖母的，便在上海將他倆丟下。我清清楚楚記得那分別的一個早上。我領着阿九從二洋涇橋的旅館出來，送他到母親和轉兒住

着的親戚家去。妻囑咐說，「買點喫的給他們吧。」我們走過四馬路，到一家茶食舖裏。阿九說要燻魚，我給買了；又買了餅乾，是給轉兒的。便乘電車到海寧路。下車時，看着他的害怕與累贅，很覺惻然。到親戚家，因為就要回旅館收拾上船，只說了一兩句話便出來；轉兒望望我，沒說什麼，阿九是和祖母說什麼去了。我回頭看了他們一眼，硬着頭皮走了。後來妻告訴我，阿九背地裏向她說：「我知道爸爸歡喜小妹，不帶我上北京去。」其實這是冤枉的。他又曾和我們說，「暑假時一定來接我啊！」我們當時答應着，但現在已是第二個暑假了，他們還在迢迢的揚州待着。他們是恨着我們呢？還是惦着我們呢？妻是一年來老放不下這兩個，常常獨自暗中流淚；但我有什麼法子呢！想到「只為家貧成聚散」一句無名的詩，不禁有些淒然。轉兒與我較生疎些。但去年離開白馬湖時，她也曾用了生硬的揚州話，（那時她還沒有到過揚州呢）和那特別尖的小嗓子向着我：「我要到北京去。」她曉得什麼北京，只跟着大孩子們說吧了；但當時聽着，現在想着的我，卻真是抱歉呢。這兄妹倆離開我，原是常事，離開母親，雖也有過一回，這回可是太長了；小小的心兒，知道是怎樣忍耐那寂寞來着！

我的朋友大概都是愛孩子的。少谷有一回寫信責備我，說兒女的吵鬧，也是很有趣的，何至可

厭到如我所說；他說他真不解。子愷爲他家華瞻寫的文章，真是「藹然仁者之言」。聖陶也常常爲孩子操心：小學畢業了，到什麼中學好呢？——這樣的話，他和我說過兩三回了。我對他們只有慚愧！可是近來我也漸漸覺着自己的責任。我想，第一該將孩子們團聚起來，其次便該給他們些力量。我親眼見過一個愛兒女的人，因爲不會好好地教育他們，便將他們荒廢了。他並不是溺愛，只是沒有耐心去料理他們，他們便不能成材了。我想我若照現在這樣下去，孩子們也便危險了。我得計畫着，讓他們漸漸知道怎樣去做人才行。但是要不要他們像我自己呢？這一層，我在白馬湖教初中學生時，也曾從師生的立場上問過丐尊，他毫不躊躇地說，「自然囉。」近來與平伯談起教子，他却答得妙，「總不希望比自己壞囉。」是的，只要不「比自己壞」就行，「像」不「像」倒是不在乎的。職業，人生觀等，還是由他們自己去定的好；自己頂可貴，只要指導，幫助他們去發展自己，便是極賢明的辦法。

子同說，我們得讓子女在大學畢了業，才算盡了責任。「SK說，不然，要看我們的經濟，他們的材質與志願；若是中學畢了業，不能或不願升學，便去做別的事，譬如做工人吧，那也並非不行的。」自然，人的好壞與成敗，也不盡靠學校教育；說是非大學畢業不可，也許只是我們的偏

見。在這件事上，我現在毫不能有一定的主意；特別是這個變動不居的時代，知道將來怎樣？好在孩子們還小，將來的事且等將來吧。目前所能做的，只是培養他們基本的力量——胸襟與眼光；孩子們還是孩子們，自然說不上高的遠的，慢慢從近處小處下手便了。這自然也只能先按照我自己的樣子；「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光輝也吧，倒楣也吧，平凡也吧，讓他們各盡各的力去。我只希望如我所想的，從此好好地做一回父親，便自稱心滿意。——想到那「狂人」「救救孩子」的呼聲，我怎敢不悚然自勉呢？

六月二十四日晚寫畢，北京濟寧園。

郭沫若小品文選

一 夕暮

我攜着三個孩子在屋後草場中嬉戲着的時候，夕陽正燒着海上的天壁，眉痕的新月已經現在鮮紅的雲縫裏了。

草場中放着的幾條黃牛，不時地曳着悠長的鳴聲，好像在叫牠們的主人快來牽牠們回去。

我們的兩匹母雞和幾隻雞雛，先先後後地從隣寺的墓地跑回來了。

立在廚房門內的孩子們的母親在門外的沙地上撒了一握米粒出來。

母雞們咯咯地叫起來了，雞雛們也嗚嗚地爭食起來了。

——今年的成績真好呢，竟養大了十隻。

歡愉的音波，在金色的暮氣中游泳。

選自山中雜記

二 路畔的薔薇

清晨往松林裏去散步，我在林蔭路畔發見了一束被人遺棄了的薔薇。薔薇的花色還是鮮豔的，一朵紫紅，一朵是病黃的象牙色中帶着幾分血量。

我把薔薇拾在手裏了。

青翠的葉上已經凝集着細密的露珠，這顯然是昨夜被人遺棄了的。

這可憐的少女受了薄倖的男子的欺給？還是不幸的青年受了輕狂的婦人的玩弄呢？

昨天晚上甜密的私語，今朝的冷綠的露珠……

我把薔薇拿到家裏來了，我想找個花瓶來供養她。

花瓶我沒有，我在一隻牆上尋着了一個斷了頸子的盛酒的土瓶。

——薔薇喲，我雖然不能供養你以春酒，但我要供你以清潔的流泉，清潔的素心，你在這破土瓶中雖然不免要淒淒寂寂的飄零，但比遺棄在路頭被人踐踏了的好罷？

三 流氓的情緒

他一面走，一面計算起他的兒們隨着他飄流過了次數。

選自山中雜記

六歲的大兒……十九次。

四歲的二兒……十次。

歲半的三兒……七次。

中國人的父親，日本人的母親，生來便是沒有故鄉的流氓，他的舌尖輕率地把這「流氓」兩字捲出了。豁然間顯露了一個新穎的啓示。

……流氓……流氓……流氓……

這是一個多麼中聽的音樂的諧聲，這是一個多麼優美的詩的修辭喲！

淡白如水的，公平如水的，流動如水的，不爲特權階級所齒的，無私無業的亡民！啊，這把平民的尊嚴，平民的剛健，平民的勤勉，平民的辛難，都盡態地表現出來了。

……流氓……流氓……流氓……

有關有產的坐食的人們，你們那腐霉了的良心，麻木了的美感，閉瑣了的智性，豈能了解得這「流氓」二字的美妙嗎？

……流氓……流氓……流氓……

啊，你這尊貴的平民的王冠，我要把你來加在我自己的頭上，加在我妻兒們的頭上。

啊，流罷，流罷，不斷地流罷，坦白地流罷。沒有後顧的憂慮，沒有腐化的危機。山谷中奔波着的響泉，直流向晨光中的大海……

——嗚嗚嗚嗚嗚……

——哦，火車到了，快走快走！

選自行車

郁達夫小品文選

一 立秋之夜

黝黑的天空裏，明星如棋子似的散布在那裏。比較狂猛的大風，在高處嗚鳴的響。馬路上行人不多，但也不斷。汽車過處，或天風落下來，阿斯法兒脫的路上，時時轉起一陣黃沙。是穿着單衣覺得不熱的時候。馬路兩旁永夜不息的電燈，比前半夜減了光輝，各家店門已關上了。

兩人儘默默的在馬路上走。後面一個穿着一套半舊的夏布洋服，前面的穿着不流行的白紡綢長衫。他們兩個原是朋友，穿洋服的是在訪一個同鄉的歸途，穿長衫的是從一個將赴美國的同志那裏回來，二人係在馬路上偶然遇着的。二人都是失業者。

「你上那裏去？」

走了一段，穿洋服的問穿長衫的說。

穿長衫的沒有回話，默默的走了一段，頭也不朝轉來，反問穿洋服的說：

「你上那裏去？」

穿洋服的也不回答，默默的儘沿了電車線路在那裏走。二人正走到一處電車停留處，後面一乘回車庫去的末次電車來了。穿長衫的立下來停了一停，等後面的穿洋服的。穿洋服的慢慢走到穿長衫的身邊的時候，停下的電車又開出去了。

「你爲什麼不乘了這電車回去？」

穿長衫的問穿洋服的說。穿洋服的不答，却脚也不停慢慢的向前走了，穿長衫的就在後面跟着。

二人走到一處三叉路口了。穿洋服的立下來停了一停。穿長衫的走近了穿洋服的身邊，脚也不停下來，仍復慢慢的前進。穿洋服的一邊跟着，一邊問說：

「你爲什麼不進這叉路回去？」

二人默默的前去，他們的影子漸漸兒離三叉路口遠了下去，小了下去，過了一忽，他們的影子就完全被夜氣吞沒了。三叉路口，落了天風，轉起了一陣黃沙。比較狂猛的風，嗚嗚的在高處響着。一乘汽車來了，三叉路口又轉起了陣黃沙。這是立秋的晚上。

八月八日夜十二時

二 藝術家的午睡

晚上沿街弄着樂器且行且唱的人，是古代的詩的遺物。世界上無論那一國都有，中國內無論那一處都流行的。在月光下，在微風裏，或是蕭條秋雨之中，或是罪徹小雪之下，傷心人聽之覺得悲哀，得意人聽之覺得快樂。我願跟了這些 Minstrels 走盡天下，踏遍中國。

世界主義的實行者是乞丐和娼婦，真的國際聯盟，應該從世界乞丐同盟和世界娼婦聯盟始。平生最恨的是警句 (Paradox) 和狗。不愛警句，因為可發的警句太少，不愛狗因為犬吠聲太多。G. K. Chesterton 是警句大家，M. Maeterlinck 是狗的愛護者，我平時不愛這兩人的著作。

日本文裏，譯者與役者同音。譯者是譯書的人，役者是演戲的人。日本的役者，多是譯者。（因為日本的伶人多能翻譯外國文的劇本）中國的譯者，都是役者，（因為中國的譯者只能做手勢戲）這便是中日文化程度的差異。

坐輪船過太平洋的時候，每想坐火車，坐火車過秦淮河外的時候，只想坐畫舫。

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三 送仿吾的行

夜深了，屋外的蛙聲，蚯蚓聲，及其他的雜虫的鳴聲，也可以說是如雨，也可以說是如雷。幾日來的日光驟雨，把庭前的樹葉，催成作青葱的廣幕，從這幕的破處，透過來的一盞兩盞的遠處大道上的燈光，煞是淒涼，煞是悲寂。你要曉得，這是首夏的後半夜，我們只有兩個人，在高樓的迴廊上默坐，又兼以一個是飄零在客，一個是門外天涯，明朝晨鷄一唱，仿吾就要過江到漢口去上輪船去的。

天上的星光撩亂，月亮早已下山去了。微風吹動簾衣，幽幽的一響，也大可聳人毛髮。夜歸的瞎子，在這一個時候，還在街上，拉着胡琴，向東慢慢走去。啊啊，瞎子！你所求的，究竟是什麼東西，爲的是什麼呀？

瞎子過去了，胡琴聲也聽不出來了，蛙聲蚯蚓聲雜蟲聲，依舊在百音雜奏，我覺得這沈默太壓人難受了，就鼓着勇氣。叫了一聲：

「仿吾！」

這一聲叫出之後，自家也覺得自家的聲氣太大，底下又不敢繼續下去，兩人又默默地坐了幾分鐘。

頑固的仿吾，你想他講出一句話來，來打破這靜默的妖圍，是辦不到的。但是這半夜中間，我又講話講得太多了，若再講下去，恐怕又要犯起感傷病來。人到了三十，還是長吁短嘆，哭已憐人，是沒出息的人幹的事情，我也想做一個強者，這一回却要硬牠一硬，怎麼也不願意再說話，

亭銅，亭銅，前邊山脚下女尼庵的鐘磬聲響了，接着又是比丘尼誦法華經的聲音，木魚的聲音：

「那是什麼？」

仍復是仿吾一流的無文采的問語。

「那是尼姑庵，尼姑念經的聲音。」

「倒有趣得很。」

「還有一個小尼姑哩？」

「有趣得很！」

「若在兩三年前，怕又要做一篇極濃豔的小說來做個紀念了。」

「爲什麼不做哩？」

「老了，不行了，感情沒有了！」

「不行！不行！要是這樣，月刊還能辦麼？」

「那又是一個問題。」

「看沫若，他纔是真正的戰鬥員！」

「上得場去，當然還可以百步穿楊。」

「不行，這未老先衰的話！」

還不老麼？有了老婆，有了兒子。親戚朋友 一天一天的少下去。走遍天涯，到頭來還是一個無聊賴！」

仿吾兀的不響了，我不覺得講得太過分了。以年紀而論，仿吾還比我大。可憐的賦性愚直的這仿吾，到如今還是一個童男。去年他哥哥客死在廣東。千里長途，搬喪回籍，一直弄到現在，他纔能出來。一家老的老，小的小，姪兒姪女，十多個人，責任全負在他的肩上。而現在，我們因爲想

重把『創造』興起，叫他丟去了一切，來幹這前途渺茫的創造社出版部的大事業。不怕你是一塊石，不怕你是一個魚，當這樣的微溫的晚上，在這樣的高危的樓上，看看前後左右，想想過去未來，叫他怎麼能夠坦然無介於懷？怎麼能夠不黯然淚落呢？

朋友的中間，想起來，實在是我最利己。無論如何的吃苦，無論如何的受氣，總之在創造社根基未定之先，是不該一個人獨善其身的跑上北方去的。有不得已的事故，或者有可托生命的事業可幹的時候，還不要去管牠，實際上盲人瞎馬，渡過黃河，渡過揚子江後，所得到的結果，還不過是一個無聊。京華旅食，叩了富兒的門，一雙白眼，一列白牙，是我的報酬。現在想起來，若要受一點人家的嘲笑，輕侮，虐待，那麼到處都可以找得到，斷沒有跑幾千里路的必要。田舍詩人彭思一流的粗骨，理應在鄉下草舍裏和黃臉婆娘蔣恩談談百年以後的空想，做兩句鄉人樂誦的歌詩，預備一塊墓地，兩塊石碑，好好兒的等待老死。愛丁堡有什麼？那些老爺太太小姐們，不過想玩玩鄉下初出來的猴子而已，她們那裏曉得什麼是詩？聽說詩人的頭蓋骨，左邊是突起的，她們想看看。聽說詩人的心有七個窟窿，她們想數數看。大都會！首善之區！我和鄉下的許多盲目的青年一樣，受了這幾個好聽的名字的騙，終於離開了情逾骨肉的朋友，離開了值得拼命的事業，騎驢走馬，積

了滿身塵土，在北方污濁的人海裏，游泳了兩三年。往日的親朋星散，創造社成績空空，只今又天涯淪落，偶爾在屈買英靈的近地，機緣湊巧，和老友忽漫相逢，在高樓上空談了半夜雄天，坐席未溫，而明朝又早是江陵千里，不得不南浦送行，我爲的是什麼？我究在這裏幹什麼呢？

我的確有點傷感起來了。欄外的杜鵑，又只是「不如歸去，不如歸去」的在那裏亂叫。

「仿吾，你還不睡麼？」

「再坐一會！」

我不能耐了，就不再說話，一個人進房裏去睡了覺。仿吾一個人，在迴廊上究竟坐到了什麼時候纔睡？他一個人坐在那深夜黑闇的迴廊上，究竟想了些什麼？這些事情。大約只有他一個人知道。第二天早晨，天還未亮的時候，他站在我的帳外，輕輕的叫我說：

「達夫！你不要起來，我走了。」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招商公司的下水船，的確是午前六點鐘起錨的。

一九二五年五月在武昌作

四 蘇州煙雨記

悠悠的碧落，一天一天的高遠起來。清涼的早晚，覺得天寒袖薄，要縫件夾衣，更換單衫。樓頭思婦，見了鵝黃的柳色，牽情望遠，在綢衿的夢裏，每欲奔赴玉門關外去。當這時候，我們若走出戶外天空下去，老覺得好像有一件什麼重大的物事，被我們忘了似的。可不是麼？三伏的暑熱，被我們忘掉了喲！

在都市的沈濁的空氣中棲息的裸蟲！在利慾的爭場上吸血的戰士！年年歲歲，不知四季的變遷，同鼯鼠似的埋伏在軟紅塵裏的男男女女！你們想發見你們的靈性不想？你們有沒有向上更新的念頭？你們若欲上空曠的地方，去呼一口自由的空氣，一則可以醒醒你們醉生夢死的頭腦，二則可以看看那些就快凋謝的青枝綠葉，豫藏一個來春再見之機，那麼請你跟了我來，*Undich, ich Sch-nuere Den Sack and wandere*, 我要去尋訪伍子胥吹簫吃食之鄉，展拜秦始皇求劍鑿穿之墓，並想看看那有名的姑蘇臺苑哩！

「象以齒斃，音用明煎，」爲人切不可有所專好，因爲一有了嗜癖，就不得不爲所累。我閒居滬上，半年來既無職業，也無忙事，本來只須有幾個買路錢，便是天南地北，也可以悠然獨往的，

然而實際上却是不然。因為自去年同幾個同趣味的朋友，弄了幾種我們所愛的文藝刊物出來之後，愚蠢的我們，就不得不天天服海兒克兒斯 *Hercules* 的苦役了，所以九月三日的早晨，決定和友人沈君，乘車上蘇州去的時候，我還因有一篇文字沒有交出之故，心裏只在怦怦的跳動。

那一天（九月三日）也算是一天清秋的好天氣。天上雖沒有太陽，然而幾塊淡青的空處，和西洋女子的碧眼一般，在白雲浮蕩的中間，常在向我們地上的可憐蟲密送秋波。不是雨天，不是晴天，若硬要把這一天的天氣分出類來，我不管氣象台的先生們笑我不笑我，姑且把牠叫風雲飛舞，陰晴交讓的初秋的一日罷。

這一天的早晨，同鄉的沈君，跑上我的寓所來說：

「今天我要上蘇州去。」

我從我的屋頂下的房裏，看看窗外的天空，聽聽市上的雜噪，忽而也起了一種懷慕遠處之情（*Sehnsucht nach der Ferne*）。九點四十分的時候，我和沈君就搖來搖去的站在三等車中，被機關車搬向蘇州去了。

「仙侶同舟！」古人每當行旅的時候，老在心中竊望着這一種豔福。我想人既是動物，無論

男女，慾念總不能除，而我既是男人，女人當然是愛的。這一回我和沈君忽促上車，初不料的車上的人是那種擁擠的，後來從後面走上了前面，忽在人叢中聽出了一種清脆的笑聲來。「明眸皓齒的你們這幾位女青年，你們可是上蘇州去的麼？」我見了她們的那一種活潑的樣子，真想開口問她們一聲。但是三千年的道德觀，和見人就生恐懼的我的自卑狂，只使我紅了臉，默默的站在她們身邊，不過暗暗的聞吸聞吸從他們髮上身上口中蒸發出來的香氣罷了。我把她們偷看了幾眼，心裏又長嘆了一聲：

「啊啊！容顏要美，年紀要輕，更要有錢！」

二

我們同車的幾個「仙侶」，好像是什麼女學校的學生。她們的活潑的樣子——使惡魔講起來就是易挑——豐肥的肉體——使惡魔講起來就是多淫——和爛熟的青春，都是神仙應有的條件，但是只有一件，只有一件事情，使我無論如何也不能把她們當作神仙的眷屬看。非但如此，為這一件事情的原故，我簡直不能把她們當作我的同胞看。這是什麼呢，這便是她們故意想出風頭而用的英文的談話。假使我是不懂英文的人，那末從她們的緋紅的嘴唇裏滾出來的噁哩咕嚕，正可以當作天女

的靈言聽了，倒能夠對她們更加一層敬意。假使我是崇拜英文的人，那末聽了她們的話，也可以感得幾分親熱。但是我偏偏是一個程度與她們相仿的半通英文而又輕視英文的人，所以我的對她們的熱意，被她們的談話一吹幾乎吹得冰冷了。世界上的人類，抱着功利主義，受利慾的催眠最深的，我想沒有過於英美民族的了。但我們的這幾位女同胞，不用西廂，牡丹亭上的說白來表現她們的思想，不把紅樓夢上言文一致的文字來代替她們的說話，偏偏要選了商人用的這一種有金錢臭味的英語來賣弄風情，是多麼殺風景的事情啊！「你們即使要用外國文，也應選擇那神韻悠揚的法國語，或者更適當一點的就該用半清半俗，薄愛民語 (*La langue des Bohemiens*)，何以要用這卑俗的英語呢？啊啊，當現在崇拜黃金的世界，也無怪某某女學等卒業出來的學生，不願為正當的中國人的糟糠之室，而願意自薦枕席於那些猶太種的英美的下流商人的。我的朋友有一次說，「我們中國亡了，倒沒有什麼可惜，我們中國的女性亡了，却是很可惜的。現在在洋場上作寓公的有錢有勢的中國的人物，猶其是外交商界政界的人物，他們的妻女，差不多沒有一個不失身於外國的下流流氓的，你看這事傷心不傷心哩！」我是兩性問題上的一個國粹保存主義者，最不忍見我國的嬌美的女同胞，被那些外國流氓去作踐。我的在外國留學時代的遊蕩，也是本於這主義的一種復仇的心

思。我現在若有黃金千萬，還想去買些白奴來，供我們中國的黃包車夫苦力小工享樂啦！

唉唉！風吹水縐，干儂底事，她們在那裏賤賣血肉，於我何尤。我且探頭出去看車窗外的茂茂的原田，青青的草地，和清溪茅舍，叢材曠地罷！

「啊啊，那一道隱隱的飛帆，這大約是蘇州河罷！」

我看了那一條深碧的長河，長河彼岸的枯天的短樹，和河內的帆船，就叫着問我的同行者沈君，他還沒有回答我之先，立在我背後的一位老先生却回答說：

「是的，那是蘇州河，你看隱約的中間，不是有一條長堤看得見麼！沒有這一條堤，風勢很大，是不便行舟的。」

我注目一看，果真在河中看出了一條隱約的長堤來。這時候，在東面車窗下坐著的旅客，都紛紛站起來望向窗外去。我把頭朝轉來一望也看見了一個汪洋的湖面，起了無數的清波，在那裏洶湧。天上黑雲遮滿了，所以湖面也只似用淡墨塗成的樣子。湖的東岸，也有一排矮樹，同凸出的雕刻似的，以陰沈灰黑的天空作了背景，在那裏作苦悶之狀。我不曉是什麼理由，硬想把這一排沿湖的列樹，斷定是白楊之林。

車過了陽澄湖，同車的旅客，大家不向車的左右看而注意到車的前面去，我知道蘇州就不遠的。等蘇州城內的一枝尖塔看得出來的時候，幾位女學生，也停住了她們的黃金色的英語，說了幾句中國話：

「蘇州到了！」

「可惜我們不能下去！」

‘But we will come in the winter’

她們操的並不是柔媚的蘇州音，大約是南京的學生罷？也許是上北京去的，但是我知道了她們不能同我一道下車，心裏却起了一種微微的失望。

「女學生諸君，願你們自重，願你們能得着幾位金龜佳婿，我要下車去了。」

心裏這樣的講了幾句，我等着車停之後，就順着了下車的人流，也被他們推來推去的推下了車。

出了車站，馬路上站了一忽，我只覺得許多穿長衫的人，路的兩旁停着的黃包車，馬車，車夫

和驢馬，都在灰色的空氣裏混戰。跑來跑去的人的叫喚，一個錢兩個錢的爭執，蕭條的道旁的楊柳，黃黃的馬路，和在遠處看得出來的一道長而且矮的土牆，便是我下車在蘇州得着的最初的印象。

濕雲低垂下來了。在上海動身時候看得見的幾塊青淡的天空也被灰色的層雲埋沒煞了。我仰起頭來向天空一望，臉上早接受了兩三點冰冷的雨點。

「危險危險，今天的一場冒險，怕要失敗。」

我對在旁邊站着的沈君這樣講了一句，就急忙招了幾個馬車夫來問他們的價錢。

我的脚踏蘇州的土地，這原是第一次。沈君雖已來過二二回，但是那還是前清太平時節的故事，他的記憶也很模糊了。並且我這一回來，本來是隨人熱鬧，偶爾發作的一種變態旅行，既無作用，又無目的的，所以馬夫問我「上那裏去？」的時候，我想了半天，只回答了一句「到蘇州去。」究竟沈君是深於世故的人，看了我的不知所措的樣子，就不慌不忙的問馬車夫說：

「到府門去多少錢？」

好像是老熟的樣子。馬車夫倒也很公平，第一聲只要了三塊大洋。我們說太貴，他們就馬上讓

了一塊，我們又說太貴，他們又讓了五角。我們又試了試說太貴，他們却不讓了，所以就在一乘開口馬車裏坐了進去。

起初看不見的微雨，愈下愈大了，我和沈君坐在馬車裏，儘在野外的一條馬路上橫斜的前進。青色的草原，疏淡的樹林，蜿蜒的城牆，淺淺的城河，變成這樣，變成那樣的在我們面前交換。醒人的涼風，休休的吹上我的微熱的面上，和嗒嗒的馬蹄聲，在那裏合奏交響樂。我一時忘記了秋雨，忘記了在上海剩下的未了的工作，並且忘記了半年來失業困窮的我，心裏只想在馬車上作獨腳的跳舞，嘴裏就不知不覺的念出了幾句獨腳跳舞的歌來，

「秋在何處，秋在何處？」

在蟋蟀的床邊，在怨婦樓頭的砧杵，

你若要尋秋，你只須去落寞的荒郊行旅，

刺骨的涼風，吹消殘暑，

漫漫的田野，剛經成禾黍，

一番雨過，野路牛跡裏貯着些兒淺渚，

悠悠的碧落，反映在這淺渚裏容與，

月光下，樹林裏，蕭蕭落葉的聲音，便是秋私語。」

我把這幾句詞不像詞，新詩不像新詩的東西唱了一回，又向四邊看了一回，只見左右都是荒郊，前面只是一條沒有盡頭的長路，所以心裏就害怕起來，怕馬夫要把我們兩個人搬到杳無人跡的地方去殺害。探頭出去，大聲的喝了一聲，

「會！你把我们拖上什麼地方去？」

那狡猾的馬夫，突然喫了一驚，嚇的從那坐凳上跌下來，他的馬一時也驚跳了一陣，幸而他雖跌倒在地下，他的馬韉繩，還牢捏着不放，所以馬沒有跳跑。他一邊爬起來，一邊對我們說：

「先生！老實說，府門是送不到的，我只能送你們上洋關過去的密度橋上。從密度橋到府門，只有幾步路。」

他說的是沒有丈夫氣的蘇州話，我被他這幾句柔軟的話聲一說，心已早放下了，並且看看他那五十來歲的面貌，也不像殺人犯的樣子，所以點了一點頭，就由他去了。

馬車到了密度（？）橋，我們就在微雨裏走了下來，上沈君的友人寄寓在那裏的葑門內的嚴衙前

去。

四

進了封建時代的古城，經過了幾條狹小的街巷，更越過了許多環橋，纔尋到了沈君的友人施君的寓所。進了葑門以後，在那些清冷的街上，所得着的印象，我怎麼也形容不出來。上海的市場，若說是二十世紀的市場，那末這蘇州的一隅，只可以說是十八世紀的古都了。上海的雜亂的情形，若說是一個 *Busy Port*，那麼蘇州只可以說是個 *Sleepy town* 了。總之閶門外的繁華，我未曾見到，專就我於這葑門裏一隅的狀況看來，我覺得蘇州城，竟還是一個浪漫的古都，街上的石塊，和人家的建築，處處的環橋河水和狹小的街衢：沒有一件不在那裏誇示過去的中國民族的悠悠的態度。這一種美，若硬要用近代語來表現的時候，我想沒有比「頹廢美」的三字更適當的了。況且那時候天上又飛滿了灰黑的濕雲，秋雨又在微微的落下。

施君幸而還沒有出去，我們一到他住的地方，他就迎了出來，沈君爲我們介紹的時候，施君就慢慢的說：

「原來就是郁君麼？難得難得，你做的那篇……，我已經拜讀了，失意人誰能不同聲一哭！」

原來施君是我們的同鄉，我被他說得有些羞愧了，想把話頭轉一個方向，所以就問他說：

「施君，你沒有事麼？我們一同去喫飯罷。」

實際上我那時候，肚裏也覺得非常饑餓了。

嚴衙前附近，都是鐘鳴鼎食之家，所以找不出一家菜館來。沒有方法，我們只好進一家名錦帆樹的茶館，托茶博士去爲我們弄些酒菜來喫。因爲那時候微雨未止，我們的肚裏却響得厲害，想想餓著肚在微雨裏奔跑，也不值得，所以就進了那家茶館——則也因爲這家茶館的名字不俗——打算坐牠一二個鐘頭，再作第二步計畫。

古語說得好，「有志者事竟成！」我們在錦帆樹的清淡的中廳桌上，喝喝酒，說說閑話，一天微雨，竟被我們的意志力，催阻住了。

初到一個名勝的地方，誰也同小孩子一樣，不願意悠悠的坐着的，我一見雨止，就促施君沈君，一同出了茶館，打算上各處去逛去。從清冷修整狹小的臥龍街一直跑將下去，拐了一個灣，又走了幾步，覺得街上的人和兩旁的店，漸漸兒的多起來，繁盛起來，蘇州城裏最多的賣古書，舊貨的店鋪，一家一家的少了下去，賣近代的商品的店家，逐漸惹起我的注意來了，施君說：

「玄妙觀就要到了，這就是觀前街。」

到了玄妙觀內，把四面的情形一看，我覺得玄妙觀今日的繁華，與我空想中的境狀大異。講熱鬧趕不上上海午前的小菜場，講怪異遠不及上海城內的城隍廟，走盡了玄妙觀的前後，在我腦裏深深印入的印象，只有二個，一個是三五個女青年在觀前街的一家簫琴鋪裏買簫，我站到她們身邊去對她們呆了許久，她們也回了我幾眼。一個玄妙觀門口的一家書館裏，有一位很年輕的學生在那裏買我和我朋友共編的雜誌。除這兩個深刻的印象外，我只覺得玄妙觀裏的許多茶館，是蘇州人的風雅的趣味的表現。

早晨一早起來，就跑到茶館去。在那裏有天天遇見的熟臉。對於這些熟臉，有妻子的人，覺得比妻子還親而不狎，沒有妻子的人，當然可把茶館當作家庭，把這些同類當作兄弟了。大熱的時候，坐在茶館裏，身上發出來的一陣陣的汗水，可以以口中咽下去的一口口的茶去填補。茶館內雖則不通空氣，但也沒有火熱的太陽，並且張三李四的家庭內和東洋中國的國際閑談，都可以消去逼人的盛暑。天冷的時候，坐在茶館裏，第一個好處，就是現成的熱茶。除茶喝多了，小便的時候要起冷瘧之外，吞下幾碗剛滾的熱茶到肚裏，一時却能消渴消寒。貧苦一點的人，更可以藉此熬飢。

若茶館主人開通一點，請幾位奇形怪狀的說書者來說書，風雅的茶客的興趣，當然更要增加。有幾家茶館裏有幾個茶客，聽說從十幾歲的時候坐起，坐到五六十歲死時候止，坐的老是同一個坐位，天天上茶館來一分也不遲，一分也不早，老是在同一個時間。非但如此，有幾個人，他自家死的時候，還要把這一個坐位寫在遺囑裏，要他的兒子天天去坐他那一一個遺坐。近來百貨店的組織法應用到茶業上，茶館的前頭，除香氣烹人的，「火燒」「鍋貼」「包子」「烤山芋」之外，並且有酒有菜，足可使茶客一天不出外而不感得什麼缺憾。像上海的青蓮閣，非但飲食俱全，並且人肉也在賤賣，中國的這樣文明的茶館，我想該是二十世紀的世界之光了。所以盲目的外國人，你們若要來調查中國的事情，你們只須上茶館去調查就是，你們要想來管理中國，也須先去徵得各茶館裏的茶客的同意，因為中國的國會所代表的，是中國人的劣根性無恥與貪婪，這些茶客所代表的倒是真真的民意哩！

五

出了玄妙觀，我們又走了許多路，去逛遂園，遂園在蘇州，同我在上海一樣，有許多人還不曉得牠的存在。從很狹很小的一個坍敗的門口，曲曲折折走盡了幾條小弄，我們纔到了遂園的中心。

蘇州的建築，以我這半日的經驗講來，進門的地方，都是狹窄蕪廢，走過幾條曲巷，纔有軒敞華麗的屋宇。我不知道這一種方式，還是法國大革命前的民家一樣，爲避稅而想出來的呢？還是爲喚醒觀者的觀聽起見，用修辭學上的欲揚先抑的筆法，使能得着一個對稱的効力而想出來的？

遂園是一個中國式的庭園，有假山有池水有亭閣，有小橋也有幾枝樹木。不過各處的坍塌的形跡和水上開殘的荷花荷葉，同暗澹的天氣合作一起，使我感到了一種秋意，使我看出了中國的將來和我自家的凋零的結果。啊！遂園吓遂園，我愛你這一種頹唐的情調！

在荷花池上的一個亭子裏，喝了一碗茶，走出來的時候，我們在正廳上却遇着了許多穿輕綉緞的紳士淑女，靜靜的坐在那裏喝茶咬瓜子，等說書者的到來。我在前面說過的中國人的悠悠的態度，和中國的亡國的悲壯美，在此地也能看得出來。啊啊，可憐我爲人在客，否則我也挨到那些皮膚嫩白的太太小姐們的邊上去靜坐了。

出了遂園，我們因爲時間不早，就勸施君回寓。我與沈君在狹長的街上飄流了一會，就決定到虎丘去。

（此稿執筆者因病中止）

蘇漪綠小品文選

一 金魚的劫運

S城裏花圃甚多，足見花兒的需要頗廣，不但上戶人家的園亭要花點綴，便是蓬門筍戶的人家，也常用土盆培着一兩種花草，雖然說不上什麼紫蛇紅媽，却也有些生意，可以潤澤人們枯燥的心靈。上海的人，住在井底式的屋子裏，連享受日光，都有限制的，自然不能說到花木的賞玩了，這也是我愛S城，勝過愛上海的原因。

花園裏兼售金魚，價錢極公道；大者幾角錢一對，小的只售銅元數枚。

去秋我們買了幾對二寸長短的金魚，養在一口缸裏，有時便給麵包屑牠們喫，但到了冬季，魚兒時常沈潛於水底，不大浮起來，我記得看過一種書，好像說魚類可以餓幾百天不死，冬天更是蟲魚蟄伏的時期，照例是斷食的，所以也就不去管牠們。

春天到了，天氣漸漸和暖，魚兒在嚴冰之下，睡了一冬，被溫和的太陽喚醒了潛伏着的生命，一個團團洋洋，浮到水面，揚鱗擺尾，游泳自如，日光照在水裏，閃閃的金鱗，將水都映紅了。有

時我們無意將缸碰了一下，或者風飄一個榆子，墜於缸中，水便震動，漾開圓波紋，魚們猛然受了驚，將尾迅速的抖幾抖，一翻身鑽入水底，可憐的小生物，這種事情，在牠們定然算是遇見大地震，或一顆隕星！

康到北京去前，說暑假後打算搬回上海，我不忍這些魚失主，便送給對河花園裏，那花園的主人，表示感謝的接受了。

上海的事沒有成功，康只得仍在S城教書，聽說魚兒都送掉了，他很惋惜，因為他很愛那些金魚。

在街上看見一只玻璃碗，是化學上的用具，質料很粗，而且也有些缺口，因想這可以養金魚，就買了回來，立刻到對河花園裏買了六對小金魚，養在裏面。用玻璃碗養金魚，果比缸有趣，擺在几上，從外面望過去，綠藻清波，與紅鱗相掩映，異樣鮮明，而且那上下游泳的魚兒，像游在幻鏡裏，都放大了幾倍。

康看見了，說你把我的魚送走了，應當把這個賠我，動手就來搶，我說不必搶，放在這裏，大家看玩，算做公有的豈不是好，他又道不然，他要拿去養在那口大缸裏，因為他在北京中

央公園裏看見斤許重的金魚了，現在，他立志也要把這些金魚養得那樣大。

魚兒被他強奪去了，我無如之何，只得恨恨的說道：「看你能不能將牠們養得那樣大？那是地氣的關係，我在南邊，就沒有看見過那樣大的金魚。」

「看着罷！我現在學到養金魚的祕訣了，麵包不是金魚適當的食糧，我另有東西喂牠們。」他找到一根竹竿，一方舊夏布，一些細鉄絲，做了一個袋，忽忽忙忙的出去了，過了一刻，捉了濕淋淋的袋回家，往金魚缺裏一攪，就看見無數紅色小蟲，成羣的在水中抖動，正像黃昏空氣中成團飛舞的蚊蚋，金魚往來吞食這些蟲，非常快樂，似人們之得享盛餐——呵，這就是金魚適當的食糧。

康天天到河裏撈蟲喂魚，魚長得果然飛快，幾乎一天改換一個樣兒，不到兩星期，幾尾寸餘長的小魚，都長了一倍，有從前的魚大了，康說如照這樣長下去，只消三個月，就可以養出斤重的金魚了。

每晨，我如起牀早，就到園裏散步一回，呼吸新鮮的空氣。有一天，我才走下石階，看見金魚缸上立着一只烏鴉，見了人就翻然飛去。樹上另有幾個烏鴉，啞啞亂噪，似乎在爭奪什麼東西，我

也沒有注意，在園裏徘徊了幾分鐘，就進來了。

午後康撈了蟲來喂魚。

「呀！我的那些魚呢？」我聽見他在園裏驚叫。

「怎麼？在缸裏的魚，會跑掉的嗎？」

「一匹都沒有了！呵！缸邊還有一個——是那個頂美麗的金背銀肚魚，但是尾巴斷了，殘了，誰幹的這惡劇？」他憤憤地問。

我忽然想到早晨樹上打架的烏鴉，不禁大笑，笑得腰也彎了，氣也塞了，我把今晨在場看見的小小謀殺案告訴了他，他自然承認烏鴉是這案的兇手，沒有話說了。

「你還能養斤把重的金魚嗎？」我問他。

二 禿的梧桐

——這株梧桐，怕再也難得活了！

人們走過禿的梧桐下，總是這樣惋惜地說。

這株梧桐，所生的地點，真有點奇怪，我們所住的屋子，本來分做兩下給兩家住的，這株梧

桐，恰恰長在屋前正中，不偏不倚，可以說是兩家的分界碑。

屋前的石階，雖僅有其一，由屋前到園外去的路却有兩條，——一家走一條，梧桐生在兩路的中間，清陰分盡了兩家的草場，夜裏落下雨，瀟瀟浙浙打在桐葉上的雨聲，詩意也兩家分享。

不幸園裏螞蟻過多，梧桐的枝幹，為蟻所蝕，漸漸的不堅牢了，一夜雷雨，便將牠的上半截劈折，只剩下一根二丈多高的樹身，立在那裏，亭亭有如青玉。

春天到來，樹身上居然透出許多綠葉，團團附着樹端，看去好像一棵棕櫚樹。

誰道這株梧桐，不會再活呢？牠現在長了新葉，或者更會長出新枝，不久定可恢復從前的美陰了。

一陣風過，葉兒又被劈下來，拾起一看，葉蒂已嚼斷了三分之二——又是螞蟻幹的好事，呵！可惡！但勇敢的梧桐，並不因此挫了牠的志氣。

螞蟻又來了，風又起了，好容易長得掌大的葉兒又飄去了，但牠不管，仍然萌新的芽，吐新的葉，整整的忙了一個春天，又整整的忙了一個夏天。

秋來，老柏和香橙還沈鬱地綠着，別的樹都憔悴了。年近古稀的老榆，護定他青青的葉，似老

年人想保存半生辛苦貯蓄的家私，但那禁得西風如敗子，日夕在耳邊絮聒？——現在他的葉兒已去得差不多，園中減了葱蘢的綠意，卻也添了蔚藍的天光。爬在榆幹上的薜荔，也大為喜悅，上面沒有遮蔽，可以酣飲風霜了，他臉兒醉得楓葉般紅，陶然自足，不管垂老破家的榆樹，在他頭上瑟瑟的悲歎。

大理菊東倒西傾，還掙扎着在荒草裏開出紅豔的花，牽牛的蔓，早枯萎了，但還開花呢，可是比從前纖小，冷冷涼涼露中，泛滿淺紫嫩紅的小花，更覺嬌美可憐，還有從前種麝香連理花和鳳仙花的地裏，有時也見幾朵殘花，秋風裏，時時有玉錢蝴蝶，翩翩飛來，停在花上，好半天不動，幽情淒戀，他要墮了，他願意殞在花兒的冷香裏！

這時候，園裏另外一株梧桐，葉兒也飛去大半，禿的梧桐，自然更是一無所有，只有亭亭如青玉的幹，兀立在慘淡斜陽中。

——這株梧桐，怕再也不得活了！

人們走過禿梧桐下，總是這樣惋惜似的說。

但是，我知道明年還有春天要來。

明年春天仍有螞蟻和風呢？

但是，我知道有落在土裏的桐子。

三、小湯先生

我們的好鄰居湯君夫婦，於暑假後遷到大學裏去了。因為湯夫人養了一個男孩，而他們在大學都有課，怕將來照料不便，所以搬了去。今天他們請我和康到新居喫飯，我們答允，午間就到他們家裏。

上樓時，湯夫人在門口等候我們，她產後未及一月，身體尚有些軟弱，但已容光煥發，笑靨迎人，一見就知道她心裏有隱藏不住的歡樂。

坐下後她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說是美國新出的嬰兒心理學，我不懂英文，但看見書裏有許多影片，由初生嬰兒到兩歲時為止，凡心理狀態之表現於外的，都攝取下來，按次序排列着。據說這是著者自己兒子的攝影，他實地觀察嬰兒心理而著為此書的。又有一本皮面金字大冊子，湯夫人說是她阿姑由美國定做寄來，專為記錄嬰兒生活狀況之用，譬如某頁貼嬰兒相片，某頁記嬰兒第一次發音，某頁記嬰兒第一次學步，以及洗禮、聖誕、恩物、為他來的賓客……都分門別類的排好了，

讓父母記錄。我想這嬰兒長大後，翻開這本冊子看時，定然要感到無窮的興味，而且藉此知道父母撫育他的艱難，而生其愛親之心，這用意很不錯，中國人似乎可以效法。

嬰兒哺乳的時候到了，我笑對湯夫人說：「我要會會小湯先生，」她欣然領我進了她的寢室。這室很寬敞，地板拭得明鏡一般，向窗處並擺了兩張大牀，淺紅的窗幃，映着青灰色的牆壁和雪白的牀單，氣象溫和而嚴肅。室中也有一架搖籃，但是空的，小湯先生睡在大牀上。

掀開了花絨毯子和粉霞色的小被，我已經看見了乍醒的嬰兒的全身，他比半個月前又長胖了些。稀疏的淺栗色髮，半覆桃花似的小臉，那兩隻美而且柔的眼，更蔚藍得可愛，屋裏光線強，他又初醒，有點羞明，眼才張開又闔上，有如顫在曉風中的藍罌粟花。

湯夫人輕輕將他抱起來，給他乳喝，並且輕輕的和他說着話，那聲音是沈綿的，甜美的，包含無限的溫柔，無限的熱愛，她的眼看着嬰兒半閉的眼，她的魂靈似乎已融化在嬰兒的魂靈裏。我默默的在旁看着，幾乎感動得下淚，當我在懷抱中時，母親當然也同我談過心，唱過兒歌使我睡，然而我記不得了，看了她們，就想自己的幼時，並想普天下一切的母子，深深了解了偉大而高尚的母愛。

記得湯夫人初進醫院時，我還沒有知道，有一晚，我在涼臺上乘涼，湯先生忽然走過來，報告他的夫人昨日添了一個孩子。我連忙道賀，他無言只微笑着鞠躬。

又問是小妹妹呢，還是小弟弟，他說是一個小弟弟。我又連忙道賀，他無言只微笑着又一鞠躬。在這無言而又謙遜的鞠躬之中，我在他眼睛裏窺見了世界上不可比擬的歡欣，得意。

現在又見了湯夫人的快樂。

可羨慕的做父母的驕傲呵！有什麼王冠，可以比得這個？

一路回家，康不住的在我耳邊說道：『我們的小鴿兒呢？喂，我們的小鴿兒呢？』

葉紹鈞小品文選

一 暮

電燈成穗地掛着的廳事中，西窗的斜光纔欲隱遁時，所有的色彩似乎暗淡了一點，主人翁覺得不耐了，「來，把燈開了！」拍的一旋，如同閉了眼好久驟然張開來地一耀，什麼都髣髴更塗上了一重油彩。這誰說不是快適的享用，文明生活這題目中應有之義呢？

那工場中的地下室，圍困在幾百間房間裏的單人的客舍，百貨商店的櫥櫃櫥架之間，以及沉沒在煙裏霧裏的什麼什麼鋪子和人家，電燈卜晝卜夜地亮着，直把大化運轉的痕跡抹掉了。這是事實的問題，暗了必得牠亮；否則，爲着生存，爲着生存（想寫第二個爲着，以爲應該有別的，却覺得只有爲着生存最妥當，所以又寫了一個，就此爲止，不再寫第三個了）的種種活動不要停頓了麼？

我不反對有快適的享用的文明生活，事實的問題尤其是無可反對。但是，我不禁爲這等境界中人惋惜，他們有的是優游的，有的是勞困的，而同樣地失却了一種足以吟咏的美妙的詩境了。有知

對於音樂一般，某甲則心領而神會，某乙却無異對琴之牛：感受與不感受固截然有別，即是感受又大有程度之差；然而沒有音樂送到耳邊，始終不給你接觸的機會，這無論在某甲某乙，都該是一個缺憾吧。

這美妙的詩境就是「暮」。

所謂暮者，乃指太陽已沒到地平線之下，而黑暗的幕還沒有拉攏來，一切物承着太陽的殘餘的弱光這期間。這自然不是「斜陽暮」了。在這時候，我們可以翫味那暮的特有的顏色。充滿空際的是淡淡的青。若比晴朗的長天，沒有那麼明，若比清澄的湖水，沒有那麼活，這是微暗的，輕凝的，朦朧的，有如紙捲煙頭徐徐裊起的煙縷，又教人想起堆在枕旁的美人的蓬鬆髮。這青色蒙上屋檐、窗櫺、庭樹、盆花、以及平田、長河、密林、亂山等等、任是不協調的也給調和了；牠們凝合為一氣，消融了各具的輪廓和色彩，在神祕的蒼茫中存在着。

自然，我們也經這青色蒙住了，若從超人間的什麼眼看來，我們就在這一氣之中，正如一滴之於大海。但是我們有我們的我執，便覺這淡淡的青有一種壓迫的力量，輕輕的，十二分輕輕的，然而總會教我們感覺着。這力量似乎離頭頂一尺的光景，——不，似乎觸着了頭頂，——不，壓到眉

梢了，——也不，竟然四肢百體都壓到了。雖然是壓迫，不但輕，而且軟，髣髴靠着木棉花的枕頭，裹着野鴨絨的被褥。這樣，被壓得透不轉氣來自是沒有的事；而使神經略微受點刺激，同喝這麼一盞半盞酒似的，卻恰有這個功效。於是我們不醉於美德，不醉於歡愛，不醉於旁的一切，而醉於瞋色之中了。

「瞋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

這醉的滋味就是愁。但是，是怎樣的愁呢？這不同於夕陽將下，懶懶的淡黃光映在屋半腰樹半梢那時候所感覺的。那時候感到一種衰零的情味，莫名地惋惜，莫名地惆悵，扼要稱說，當然逃了一個愁字。而在瞋色之中，依戀是沈下去了，更無所謂惋惜，馳騖是停止住了，更無所謂惆悵。只有一種微茫的空虛之感，細細碎碎的又似乎無邊無外的，在那裏刺着我們的身體，闖入我們的心。這也是愁呀，但不涉困窮，非關離別，侵掠到勞人思婦以外，所以更是原始的、潛在的，在含着上兩句的那首詞的下半闕有句道：

「何處是歸程？」

是何處？是何處？實在無所歸呵！於是那詞人發愁了。

我們想像那「日暮倚修竹」的佳人，她那時候一定不在想身世的遭際，戀愛的問題，等而下之如關於服裝飾物那些事情。暝色籠住了她，修竹發出瑟瑟的低響，那種微茫的空虛之感滲入她的任何部分，無所歸呵！無所歸呵！她只有默默地倚在那裏了。

又試念李後主的句子，

「獨自暮憑欄，無限江山。」

江山無限，在蒼茫的暝色之中更能體會。但是，歸向何處呢？江之東，江之西呢？山之南，山之北呢？誰料全都不是歸路，只有一句「無所歸呵」的回答！這是李後主當時的愁緒。至於國亡家破之感，他當然是有的，但這時候歸於渾忘了，他卸去了彩色斑斕的愁的衣服，看見了赤裸的潛在原始的愁了。

猶之當潸然滴淚的時候，心酸是微微地，脈脈的，乍一念起，覺得這是個微妙的境界，其中有說不出的美；暝色之中的愁思正有同樣的情形，所以我說牠足以吟味。

如其不是獨處在那裏，旁邊伴着的有愛人或至友，想來也只有默對吧。在這樣的境界之中，有什麼可說呢？有什麼可說呢？

二 藕與蓴菜

與朋友喝酒，嚼着薄片的雪藕，忽然懷念故鄉來了。若在故鄉，每當新秋的早晨，門前經過許多的鄉人；男的紫赤的臂膊和小腿肌肉突起，軀幹高大而且挺直，使人起康健的感覺；女的往往裹着白地青花的頭布，雖然赤腳却穿短短的夏布裙，軀幹固然不及男的那樣高，但是別有一種康健的美的風致；他們如挑着一副擔子，盛着鮮嫩玉色的長節的藕在藕的家鄉的池塘裏，在城外曲曲彎彎的小河裏，他們把這些藕一濯再濯，所以這樣潔白了。彷彿他們以為這是供人體味的高味的東西，這是清晨的圖畫裏重要的題材，假若滿塗泥污，便把人家欣賞的渾凝之感打破了；這是一件罪過的事情，他們不願意擔在身上，故而先把牠們濯得這樣潔白了，才挑進城裏來。他們想要休息的時候，就把竹簾橫在地上，自己坐在上面。隨便揀擇擔裏的過嫩的藕槍，或較老的藕朴，大口地嚼着解渴。走過的人便站住了，紅衫的小姑娘揀一節，白髮的老公公買兩支，清淡的甘美的滋味於是普遍於家家且人人了。這種情形，差不多是常常的日課，直要到葉落深秋的時候。

在這裏，藕這東西幾乎是珍品了。大概也是從我們的故鄉運來的，但是數量不多，自有那些時候豪華公子碩腹鉅賈的幫閒茶房們把大部分搶去了；其餘的便要供在在大一點的水菓鋪子裏，也並不

是沒有，但不是瘦得像乞丐的臂腿，便澀得像未熟的柿子，實在無從欣羨；因此，除了僅有的一回，我們今年竟不曾吃過藕。

這僅有的一回不是買來吃的，是鄰舍送給我們吃的，他們也不是自己買的，是從故鄉來的親戚帶來的。這藕離開牠的家鄉大約有好些時候了，所以不復呈玉樣的顏色，却滿被着許多銹斑，削去皮的時候，刀鋒過處，很不順爽，切成了片，送入口裏嚼着，頗有些甘味，但沒有一種鮮嫩的感覺，而且似乎含了滿口的渣。第二片就不想吃了。只有孩子很高興，他把這許多片吃完，居然有半點鐘工夫不再作別種的要求。

因為想吃藕，又聯想到蓴菜，在故鄉的春天，幾乎天天吃蓴菜，牠本來沒有味道，味道全在於好的湯，但這嫩綠的顏色與豐富的詩意，無味之味真是令人心醉呢。在每條街旁的小河裏，石埠頭歇着一兩條沒篷船，滿艙盛着蓴菜，是從太湖裏去撈來的。像這樣的取求很便，當然能得日餐一盤了。

而在這裏又不然。非上館子，就難以吃到這東西。我們當然不上館子，偶然在一兩回去擾朋友的酒席，恰又不是蓴菜上市的時候，所以今年竟不曾吃過，直到最近伯祥的杭州親戚來了，送他幾

瓶裝瓶的西湖蓴菜。他送我一瓶，我才算也嘗了新了。

自來不戀故鄉的我，想到這裏，覺得故鄉可愛極了。我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會起這麼深濃的情緒？再一思索，實在很淺顯的：因爲在故鄉有所戀，而所戀又惟在故鄉有，便縈着縈着，不能離捨了。譬如親密的家人在那裏，知心的朋友在那裏，怎得不留戀？怎得不懷念？但是僅僅爲了愛故鄉麼？不是的，不過在故鄉的幾個人把我們牽着罷了。若無所牽，更何所戀？像我現在，偶然被藕與蓴菜所牽，所以便懷念起故鄉來了。

所戀在那裏，那裏就是我們的故鄉了。

三 將離

跨下電車，便是一陣陣細且柔的密雨，南北東西的風把牠吹着，儘向我的身上捲上來。電燈光特別昏闇，火車站的黑影兀立在深灰色的空中。那邊一行街樹，像魔鬼似的飄散舞動，作些蕭蕭的聲響。我突然想起，難道特地要教我難堪，故意先期做起秋容來麼？便覺得全身陷沒在悽愴之中，剛才喝下去的一杯酒在胃裏也不大安分起來了。

這是我的一種揣想。天日晴朗的別勝於風悽雨慘的別，朝晨午晝的別勝於傍晚黃昏的別。雖然一回的別不能兼試二者以爲比較，雖然這一回的別還沒有到來，我總相信我所揣想是大致不謬的。然而到那邊去的輪船照例是十二點光景開的，黃昏的別是注定的了。像這樣入秋漸深，像這樣時候吹一陣風洒一陣雨，又安知六天之後的這一夜，不更是風悽雨慘的別呢！

一點東西也不會動：散亂的書籍，零星的稿紙，積着墨汁的水盂，歪斜擺着的硯台……一切保留着原來的位_置。一點變_更也不讓有：早上六點鐘起身，吃了朝飯，寫了一些字，準時到辦事的地方，到晚回家，隨便談話，與小孩子胡鬧……一切都是那平常的生活。既然沒有離別的空氣，更沒有什麼東西會緊迫攙來，好像沒有這快要到來的一回事了。

記得上年平伯去國，我們同在一家旅館裏，明知再不到一點鐘，離別的利刃要把我們分割開來了。於是一啓口一舉手都覺得有無形的線把我牽着，又似乎把我周身細緊來；胸口也悶悶的不好過了。我竭力要想擺脫，故意做出沒有什麼的樣子，靠在椅背上，舉起杯子喝茶，又東一句西一句地談着，然而沒有用處，只覺得十分地勉強，只覺得被牽被細被壓得越緊罷了。我於是想：離別的空

氣已凝集了，再也別想衝決，牠是非把我們擠了開來不可的！

現在我只是不讓這空氣凝集，希望免了被牽被細被壓種種的糾纏。我又這麼癡想着，這別離去的一刻，最好恰在沈酣的睡眠中，既泯能想，自無所想，雖然覺醒之後，已經是大海孤輪中的獨客，不免起深深的惆悵；然而最難堪的一關已成過去，情形便自不同了。

然而這空氣終於會疑集下來。走進家裏，看見才洗而縫好的被袱，衫袴長袍之類也一疊地堆在桌子上，這不用問得，是我旅程中的同伴了。「偏要這麼多事！既已弄了，爲什麼不早点收拾好！」我略微煩燥地想，但是必須帶走既屬事實，早日預備尤見從容，我何忍說出這責備的話兒——實在也不該責備，只該感激。

然而我觸着這空氣了，而且嗅着牠的味道了，與上年在旅館裏所感到的，正是同一的種類，不過還沒有這樣濃厚而已。我知道牠將要漸漸地濃密，猶如西湖上晚來的烟霧；直到最後，牠具有一種強偉的力量，便會把我一擠；我於是不自主地離開這裏了。

我依然談話，寫字，吃東西，躺在藤椅子上，但是都有一點異樣，一點不自然。

夜來有夢，夢在車站月台一旁。霎時火車已到，我急把行李提上去，身子也就跨上，火車便奔

馳而去了。似乎還有些東西遺留在月台那邊，正在檢點。即想起遺留了並不是東西，却是幾個人，這很奇怪，我竟不會向他們的一聲「別了」，竟不會伸出手來給他們；不僅如此，跨上火車的時候，簡直把他們忘了，於是深深地悔恨，這怎麼能不說一聲握一握呢！假若說了握了，究竟是個完滿的離別，多麼是好！「讓我回頭去，補了罷！讓我回頭去補了罷！」但是火車不睬我，牠喘着氣只是向前奔。

這夢裏的登程，全忘了我月台上的幾個人，與我所癡心盼望的酣睡時離去，情形正相彷彿，現在夢裏的經驗告訴我，這只消勾引些悔恨，並不見得會比較好一點。那麼，我又何必作這種癡想呢？然而清醒地說一聲握一握的離別究竟何嘗是好受的？

「信要寫得勤，要寫得詳；雖然一班船動輒要隔三五天，而厚厚的一叠信箋從封套裏抽出來，總是獨客的歡悅與安慰。」

「未必能夠寫得怎樣勤，怎樣詳罷。久已不幹這勾當了；大的小的粗的細的種種事情箭一般地射到身上來，逐一對付已經夠受了，知道還有多少坐定下來執筆的工夫與精神！」

離別的滋味假若是酸的，這裏又摻入了一層苦辛的味素了。

謝冰心小品文選

一 遙寄印度哲人太戈爾

太戈爾！美麗莊嚴的太戈爾！當我越過「無限之生」的一條界線——生——的時候，你也已經越過了這條界綫，爲人類放了無限的光明了。

只是我竟不知道世界上有你——

在去年秋風蕭瑟，月明星稀的一個晚上；一本書無意中將你介紹給我，我讀完了你的傳略和詩文——心中不作別想，只深深的覺得澄澈……凄美。

你的極端信仰——你的「宇宙和個人的靈中間有一大調和」的信仰；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發揮「天然的美感」的詩詞；都滲入我的腦海中，和我原來的「不能言說」的思想，一縷縷的合

成琴絃，奏出縹渺神奇無調無聲的音樂。

太戈爾！謝謝你以快美的詩情，救治我天賦的悲感；謝謝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靈的寂寞。

這時我把筆深宵，追寫了這篇讚歎感謝的文字，只不過傾吐我的心思，何嘗求你知道！然而我們既在「梵」中合一了，我也寫了，你也看見了。

八，三〇夜，一九三〇，

二 畫——詩

去年冬季大考的時候，我因為抱病，把聖經課遺漏了；第二天我好了，聖經課教授安女士，便叫我去補考。

那一天是陰天，雖然不下雪，空氣却極其沉悶。我無精打采的，夾着一本聖經，繞着大院踏着雪，到她住的那座樓上，上了台階，她已經站在門邊，一面含笑着問我「病好了沒有，」一面帶我到她的書房裏去。她坐在搖椅上，我扶着椅背站在爐旁。她接聖經，打開了，略略的問我幾節詩篇上的詩句，以後就拿筆自己在本子上寫字。我抬起頭來，——無意中忽然看見了爐台上倚着的一幅畫！

一片危峭的石壁，滿附着蓬蓬的枯草。壁上攀援着一個牧人，背着臉，右手拿着竿子，左手却伸下去摩撫巖下的一隻小羊，他的指尖剛及到小羊的頭上。天空裏却盤旋着幾隻飢鷹。畫上的天

色，也和那天一樣，陰沉——黯淡。

看！牧人的衣袖上，掛着荊棘，他是攀崖躡巖的去尋找他的小羊，可憐的小羊！他迷了路，地下是歧途百出，天上有飢鷹緊追着，——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牧人來了！並不責備他，却仍舊愛護他。他又悲痛，又慚悔，又喜歡，只溫柔羞怯的，仰着頭，挨着牧人手邊站着，動也不動。

我素來雖然極愛圖畫，也有一兩幅的風景畫，會博得我半天的凝注。然而我對於他們的態度，却好像是他們來娛悅我，來求我的品鑑賞玩；因此從我這裏發出來的，也只有贊歎的話語，和愉快的感情。

這幅畫却不同了！他是暗示我，教訓我，安慰我。他不容我說出一句話，只讓我靜穆沉肅的立在爐台旁邊。——

我注目不動，心中的感想，好似潮水一般的奔湧。一會兒忽然要下淚，這淚，是感激呢？是信仰呢？是得了安慰呢？他不容我說，我也說不出來——

這時安女士喚我一聲；我回過頭去，眼光正射到她膝上的聖經——詩篇——清清楚楚的幾行字：

「上帝是我的牧者——使我心裏蘇醒——」

她翻過一頁去。我眼光也移過去，——那面又是清清楚楚的幾行字：

「諸天述說上帝的榮耀，穹蒼傳揚他手所創造的……無言無語……聲音却流通地極！」

那一天的光陰早過去了，一天的別的印像，也都模糊了。但是這詩情和畫意，却是從那時到現在永遠沒有離開我——

九，六，一九二〇。

三 夢

她回想起童年的生涯，真是如同一夢罷了！穿着黑色帶金線的軍服，佩着一柄短短的軍刀，騎在很高的白馬上，在海岸邊緩緩徐行的時候，心裏只充滿了壯美的快感，幾曾想到現在的自己，是這般的靜寂，只拿着一枝筆兒，寫她幻想中的情緒呢？

她男裝到了十歲，十歲以前，她父親常常帶她去參與那軍人娛樂的宴會。朋友們一見都誇獎說，「好英武的一個小軍人！今年幾歲了？」父親先一面答應着，臨走時纔微笑說，「他是我的兒子，但也是我的女兒。」

她會打走隊的鼓，會吹召集的喇叭。知道毛瑟槍裏的機關。也會將很大的砲彈，旋進砲腔裏。五六年父親身畔無意中的訓練，真將她做成很矯健的小軍人了。

別的方面呢？平常女孩子所喜好的事，她却一點都不愛。這也難怪她，她的四週並沒有別的女伴，偶然看見山下經過的幾個小姑娘，穿着大紅大綠的衣裳，裹着很小的脚。匆匆一面裏，她無從知道她們平居的生活。而且她也不把這些印象，放在心上。一把刀，一匹馬，便堪過盡一生了！女孩子的事，是何等的瑣碎煩膩呵！當探海的電燈射在浩浩無邊的大海上，發出一片一片的寒光。燈影下，旗影下，兩排兒沉豪英毅的軍官，在劍佩鏘鏘的聲裏，整齊嚴肅的一同舉起杯來，祝中國萬歲的時候，這光景，是怎樣的使人湧出慷慨的快樂的眼淚呢？

她這夢也應當到了醒覺的時候了！人生就是一夢麼？

十歲回到故鄉去，換上了女孩子的衣服，在姊妹羣中，學到了女兒情性：五色的絲綫，是能做

成好看的活計的；香的，美麗的花，是要插在頭上的；鏡子是妝束完時要照一照的；在衆人中間坐着，是要說些很細膩很溫柔的話的；眼淚是時常要落下來的。女孩子是總有點脾氣，帶點嬌貴的樣子的。

這也是很能造就的環境——但她父親送給她一把佩刀，還長日掛在窗前。拔出鞘來，寒光射眼，她每每呆住了。白馬呵，海岸呵，荷槍的軍人呵……模糊中有無窮的悵惘。姊妹們在窗外喚她，她也不出去了。站了半天，只掉下幾點無聊的眼淚。

她後悔麼？也許是，但有誰知道呢！軍人的生活，是怎樣的造就了她的性情呵！黃昏時營幕裏吹出來的笳聲，不更是抑揚淒惋麼？世界上軟款溫柔的境地，難道只有女孩兒可以占有麼？海上的月夜，星夜，眺臺獨立倚槍翹首的時候；沉沉的天幕下，人靜了，海也濃睡了，——「海天以外的家！」這時的情懷，是詩人的還是軍人的呢？是兩縷悲壯的絲交糾之點呵！

除了幾點無聊的英雄淚，還有甚麼？她安於自己的境地了！生命如果是圈兒般的循環，或者使從「將來，」又走向「過去」的道上，但這也是無聊呵！

十年深刻的印象，遺留於她現在的生活中的，只是矯強的性質了——她依舊是喜歡看那整齊的

步伐，聽那悲壯的軍笳。但與其說她是喜歡看，歡喜聽；不如說她是怕看，怕聽罷。

橫刀躍馬，和執筆沉思的她，原都是一個人，然而時代將這些事隔開了……童年，只是一個深刻的夢麼？

一〇，一，一九二一。

徐志摩小品文選

一 我所知道的康橋

這河身的兩岸，都是四季常青最葱翠的草坪。從校友居的樓上望去，對岸草場上，不論早晚，永遠有十數匹黃牛與白馬，脛蹄沒在滋蔓的草叢中，從容的在咬嚼，星星的黃花在風中動盪，應和着她們尾鬃的拂拂。橋的兩端，有斜倚的垂柳與榭蔭護住。水是澈底的澄清，深不足四尺，均勻的長着長條的水草。這岸邊的草坪，又是我的愛寵，在清早，在旁晚，我常去這天然的織錦上坐着，有時讀書，有時看水；有時仰臥着看天空的行雲，有時反仆着撲抱大地的溫軟。

但河上的風流，還不止兩岸的秀麗。你得買船去玩。船不止一種：有普通的雙槳划船，有輕快的薄皮舟，有最別緻的長形撐篙船；最末的一種是別處不常有的，約莫有二丈長，三尺寬，你站直在船梢上用長竿撐着走的。這撐是一種技術，我手脚太蠢，始終不會學會。你初起手嘗試時，容易把船身橫住在河中，東顛西撞的狼狽。英國人是不輕易開口笑人的，但是小心他們不出聲的皺眉！也不知有多少次河中本來優閒的秩序，叫我這莽撞的外行給搗亂了。我真的始終不會學會；每回我

不服輸跑去租船再試的時候，有一個白鬚子的船家往往帶譏諷的對我說：『先生，這撐船費勁，天熱累人，還是拿個薄皮舟溜溜吧！』我那裏肯聽話，長篙子一點就把船撐了開去，結果還是把河身一段段的腰斬了去！

你站在橋上去看人家撐，那就多不費勁，多美！尤其在禮拜天，有幾個專家的女郎，穿一身縞素衣服，裙裾在風前悠悠的飄着，戴一頂寬邊的薄紗帽，帽影在水草間顫動，你看她們出橋洞時的姿態，撚起一根竟像沒分量的長竿，只輕輕的不經心的往波心裏一點，身子微微的一蹲，這船身便「波的」一聲轉出了橋影，翠條魚似的向前滑了去。她們那敏捷，那閒暇，那輕盈真是值得歌詠的。

在初夏陽光漸暖時，你去買一隻小船，划去橋邊陰下躺着，念你的書或是做你的夢，槐花香在水面上飄浮，魚羣的喋喋聲在你的耳邊挑逗。或是在初秋的黄昏，近着新月的寒光，望上流僻靜處遠去。愛熱鬧的少年們，攬着他們的女友，在船沿上支着雙雙的東洋綵紙燈，帶着話匣子，船心裏用軟墊鋪着，也開向無人跡處去享他們的野福——誰不愛聽那水底翻起的音樂，在靜定的河上描寫夢意與春光！

住慣城市的人，不易知道季候的變遷。看見葉子掉知道是秋；看見葉子綠知道是春；天冷了裝爐子，天熱了拆爐子；脫下棉袍，換上夾袍，脫下夾袍，穿上單袍；不過如此罷了。天上星斗的消息，地下泥土裏的消息，空中風吹的消息，都不關我們的事。忙着哪，這樣那樣事情多着，誰耐煩管星斗的移轉，花草的消長，風雲的變幻？同時我們抱怨我們的生活，苦痛，煩悶，拘束，枯燥，誰肯承認做人是快樂？誰不多少要咒詛人生？

但不滿意的生活，大都是由於自取的。我是一個生命的信仰者，我信生活決不是我們大多數人僅僅從自身經驗推得的那樣暗慘。我們的病根是在「忘本」。人是自然的產兒，就比枝頭的花與鳥是自然的產兒；我們不幸是文明人，入世深似一天，離自然遠似一天。離開了泥土的花草，離開了水的魚，能快活嗎？能生存嗎？從大自然，我們取得我們的生命；從大自然，我們應分取得我們繼續的滋養。那一株婆婆的大木沒有盤錯的根柢深入在無盡藏的地裏？我們是永遠不能獨立的。有幸福是永遠不離母親撫育的孩子，有健康是永遠接近自然的人們。不必一定與鹿豕遊，不必一定回「洞府」去；為醫治我們當前生活的枯窘，只要「不完全遺忘自然」一張輕淡的藥方，我們的病象就有緩和的希望。在青草裏打幾個滾，到海水裏洗幾次浴，到高處去看幾次朝霞與晚照——你肩背上

的負擔，就會輕鬆了去的。

這是極膚淺的道理，當然。但我要沒有過過康橋的日子，我就不會有這樣的自信。我這一輩子就只那一春，說也可憐，算是不曾虛度。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愉快的！（雖則碰巧那也是我最感受人生痛苦的時期）。我那時有的是閒暇，有的是自由，有的是絕對單獨的機會。說也奇怪，竟像是第一次，我辨認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我能忘記那初春の睥睨嗎？曾經有多少個清晨，我獨自冒着冷去薄霜鋪地的林子裏閒步——爲聽鳥語，爲盼朝陽，爲尋泥土裏漸次蘇醒的花草，爲體會最微細最神妙的春信。啊，那是新來的畫眉，在那邊凋不盡的青枝上試牠的新聲！啊，這是第一朵小雪球花，掙出了半凍的地面！啊，這不是新來的潮潤，沾上了寂寞的柳條？

靜極了，這朝來水溶溶的大道，只遠處牛奶車的鈴聲，點綴這周遭的沉默。順着這大道走去，走到盡頭，再入林子裏的小徑，往烟霧濃密處走去，頭頂是交枝的榆蔭，透露着漠楞楞的曙色；再往前走去，走盡這林子，當前是平坦的原野，望見了村舍，初青的麥田，更遠有三兩個鰻形的小山掩住了一條通道。天邊是霧茫茫的，尖尖的黑影是近村的教寺。聽，那曉鐘和緩的清音。這一帶是

此邦中部的平原，地形像是海裏的輕波，默沉沉的起伏；山嶺是望不見的，有的是常青的草原與沃腴的田壤。登那工阜上望去，康橋只是一帶茂林，戴擁着幾處娉婷的尖閣；嫵媚的康河也望不踪跡；你只能循着那錦帶似的林木想像那一流清淺。村舍與樹林是這地盤上的棋子，有村舍處有佳蔭；有佳蔭處有村舍。這早起是看炊烟的時辰；朝霧漸漸的升起，揭開了這灰蒼蒼的天幕，（最好是微霞後的光景）遠近的炊烟，成絲的，成縷的，成捲的，輕快的，滯重的，濃灰的，淡青的，慘白的，在靜定的朝氣裏漸漸的上騰，漸漸的不見，彷彿是朝來人們的祈禱，參差的翳入了天聽。朝陽是難得見的，這初春的天氣。但它來時是起早人莫大的愉快。頃刻這田野添深了顏色；一層輕紗似的金粉糝上了這草，這樹，這通道，這莊舍。頃刻間這周遭瀰漫了清晨富麗的溫柔。頃刻間你的心懷也分的也潤了白天誕生的光榮。「春！」這勝利的晴空彷彿在你的耳邊私語。「春！」你那快活的靈魂彷彿在那裏回響。

伺候着河上的風光，這春來一天有一天的消息。關心石上的苔痕，關心敗草裏的鮮花，關心這水流的緩急，關心水草的滋長，關心天上的雲霞，關心新來的鳥語。法恰恰的小雪球，是探春信的

小使。鈴蘭與香草，是歡喜的初聲。窈窕的蓮馨，玲瓏的石水仙，愛熱鬧的克羅克斯，耐辛苦的蒲公英與雛菊——這時候春光已是爛漫在人間，更不須殷勤問訊。

瑰麗的春光，這是你野遊的時期。可愛的路政，這裡不比中國，那一處不是坦蕩蕩的大道？徒步是一個愉快，但騎自轉車是一個更大的愉快。在康橋騎車是普遍的技术；婦人稚子，老翁，一致享受這雙輪舞的快樂。（在康橋聽說自轉車是不怕人偷的，就為人人都自己有車，沒人要偷）。任你選一個方向，任你上一條通道，順着這帶草味的和風，放輪遠去，保管你這半天的逍遙是你性靈的補劑。這道上有的是清蔭與美草，隨地都可以供你休憩。你如愛花，這里多的是錦繡似的草原；你如愛鳥，這里多的是巧囀的鳴禽；你如愛兒童，這鄉間到處是可親的稚子；你如愛人情，這里多的是不嫌遠客的鄉人；你到處可以「掛單」借宿，有酪漿與嫩薯供你飽餐，有奪目的鮮果恣你嘗新。你如愛酒，這鄉間每一「望」都為你儲有上好的新釀，黑啤如太濃，蘋果酒，薑酒都是供你解渴潤肺的。……帶一卷書，走十里路，選一塊清靜地，看天，聽鳥，讀書，倦了時，和身在草縣縣處尋夢去——你能想像更適情，更適性的消遣嗎？

陸放翁有一聯詩句：「傳呼快馬迎新月，却上輕輿趁晚涼，」這是做地方官的風流。我在康橋

時，雖沒馬騎，沒轎子坐，却也有我的風流；我常常在夕陽西曬時，騎了車迎着天邊扁大的日頭直追。日頭是追不到的，我沒有夸父的荒誕；但晚景的溫存，卻被我這樣偷了不少。有三兩幅畫圖似的經驗，至今還是栩栩的留着。只說看夕陽，我們平常只知道登山或是臨海，但實際只須遼闊的天際，平地上的晚霞有時也是一樣的神奇。有一次我趕到一個地方，手把着一家村莊的籬笆，隔着一大田的麥浪，看天色的變幻。有一次是正衝着一條寬廣的大道，過來一大羣羊，放草歸來的，偌大的太陽在牠們後背放射着萬縷的金輝，天上却是烏青青的，只賸這不可逼視的威光中的一條大路，一羣生物！我心頭頓時感着神異性的壓迫，我真的跪下了，對着這冉冉漸翳的金光。再有一次是更不可忘的奇景，那是臨着一大片望不到頭的草原，滿開着豔紅的罌粟，在青草裏亭亭的像是萬盞的金燈，陽光從褐色雲裏斜着過來，幻成一種異樣的紫色，透明似的不可逼視，剎那間在我迷眩了的視覺中，這草田變成了……不說也罷，說來你們也是不信的！

一別二年多了，康橋，誰知我這思鄉的隱憂？也不想別的，我只想那晚鐘撼動的黃昏，沒遮擋的田野，獨自斜倚在鞦韆裏，看第一個大星在天邊出現！

二 弔劉叔和

一向我的書桌上是不放相片的。這一月來有了兩張，正對我的坐位，每晚更深時就他們倆看着我寫，伴着我想；院子裏偶爾着一聲清脆，有時是蟲，有時是風捲敗葉，有是我想像，是我們親愛故世人從墳墓的那一邊吹過來的消息。伴着的一個是小，一個是「老」：小的就是那三月間死在柏林的彼得，老的是我們鍾愛的劉叔和，「老老」。彼得坐在他的小皮椅上，振着他的小口，圓睜着一雙秀眼，彷彿性急要媽拿糖給他吃，多活靈的神情！但是他右肩的空白上分明題着這幾行小字：「我的小彼得，你在時我沒福見你，但你這可愛的遺影該伴我終身了。」老老是新長上幾根看得見的上唇鬚，在他那件常穿的緞掛裏欠身坐着，嚴正在他的眼內，和窩在他的口頰間。

讓我來看。有一天我邀他吃飯，他來電說病了不能來，順便在電話中他說起我的彼得。（在襁褓時的彼得，叔和在柏林也曾見過）。他說我那篇悼兒文做得不壞；有人素來看不起我的筆墨的，他說，這回也相當的贊許了。我此時還分明記得那天通電時着了寒發沙的嗓音！我當時回他說多蒙你們誇獎，但我却覺得悽慘，因為我同時不能忘記那篇文字的代價，是我自己的愛兒，過了幾天：適之來說：「老老病了，並且他那病不好，方才我去看他，他說適之，我的日子是可數的了。」

他那時住在皮宗石家裏。我最後見他的一次，他已在醫院裏。他那神色真是不好，我出來就對人講，他的病中醫叫做濕瘟，並且我分明認得它，他那眼內的鈍光，面上的澀色，一年前我那表兄沈叔微留時我會經見過——可怕的認識，這侵蝕生命的病徵，可憐少鰥的老老，這時候病榻前竟沒有溫存的看護；我與他說笑：『至少在病苦中有妻子畢竟強似沒妻子，老老，你不懊喪續絃不及早嗎？』那天我喂了他一餐，他實在是彈動不得；但我向他道別的時候，我真爲他那無告的情形不忍，（在客地的單身朋友們，這是一個切題的教訓，快些成家，不要過於挑剔了吧；你放平在病榻時才知道沒有妻子的悲慘！——到那時，比如叔和，可就太晚了。）

叔和沒了。但爲你，厥和，我却不會掉淚。這年頭也不知怎的，笑自難得，哭也不得容易。你的死當然是我們的悲痛，但轉念這世上慘淡的生活其實是無可沾戀，趁早隱了去，誰說一定不是可羨慕的幸運？況且近年來我已經見慣了死，我再也不覺得它的可怕。可怕是這煩囂的塵世；蛇蝎在我們的脚下，鬼祟在市街上，霹靂在我們的頭頂，噩夢在我們的周遭。在這偉大的迷陣中，最難得的遺忘；只在簡短的遺忘時我們才有機會恢復呼吸的自由與心神的愉快。誰說死不就是個悠久的遺忘的境界？誰說墓窟不就是真解放的進門？

但是隨你怎樣看法，這生死間的隔絕，終究是個無可奈何的事實，死去的不能復活，活着的不能到墳墓的那邊去探望，到絕海裏去探險我們得合夥，在大漠裏遊行我們得結伴；我們到世上來做人，歸根說，還不只是惴惴的來尋訪幾個可以共患難的朋友，這人生有時比絕海更兇險，比大漠更荒涼，要不是這點子友于的同情，我第一個就不敢向前邁步了。叔和真是我們的一個。他的性情是不可信的溫和：『頂好說話的老老；』但他當論事，却又絕對的不苟同，他的議論，在他起勁時，就如如山整間雨後的亂泉，石塊壓不住它，蔓草掩不住它。誰不記得他那永遠帶傷風的嗓音，他那永遠不平衡的肩背，地那怪樣的激昂的神情？通伯在他那篇劉叔和裏說起當初在海外老老與傅孟真的豪辯，有時竟連『吶吶不多言』的他，也『免不了加入他們的戰隊。』這三位衣常敝，履無不穿的『大賢』在倫敦東南隅的陋巷，點煤汽油燈的斗室裏，常不知有多少次借光柏拉圖與盧騷與斯賓塞的迷力，欺騙他們的空虛的腸胃——至少在這一點他們三位是一致同意的！但通伯却忘了告訴我們他自己每回加入戰團時的特別情態，我想我應得替他補白。我方手用亂泉比老老，但我應得說他是一竄野火，燄頭是斜着去的；傅孟真，不用說，更是一竄野火，更猖獗，燄頭是斜着來的，這一去一來就發生了不得開交的衝突。在他們最不得開交時，劈頭下去了一剪冷水，兩竄野火都吃了

驚，暫時翳了回去。那一剪冷水就是通伯，他是出名澆冷水的毒手。

啊，那些過去的日子！枕上的夢痕，秋霧裏的遠山，我此時又想起初渡太平洋與大西洋時的情景了。我與叔和同船到美國，那時還不熟，後來同在紐約一年，差不多每年會面，但不可忘的是我與他同渡大西洋的日子。那時我正迷上尼采，開口就是那一沾套血腥的字句。

我彷彿跟着查拉圖斯脫拉登了哲理的山峯，高空的清氣在我的肺裏，雜色的人生橫亙在我的眼下。船過必司該海灣的那天，天時驟然起了變化：岩石似的暗雲一層層累疊在船的頭頂！不漏一絲天光，海也整個翻了，這個一座高山，那邊一個深谷，上騰的浪尖與下垂的雪花相互的糾拏着；風得從船的側面來的，夾着鐵梗似的粗的暴雨，船身左右側的敲着。這時候我與叔和在水發的甲板上往來的走——那裏是走，簡直是滾，多強烈的震動！霎時間雷電也來了，鐵青的雲隙裏飛舞着萬道金蛇，濤響與雷聲震成了一片喧闐，大西洋險惡的威嚴在這風暴中盡情的披露了，「人生」，我當時指給叔和說，「有時還不止這兇險，我們有膽量進去嗎？」那天的情景益發激動了我們的談興，從風起直到風定，從下午直到深夜，我分明記得，我們倆在沈酣的論辯中遺忘了一切。

今天國內的狀況不又是一幅大西洋的天變？我們有膽量進去嗎？難得是少數能共患難的旅伴；

叔和，你是我們的一個，如何你等不得浪靜就與我們永別了？叔和說他的體氣，早就是一個弱者；但如其一個不堅強的體殼可以包容一團堅強的精神，叔和就是一個例。叔和生前沒有仇人，他不能有仇人；但他自有他不能容忍的對象：他恨混淆的思想，他恨醜聞的人事，他不輕易鬥爭；但等他認定了對敵出手時，他是最後回頭的一個。叔和，我今天又走上了暴風雨中的甲板，我不能不悼惜我侶伴的空位！

三 北戴河海濱的幻想

他們都到海邊去了，我爲左眼發炎不會去。我獨坐在前廊，偎坐在一張安適的大椅內，袒着胸懷，赤着腳，一頭的散髮，不時有風來撩拂。清晨的晴爽，不曾清醒我初起時的睡態；但夢思却半被曉風吹斷，我闔緊眼簾內視，只見一斑斑消殘的顏色，一似晚餐的餘緒，留戀地膠附在天邊。廊前的馬櫻，紫荆，藤蘿，青翠的葉與鮮紅的花，都將他們的妙影映印在水汀上，幻出幽媚的情態無數；我的肩上與胸前，亦綴滿了綠蔭的斜紋。從樹蔭的間隙平望正見海灣：海波亦似被晨晞喚醒，黃藍相間的波光，在欣然的舞蹈。灘邊不時見白濤湧起，迸射着雪樣的水花。浴線內點點的小舟與浴客，水禽似的浮着；幼動的謔叫，與水波的拍岸聲，與潛濤嗚咽聲相間的起伏，競報一灘的生趣

與樂意。但我獨坐的廊前，却只是靜靜的靜靜的無甚聲響。嫵媚的馬櫻，只是幽幽的微曬着；蠅兒也欲翅不飛；祇有遠近樹裏的秋蟬，在紡紗似的纏引他們不盡的長吟。

在這不盡的長吟中，我獨坐在冥想。難得是寂寞的環境，難得是靜點的意境：寂寞中有不可言傳的和諧，靜默中有無限的創造。我的心靈比如海濱，生平初度的怒潮，已漸次輕的消弭，只賸有疏鬆的海砂中偶爾的迴響，更有殘缺的貝殼，反映星月的輝芒。此時摸索潮餘的斑痕，追想當時洶湧的情景，是夢或是真，再也不須辨問，祇此眉杪的輕縷，脣邊的微晒，已足解釋無窮奧緒，深深的蘊伏在靈魂微纖之中。

青年永遠趨向反叛，愛好冒險；永遠如初度航海者，幻想黃金機緣於浩淼的烟波之外；想割斷繫岸的纜繩，扯起風帆，欣欣的投入無限的懷抱。他厭惡的是平安，自喜的放縱與豪邁。無顏色的生涯，是他目中的荊棘；絕海與凶巖，是他愛取自由的途徑；他愛折玫瑰；為牠的色香，亦為牠冷酷的刺毒。他愛搏狂瀾；為他的莊嚴與偉大，亦為他吞噬一切的天才，最足激發他探險與好奇的動機。崇拜衝動；不可測；不可節，不可預逆，起，動，消歇在無形中，狂飄似的倏忽與猛烈的神祕。他崇拜鬥爭：從鬥爭中求劇烈的生命之意義，從鬥爭中絕對的實在在血染的戰陣中呼噉勝利

之狂喜或歌唱喪敗的哀曲。

幻象消滅是生命裏定的悲劇；青年的幻滅，更是悲劇中之悲劇，夜一般的沈黑，死一般的凶惡。純粹的，猖獗的熱情之火，不同阿拉亭的神燈，只能放射一時的異彩，不能永久的明照；轉瞬間，或許，便已斂息了最後的餘舌，只留存有限的餘燼與殘灰，在未滅的餘溫裏自傷與自慰。

流水之光，星之光，露珠之光，電之光，在青年的妙目中閃耀，我們不能不驚訝造化者藝術之神奇；然可怕的黑影，倦與衰與飽歷的黑暗，同時亦緊緊的跟着時日進行，彷彿是煩惱、痛苦、失敗或庸俗的尾曳；亦在轉瞬間，彗星似的掃滅了我們最自傲的神輝——流水涸，明星望，露珠散滅，電閃不再！

在這豔麗的日輝中，只見愉悅與歡笑與生趣，希望閃爍的希望在蕩漾，在無窮的碧空中，在綠葉的光澤裏，在蟲鳥的歌吟中，在青草草的搖曳中——夏之榮華，春之成功，春光與希望是長駐的；自然與人生是調諧的。

在遠處有福的山谷中，蓮馨花在坡前微笑，稚羊在亂石間跳躍，牧童們，有的吹着蘆笛，有的平臥在草地上，仰看變幻的浮游的白雲，放射下的青影在初黃的稻田中縹渺的移動。在遠處安樂的

村中，有妙齡的村姑，在流澗邊照映他自置的春裙；口啣烟斗的農夫三四，在預度秋收的豐盈，老婦人們坐在家門外陽光中取暖，她們的周圍有不少的兒童，手擎着黃白的錢花在環舞與歡呼。

在遠——遠處的人間，有無限的平安與快樂，無限的春光……

在此暫時可以忘却無數的落蕊與殘紅；亦可以忘却花蔭中掉下來的枯葉，私語的預告三秋的情意；亦可忘却苦腦的殭癱的人間，陽光與雨露的殷勤，不能再恢復他們腮頰上生命的微笑，亦可以忘却紛爭的互殺的人間，陽光與雨露的仁慈，不能感化他們凶惡的獸性；亦可以忘却庸俗的卑賤的人間，行雲與朝霞的豐姿，不能引逗他們刹那間的凝視；亦可忘却自覺的失望的人間，絢燦的春樹與媚草，不能反激他們悲傷的意緒。

我亦可以暫時忘却我自身的種種；忘却我童年期清風白水似的天真；忘却我少年期種種虛榮的希冀；忘却我漸次的生命的覺悟；忘却我熱烈的理想的尋求；忘却我心靈中樂觀與悲觀的鬥爭；忘却我攀登文藝高峯的艱辛；忘却刹那的啓示與澈悟之神奇；忘却我生命潮流之驟轉；忘却我陷落在危險的旋渦中之幸與不幸；忘却我追憶不完全的夢境；忘却我大海底裏埋着的秘密；忘却曾經割我靈魂的利刃，炮烙我靈魂的烈焰，摧毀我靈魂的狂飆與暴雨；忘却我的深刻的怨與艾；忘却我

的冀與願；忘却我的恩澤與惠；忘却我的過去與現在……

過去的實在，漸漸的膨脹，漸漸的模糊，漸漸的不可辨認；現在的實在，漸漸的收縮，逼成了意識的一線，細極美極的一線，又裂成了無數不相聯續的黑點……黑點亦漸次的隱翳，幻術似的滅了，滅了，一個可怕黑暗的空虛……

周樂山小品文選

一 上海之春

1

——已是二月了，怎麼上海還沒有春訊呵？

住在上海的人，是永遠見不着春天的。

真的，住在上海的人，是永遠見不着春天的呀！那擁有多量金錢的資產階級，他們所注意的是新聞紙上佔着半張篇幅的有聲電影廣告；申園，逸園的跑狗日期；先施，永安，新新三大百貨公司的大減價廣告，……

嚴寒的春天，資產階級的太太奶奶們，早晨是照例不出門的，高樓大廈的深閨之中，是整天整晚的開着電燈。將狐皮大衣望膩嫩的身上一裹，跳上汽車，風馳電掣的，一會兒到了目的地，或者看電影，或者打牌，有時也跳舞，回家時，已是第二天的晨間了。

他們是不覺着有春天的，或者覺得有夏天罷？因為要換上僅僅遮着白肉的輕紗了呢！

住在齷齪街裏的窮人，也是一樣的見不着春天，當晨間被倒馬桶的聲音吵醒以後，再沒有方法睡下去了；繼續着有種種的聲音在窗前叫喊着：「……申報……新聞報……時報……」這種的叫喊，祇少有四五次；接着有叫賣「……乳腐……乳腐……」的；……甜酒釀……甜酒釀……」的；有叫賣：「菠菜……青菜……黃芽菜……」的，……

在這種種生的掙扎底叫喊聲中，提着水壺到老虎灶……開了開水回來，洗過臉之後，大餅，油條的早餐也用過了，於是擠上了有軌或無軌的三等電車，乘客的心……希望早點駛到目的地，省得那資本家又在他遲到理由的上剋扣一點錢；在電車賣票人的心……乃希望查票人不闖了上來，他可以揩一點油，或者全部不給票。

到了工作的所在，自然是將氣力或者腦力被人納進一定的模形之內，在那模形之內不息地工作着，自然，整天所見的光明，都是電燈所給與的。

等到工作完畢，回到那齷齪的街堂時，已是青天隱去，全是電光的世界了。

2

走到上海物質文明底中心，那紅木鋪的馬路上去，在那高聳入雲的建築物下間踱着，就如同一粒

石子投進漩渦裏去，叫你心情不得不緊張起來，因為一不小心，很容易在十字路口送掉你的性命。

那紅木鋪造的馬路上真熱鬧呀！有供給有閑階級閱讀的小報；有出賣老板陰陽歷本的；有供給姨太太，小姐們底哈叭狗或小弟弟玩的氣球；有專替人刷皮鞋的俄羅斯人；有從大減價底商店裏發出來無線氣播音機的歌聲，如麗娃里答之類；有……

只看見鈔票與銀角子在空中飛舞呀！那見着一點春的消息？

偶爾被大商店底窗吸飾引住了，站住賞玩一下，定有拖着半截鞋子，口裏啣着大美牌香煙頭的鴉片烟鬼在你後面訴起苦來：

——大少爺：做做好事！……一隻銅板呵！……祝你今年發財，……

……高陞，……真苦惱呵！……

有時不耐煩的走開去，他會一面訴說，一面跟蹤着你走，鴉片煙的癮，鞭策着他們跑得很快，一直跑到站着有巡捕的地方為止。

這種男的或女的，在紅木鋪造的馬路上及其附近，隨處都可以遇見。

在十字路口，更可以看見巡捕的威嚴，巡捕底威嚴的對象當然是黃包車夫；因為巡捕假扮不對

黃包車夫施一種威嚴，那他除指揮交通外，簡直無威嚴可施！

黃包車夫的得罪巡捕，並不一定妨礙交通等等罪名的，巡捕隨時可以打他，打得很重，或者將他的車墊拿了去，叫他不能營業。

黃包車夫於是向巡捕老爺哀求，哭泣，……

巡捕老爺高興的時候，將木棍向黃包車夫打一下：

——去！

這等於皇帝底聖旨，黃包車夫於是歡喜的走開了去。

有時巡捕老爺故意的惡作劇，將木棍向黃包車夫喝一聲：

——去！

但是車墊還踏在巡捕老爺的脚下，車夫於是又哭喪着臉哀求道：

——先生！先生！對不起！下次不敢，今天還沒有拉着飯錢呢！

哀求的生效與否，也要看巡捕老爺的高興與否而定，有時將車墊一踢，喝道：

——拿去！快滾！

或者置之不理，於是車夫又哀求，又喝，又打，……

尖厲的春寒之風，刮得巡捕們的頭也有點望衣領裏躲，而堅硬的木根敲在骨瘦如柴的車夫手上，不敢躲縮，躲縮是反抗，所以只好硬受！

——……啊啾……啊……啾……

這種淒慘的呼聲，當跨過十字街頭時，常常很容易的聽見的。

3

衙堂裏的見不着一點春色，這是住在上海的人共同感覺着的？或者也有罷，那是在靜安寺路與法國公園的附近，那兒有美麗的園林，但那是白種人和高等華人憩息之所，住醒齋衙堂的人是欣賞不着的呀！

然而畢竟是春天，雖然是醒齋的衙堂，有時也有春的來到！

我不幸而傳染遲睡遲起的習慣，據說是住在上海的人最容易傳染的，所以我也難免。

在某天的早晨，我被娘姨和妻的談話聲鬧醒了：

——這是一個男孩呢！

娘姨底聲音。

——很白胖呵，不知是誰放在那門外的？

妻底聲音。

——剛生下來不久呢！

——臉色還是紅的喲！

於衙堂裏的人聲嘈雜中，向妻詢得了究竟：

原來是我們住的里內第三街第一家，於晨光曦微中，有人敲着他的後門，等到娘姨去開門時，那敲門的人已經跑遠了，遺下了一個嬰孩在門外，嬰孩身上留着一個字條，寫着。

「這可愛的嬰孩，奉送於您家罷，因為我無力養他。」

×××上」

果然，這嬰孩十分受那家的歡迎，那家歡迎這可愛的嬰孩也有歡迎的理由的；因為那家是沒有孩。

——那準是私生子呵？

妻說完後說的。

——這是這貧苦底衙堂的春色呢！

我讚嘆着說。

可惜那孩子的父親和母親我無從認識，至今引以為恨！

我照例是躺在床上看報，看報的態度，各各不同，有注意國際消息和國內政治消息的；有注意教育或體育消息的；但是依我的推測，還是用看小說的態度去看「本埠新聞」的最多，我就是一個，例如：看綁票案，好像看水滸傳，看煙，賭，娼案，好像看海上繁華夢；看男女私姘新聞，好像看玉梨魂；看棄婦在法院的訴苦詞，好像看紅樓夢；看宣傳書畫家賣字畫的新聞，好像看儒林外史……

總之：上海各日報的本埠新聞，大概不出乎上述的幾種範圍；而風味又和幾種舊小說相同。

因此之故，所以綁票案越多，劍俠小說越風行一時；海上繁華夢雖然現在不銷行了，但是上海人對於煙，賭，娼的趣味，不還出乎繁華夢的範圍；以私姘而代替自由戀愛，為上海人的習性，玉梨魂之尚為一般人所傳誦，也是這個理由；紅男綠女式的婚姻問題，上海的紳商階級還是保持着，

雖然因法律的進化，叫他們去爭遺產；叫她們去伸訴丈夫對他們的壓迫，就看最近的譚眉影和梅妃的訴訟案罷，這不是與林黛玉和薛寶釵的爭風相似？不過是將紅樓夢重印至第十萬〇八版罷了！賣字賣畫要以自命是遺老或遺少做幌子，從清道人吳昌碩以至等等遺老和遺少，真是數也數不盡，儒林外史的價值在這裏；上海智識階級的背景也在這裏！

5

話不妨說開來罷，再談一談上海的賭：

「什麼都可以變成賭博，」這句話不會冤枉了上海。

請看罷，詩謎，現在是上海的賭博之一。起先呢，不過就只半淞園有，而賭勝負，不過是陳皮梅和橄欖之類，後來大世界一利用她，變成賭香煙，實際上已是賭錢；現在簡直是用錢賭了！

再如同力球，在先原不過是一種運動，在上海就成爲一種很大的賭博了。

又有賽腳踏車，這是兒童以至成人的玩意兒，在上海也變成了賭博。

其餘本來有賭博性的，如跑馬，跑狗，輪盤賭之類，那簡直不用說了。

這些都限於成人的賭博，而引誘兒童的法局也不少；就說最近發見的一種罷：將一個方木塊，

挖幾十個孔，裏面放着不同的食物，將紙封了起來，給他一個銅板，就有挖破一個紙孔而取得好食物的機會，於是整天的在兒童面前叫喊着：

——一個銅板一下，打頭彩呀！

這種人的生意越好，而上海兒童的好賭根性已培養成功了

6

然而，我在上海終於耐煩地尋找春的消息，既然在紅木鋪造的路上尋不着，叫我上那兒去尋呢？

記載萬事萬物的日報，既然是舊小說的翻印，而衙堂裏面不但沒有春的消息，而且滿充着深秋的肅殺之氣，那個被人接受了嬰孩，又至今尙無緣一見，叫我上那兒去尋呢？

我彷徨着，在死氣沉沉的上海……

又是一個午後，我將紅木鋪造的馬路躡過了一半，向右手轉了一個灣，到了所謂香粉弄的畫錦里了，我每次走過香粉弄時，總作如此想：大概革命家走過香粉弄的一剎那，常會將革命的情緒暫時拋掉了吧？

那種醉人的香味，那種富有柔媚性的絲織品，她有軟化硬漢的力量。

所以我相信我這種推測大概是不會錯的了。

我正式走進了幽靜的香粉弄，出乎我意外的，在那×××香粉局的側門口，看見了許多的賣花的聚集在那兒。

有賣清香的臘梅的；有賣通紅的天竹的；有賣從暖房裏取出來的夾竹桃的；有賣水仙花的，……

——居然尋找着春的消息了！

我不禁叫了起來！

我迅速地走了過去持着一枝大夾竹桃問道：

——幾鈿一枝？

那賣花的人瞥了我穿的灰布袍一眼，慢慢騰騰的說道：

——儂要買（馬音）嗎？格種物（沒音）事貴（居音）來（熱音）希！一塊洋鈿一枝！

——好罷買這一枝！

我將衣袋裏僅有的一塊錢交給了他，拿着一枝夾竹桃，迴身就跑，雖然我是因為沒有了乘電車

的錢跑回家的；但是覺得十分的痛快！

一九三一，二，十三，上海。

二 懷李名揚君

和李名揚君的相識，在十年以前，——這段因緣也是很偶然的：那年，我從上海回K城去，時候正在暑期中，閑暇的時較多，所以常常到城外的一個教會學校的朋友那兒去玩，那兒有「山水之勝」，在校園裏散步，頗似在上海兆豐公園。我就是那時和李君相識的。

那時我知道於他的，不過是一個比較深刻的青年，拚命地翻字典讀莎士比亞的戲劇，又常常讀辛棄疾的詞，暑期過後，我離開K城，也漸漸地「淡然忘之」了。

我一離開K城，就是三年，這三年中和「生活」不息地作死戰，結果，我是失敗了，負着很重的病往牯嶺去療養，在牯嶺養病期中，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日子，在大都市中混了三年之久，幾乎忘了「自我」的存在，只覺得生活的擔子壓人而已。在山中，一切都可忘記，身軀，負着重病也叫我不得不忘記。

「山中無歲月，」這句話並不是欺騙我們的，陽光從大霧中透了過來，這是早晨；霧散雲高，

這是午後；遠寺鐘聲，星火點點，這是遙夜，有撒嬌似地絆住我的衣角的小草，更有不知名的野
花，在山岩間，清溪間，對着我微笑。

起初是，和初出家的和尚一樣，處處感着興趣，久久之後，也漸漸地厭倦了，思念着海上的許
多朋友來，就是在這個百無聊賴之中，李君深夜的來訪，那種又驚訝又喜悅的心情，不是我這種拙
筆寫得出來的。

住在山裏的人，照例是深夜沒有訪客的，李君來時，房東早已睡了，屋後泉水的奔流之巨響，
震耳欲聾，叩門聲不易聽見，李君在門外待了兩小時之久，至今覺得憊然。

——咳 咳 咳，你覺得奇怪罷？我突然的來看你。

李君穿着一件寬大異常的布袍和相似於電影中卓別麟的皮鞋，夾着一個「瓊阿璘」，走了進來，
對我如此說着。

——你怎知道我在山中的？

我詫異的問。

據他所談，是當天在晨霧裏遇見過我的，但不敢認清，於是尾追到門前，然後問起隣居才知道

的。

他倚在窗前，彈了一個頗可聽的調子，曲名我已忘記，不久的時候，又默然的走下樓去。我

說：

——喝了咖啡走好麼？

——不，我走了。

他頭也不回的答着。他拒絕了我交給他的手電筒，獨自步上了淒清的山道。

這種幽默的往事，現在想來，亦頗醞釀有味的。

在山中一共來往了三次，我知道於他的，現在已不是學生了，做了薪俸極微薄的小學教師，而他所教的，又是一個教會小學，什麼教育也談不到的。

山中分別以後，和他隔閡了兩年，又來了一個奇怪的因緣，我和他同在一個城市裏做事，他仍在那個教會小學裏教書；但是藝術已有驚人的進步了，能將平常的黃土塑着各種各式的像，他沒有研究過什麼塑像學，也沒有工具，全憑兩手控造；他又能作油畫，他沒有錢買油畫的顏料，只是用青油調着普通的顏料，在木板上畫着，我雖然不懂畫；但總覺得他畫得很好。

他送了我一幅油畫，一隻銀色的鵝在泛着渾圓的月。他說：

——銀鵝者，吟哦也。送這張畫給你，助你吟哦的興趣。

我當時很歡喜的收了下來。不知道他怎麼會誤會我是一個詩人，我是什麼也不會的人，大約在枯嶺看見我的桌上偶然有一兩首寫着玩的小詩罷？

一別又是三年，我因疏懶之故，沒有和李君通過一次信；但每次看見壁上懸掛的那張油畫，總會想念起李君來的。我希望他的藝術天才，不致永久的埋沒下去。

三 啞詩人

如果你們不相信戀愛是毒藥的話，就請看這個啞詩人的故事。

L君，是我很少看見的忠實於文藝的青年，我所知道於他的，是一生的潦倒，窮困；但他的文學生活是唯美的，他不向朋友哭窮訴苦和他不在文章裏哭窮訴苦一樣；他不故意將頭髮蓄得很長以及種種裝做的浪漫，我們常常把他文章後面所註的「瓊思樓」改爲「窮死樓」和他取笑，他也並不生氣，微笑而已，這就是L了。

凡是常常往廬山去的人，總該知道有一位啞詩人流寓在W旅舍裏，僅僅靠着微薄的稿費，維持

着他瀕死的徵命罷？

他自己，自然，始終沒有向朋友提起過一字的關於他自己的戀愛，然而他的朋友大家都知道，他在R省一個教會女學校教書的七年之中，是他戀愛的始終期，那個教會女學校現在的校長從前和L熱戀過的B女士，昔日和L同事時是有相愛至白熱的往事的；後來，B女士往紐約去了一趟，回國之後，立刻被推戴為校長，而這時的B女士，給L的禮物是冷眼，是譏諷，是嘲笑，終於停了L的職。

L失業之後，從N市到廬山去，他仍然始終沒有向朋友提過一個字，但他那種苦笑，已經告訴朋友他的心情早就變為死灰了！

現在他已啞了，他已啞了三年了，據旅社裏的茶房說，L每晚上痛哭，這是未啞以前的事，自啞以後，他哭不出聲了，但每晚仍聽見他在啜泣，在嗚咽！

春深了，一九三一年之春即將過去，轉眼初夏；聽說山中近來也不寧靜，時有匪徒的騷擾，不知L近來怎樣了？令人系念不置！

L 啞！你將所吃的毒藥吐了出來罷，仍然做你的詩人。

四 清明節

父親，死去二十三年的父親，今天是你逝世後第廿三個清明節。自從將家庭遷徙到S市以來，幾乎忘記了季候之轉變，本來，在大都市中生活的人，終日在機械裏輾轉着，那裏會感着季候之到來？

今天，跑出門去，看見有幾家的門前插着楊柳，才知道是清明節，如果今天是在家鄉的話，也可以帶着妻兒捧着鮮花去謁你的墓了，而我是一天不工作就一天不能生活的人，那有這筆旅費和這閒暇回到家鄉去？這種自墮於賣氣力的階級，在我們國度裏，本是笨拙人所應得的，我想起你生前的不幸，被稱為「老實人」，大約我是得了你的遺傳罷？

現在，世界又經過廿三年的進化了，笨拙人之不能生存，更為顯然的事實；所以，我常常悲傷着你的死去；又常常對你的死去慶幸！

我對於心理學沒有深刻的研究，但對於「生物的遺傳」一章，我是極端相信的，你將「老實人」的性格遺傳了給我，我又將這性格遺傳給了我的兒子，他雖然只有八歲，已常常受他同學的欺

侮，他不會陰險，奸詐和我一樣；所以我常常憂慮他不能生存。

父親，死去二十三年的父親，你雖然很早就離我而去；但你給我的愛是偉大的；給我的印象，是深刻的。命運這東西，也很奇怪，好像知道我和你的聚首不能長久似的，那六年中很少有不生病的時候，你爲我焦慮，爲我吃苦，常常爲着我的病焦急着不睡，近來，身體倒一天天的好起來了，很少有生病的時候，有時，感着身體的不舒適，又不能將一家人期望的生活費去供養醫生，索性不理牠，睡一天，也就好了，第二天，又不得不加倍的工作，以補頭一天的損失。

你在世上，爲朋友而受累，受過數不盡的朋友的欺騙，結果，得一個「老實人」的頭銜而沒！你這模印傳給了我，——這就是你給我的遺產！常常替朋友調解某種衝突，結果，仇敵變了羽黨，而我反成了仇人，這事，在朋友那方面是一種喜劇，而我感着的是啞然的悲哀！

父親，死去廿三年的父親，這種「人間苦」，假若我不向你訴說，向誰訴說囉？母親已一天天的衰老了！我每次看見她掉了一個牙齒下來，就如同一根針在我心中刺着一般的痛！她一生的辛苦，已深深地刻畫在她的額紋上，她愛你這賢明的丈夫，幫你撐起了寒苦的家門；又將她這個唯一的兒子，撫養成成人；現在又將她的全副精神放在她的孫子的身上，她不知道世上有「享樂」這兩個字，

命運給與她的是「辛苦」但我可請你放心的是她身體的健康。

父親，你是詩人，你是文字學家，你之早死，是中國學術界的一大損失！你的遺稿母親曾鄭重地保存着，沒有絲毫的遺失，這也是望你放心的。我屢次想將你的思想和生平の歷史作一篇詳細的傳記，總怕能力不夠，以致遲延到現在，預備今年以內，將傳記脫稿，並刊行你的遺著，如果能成就這兩種志願的話，那到了明年的清明節，一定將那篇刊行了的傳記焚化在你的墓前。

現在，母親和妻兒都離你在數千里外，每想起將你的墳墓丟在家鄉，熱淚就不覺潏然而下！我已有四年沒有掃你的墓了，四年前和妻兒在墓前種的十株柏樹，不知已長得有多高了？現今，區省不靖，時有匪徒的騷擾，你的墳墓隣近省會，實有作戰壕的可能，我想起這層來就心痛！「亂世流離」，豈但是生人呵？！

父親，我每次被聰明人排斥到社會以外不能生存的時候，就想着你，那時候，冥冥之中你會給我一種力量，仍然努力地生活下去，我得你這種力量不祇一次了，父親，偉大的父親呵！我要憑着這種力量完成你的遺志；如果碰着有實在忍耐不下去的時候，我會呼喊你的「在天之靈」，你再給我一種最後的力量罷！

父親，死去廿三年的父親，我不再寫下去了，我對你要說的話太多了，簡直沒有完盡的時候，今天是清明節，我在S市遙遙地祭祀着你。清明節是最容易觸動哀思的日子，我的眼淚，濕透了稿紙，我哀呼着：

「魂兮歸來！」

我至愛的父親——

你也許能給我一個清晰的夢罷？我是你的唯一的愛兒呵！唉——

五 「秋墳鬼唱鮑家詩」

白采兄逝世，忽忽又已幾年了，我和他的相識，是在他逝世的前一年，因常往立達去訪景深之故，和他頗有幾次的暢敘的。

最叫我不能忘記的，是在某夜，在他房間裏吃晚飯，那夜初冬的月色正好，我們在賞玩着他所陳列的燭骸，他忽然將電燈熄了，要我們看關於燭骸的奇景，果然，燭骸的眼眶，鼻孔和口部上，都發出閃閃的燐光來！

我和景深都佩服他的膽大，他竟將燭骸放在枕邊！他說：

——這不是和女人陪着睡一樣的陶醉，舒適麼？

他能吃四川特有的辣得不能進口的辣椒，我們都不敢嘗試，但他卻多量的吃着；或者這就是他的慢性自殺吧？

他死後之引起文壇上多人的痛悼，並非偶然的，他是多麼深刻，豁達，熱忱的人，真夠朋友。我和他相交爲期不久；但他肯教我怎樣作詩，怎樣寫小說，又常常往吳淞去訪我，分別半載，就渣然的長逝了，叫人怎不哀傷呵！

現在雖是在萬紫千紅的春天，而我恍如臨着深秋，想起白采兄案上擺着的一張撫着孤墳的照片，上面題着古人舊句：『秋墳鬼唱鮑家詩』，不覺肌慄了起來，大約距死也不遠了吧？

一九三二，三，三十一。